

年

卷

期

2

5

第

第

新 報



第 二 卷 第 五 期

十 一 月 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二二號

新學文藝月刊及半月刊分銷簡章(民國廿二年八月訂)

- 一、本社為便利讀者及推廣發行起見歡迎各埠書坊學校或個人擔任分銷
- 二、本月每冊二角半月刊每冊四分一律以實價計算批發價格以每期認銷之多少為比例茲分別如左
- 三、凡認銷分銷者須依照認銷份數之多寡照定價七五折計算如不認銷金則須由上海般實商舖作保立具保單如有拖欠銀錢概不認銷(清價)
- 四、(一)每月認銷五十冊以上者 國外八元
(二)每月認銷三十冊以上者 國外六元
(三)每月認銷十冊以上者 國外三元
(四)每月認銷五冊以上者 國外二元
(五)每月認銷三冊以上者 國外一元
(六)每月認銷一冊以上者 國外五角
- 五、分銷處批購本刊均按月結賬第二個月應付之款至遲須於第二個月十日內如數將款匯寄本社如逾期賬款未到除分銷處代寄外當將保單扣除發還不足追補
- 六、分銷處應將定戶名稱地址籍貫清楚即日寄交本社以便寄社自備單據將定戶名冊及地址籍貫清楚即日寄交本社以便寄
- 七、分銷處應將定戶名稱地址籍貫清楚即日寄交本社以便寄
- 八、分銷處應將定戶名稱地址籍貫清楚即日寄交本社以便寄
- 九、分銷處應將定戶名稱地址籍貫清楚即日寄交本社以便寄
- 一〇、分銷處應將定戶名稱地址籍貫清楚即日寄交本社以便寄
- 一一、分銷處應將定戶名稱地址籍貫清楚即日寄交本社以便寄
- 一二、分銷處應將定戶名稱地址籍貫清楚即日寄交本社以便寄
- 一三、分銷處應將定戶名稱地址籍貫清楚即日寄交本社以便寄

總社上海北四川路水豐坊二號 分社南京鳴羊街胡園

新學文藝社訂

新學文藝月刊

第一卷第七期內容

(版出日五十月一十)

社址：南京鳴羊街胡園

南京分發行

委員：…… 靈魂
 蟹說：…… 老
 苦悶的吶喊：…… 竹
 軍法官：…… 莎
 兩種人：…… 定
 十四行一首：…… 爾
 大青蛇：…… 白
 衰老的南京文壇：…… 木
 車中：…… 鐵
 母親的勞働：…… 白
 關於魯迅的偽自由書：…… 子
 怎麼辦：…… 羅
 彌爾頓的失樂園：…… 蕭
 第二線：…… 笑
 鎮江文壇的素描：…… 慕

零售每冊四分，預定半年四角六分，全年九角，外埠郵票加一。
 優待學生及圖書館，預定全年照定價九折。
 通訊請寄南京鳴羊街胡園新學文藝社南京分社。
 南京現代書局總代售，本外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品 級

新 田 壘

十一月號

第二卷 第五期



新田壘
第二卷 第五期
目錄



新壘文藝月刊

第二卷 第五期 目錄

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論 文

- 從取締普羅文學說到文學任務……………持 大(一)
 現代小說家應有之態度 (Desmond O'Brien)……………鍾維相譯(三)
 陀斯妥以夫斯基論……………易 曲(六)

火 鸞

笑 鸞(四)

退出第二道防線

丁雲山(三)

重 陽

餞 生(三)

五個人

墨 逸(四)

東大營

陸丹林(吳)

榮 歸

子 蘊(六)

修 堤

潘詠流(六)

鬼 崇

白 木(克)

孤 獨

蔣玉英女(克)



前 哨
(七七——一七)

- 自由論辯收場以後……………(柳風)
- 文壇與武壇……………(馬兒)
- 關於魯迅的清算……………(陽冬)
- 無聊而又無恥的林庚白……………(紅僧)
- 一種「矛盾」的感覺……………(卡斯)
- 由程祝秋說起……………(菲丁)

▲文藝情報

開封文藝界短訊

水 (100)

詩 與 文 散
(三四——九二)

- 胡園詩意……………一空
- 亡命者……………駱 駝
- 青春……………盧葆華女士
- 嬾 子……………裘 鵬
- 微 笑……………謝挺鵬
- 荒歲(詩)……………尤 其
- 發抖之夜……………字 均
- 廬山雜感……………張鳴仇
- 精神的牢獄……………趙鈺權

虎標八卦丹

主治

中暑傷寒 腹痛氣痛 任事過勞
 頭昏眼花 絞腸痧痛 舟車頭昏
 時行瘟疫 飲食不消 各種咳嗽
 霍亂吐瀉 胸膈飽悶 各種感冒

功用

順氣化痰 除穢避毒 醒酒戒煙
 解鬱活血 香口生津 提神醒腦

虎標永安堂

上海分行

寧波路五九五號

冠生園
 著名
 金鷹牌餅乾



每聽五磅自一元八角起

品質優良 價格低廉
 外皮金黃 內質雪白
 超縱泊來 味分奶士
 什錦早茶 玫瑰四種

冠生園食品公司

從取締普羅文學說到文學任務

持 大

教育部又擬訂取締普羅文學的辦法。據十月廿一日的生活週刊，在一週要聞裏記載，所謂辦法，共有三項：第一，請中宣會從速規定民族文學實施計劃；第二，教部通令全國各校，注意學生作品及其思想，並調查其校外讀物；第三，前已明令取締之普羅文藝書籍，重申禁令，令各省切實奉行，勿徒視為具文。

這種取締的辦法，其影響不止於文藝，而且及於教育。我雖不是普羅文學者，但站在文藝的立場，却覺得有說幾句話的必要。

記得年幼的時候，曾經讀過白浪滔天的三十三年落花夢，看見卷首有人題上一句話：「雪夜閉門讀禁書，乃天下第一快事，」覺得實獲我心。原來青年人的好奇心，極其發達；讀書已是一件快事，而讀其渴欲讀而難得讀的書，當然又是快事中的快事。有人說，許多人覺得與情人幽會，都比和丈夫或妻睡覺，更為快樂，就因為幽會比較艱難且特別含有一種神秘的意味的原故。這種幽會的道理，和讀禁書的道理是相同的。幽會不能因禁而絕跡，則書之不能因禁而沒有人讀，也就可想而知。何況聰明的人，往往幹出愚蠢的事。下令禁止某種書籍的人，往往成為使某種書籍鬧到洛陽紙貴的功臣。這是禁書的人，在下令之前，要多想一下的。

關於文藝，應該絕對放任，抑應該以政治勢力來加以相當的限制？這問題，討論已屬無益，我們且不說。我要告訴取締普羅文學的人是：第一，既然要取締普羅文學，首先要拿出一個確定的標準來，明白什麼是普羅文學。其次，要明白你所要取締的文學，是否靠取締的方法，就可以把牠消滅了呢？再次，要有遠大的眼光，站在廣闊的社會人生的立場上，來作深刻的考慮，你對於某種文學的取締，是否合理的呢？這三點要先明白了，才好下其所謂取締之令。

什麼是普羅文學？這問題，不但許多反對普羅文學的人弄不清楚，就是提倡普羅文學的人，也是人言言殊，未能爲牠下個確切的界說。這因爲無論那一種文學，並不是依照公式製作出來的，而是自然而然的自由生長出來的；而普羅文學是一種新興文學，尙在生長出來未久的途中，所以牠的內容，更不能加以確切的規定。因此，我們對於普羅文學的意義，與其從內容方面，倒不如從生長方面去把握，較爲近是。

從生長方面來把握普羅文學的意義，則可以說：普羅文學是從無產階級出身的人，所創作出來的一種文學；這種文學，是作者用無產階級這一階級所特有的感覺及理解，來感覺及理解人生，而創作出來的；在這種文學中，表現着無產階級所特有的各種意慾，感情，理想，和其他階級的人所作的文學，大異其趣。

如果照這個說法來論，則取締普羅文學，就等於禁止無產階級的人創作文學，而取締就毫無理由。爲什麼別的階級，就准其創作文藝，而普羅獨不准呢？我想取締的人，自然不至於這樣的無理取鬧；他們所要取締的，或者不是這種名正言順的普羅文學，而是另一種含有某種內容的文學。

在內容上說，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發達的時代，還沒有到來；典型的普羅文學作品，實在還沒有，取締的人，實在用不着未雨綢繆。事實上中國現在的所謂普羅文學，還不過是一種冒牌的東西；這些東西實在可分爲下列兩類：

(一) 共產黨政治宣傳的文學；

(二) 表同情於無產階級及勞苦大眾的文學。

共產黨人自詡其政治宣傳的文學，爲典型的普羅文學，實則這不過是一種武斷之談。共產黨文學與普羅文學，事實上是兩件東西，不能混而爲一。黨與黨鬥爭，此黨必須禁止與之爲敵的彼黨的政治宣傳，蘇俄共產黨對敵黨是如此，而國民黨對共產黨也是如此，這不足爲怪。我們不站在黨派立場來致力文藝的人，對於這種政治鬥爭的現象，自沒有加以評判的必要。

然而表同情於無產階級及勞苦大眾的文學，並不就是共產黨政治宣傳的文學；如果不把這兩者分別，而使之玉石俱焚，那就是最愚魯的政策。

文學的最大任務，在於表現人生的真實。大衆之受壓迫，受痛苦，這是一個人生的真實，也就是一個社會的病態，不容你不設法去醫治。把這種嚴重的病態掩飾起來，只能使病態延長下去。要醫治這種病態，則讓文學家把這些病態盡量暴露出來，詳細解剖給大家看，以喚起大家的覺悟，趕快去尋求藥方，這就是一個最必要的方法。所以，不准文學家去暴露社會病態，不但是妨礙了文學家盡其表現人生的真實的任務，阻止文學的進展，而同時就是社會進化的阻力。

表現真實，是文學家的良心；除非殺文學家的頭，他們依然不能違背其良心，而不表現真實。忠實的文學家，他們不惜受盡飢寒，來終身從事文藝工作，他們爲的是什麼？一句舊話，爲要對得起良心，爲天地留正氣而已。能殺得一二個有良心的人，不能使有良心的人絕跡于世上。而且，有病態必須醫治，這是人類的要求。除非社會沒有病態則已；如有病態，你就無法禁止人類有所感覺。所以一切諱疾忌醫的企圖，必歸失敗。

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以民族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爲其改造社會的理想；有人根據民族平等的理想，而提倡民族文藝。然則，表同情於受壓迫，受痛苦的大衆的文學，實與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理想相符，國民黨人理應和對付民族文藝者一樣，獎勵之不暇，又何必加以禁止呢？

文學根本是一種感情的，理想的東西。文學和科學不同，就在於牠訴之於感情，而不訴之於理智。文學有敏感性，能爲社會的先驅，這更是牠的價值所在。要使文學純粹受理智的支配，作爲一種政治策略的宣傳工具，這不啻取消了文學中的感情與理想，也就是取消了文學的存在了。

真實的革命者，沒有不歡迎表現人生真實的文學。那一種是敵黨政治宣傳的文學？那一種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及勞苦大衆的文學？我們站在純粹文藝的立場，站在無黨派的立場，希望取締所謂普羅文學的人加以區別。

火鸞

笑鸞



××先生：自你去後，我越發孤寂得要死了！我本打算不寫信給你，然而這顆不安定的心有如清涼山中的敗葉一般，耐不起秋後的高寒老早就落下來四散的飛去了。現在我是在失望中掙扎，在罪惡中懺悔着。我知道你定很高興聽我這麼說的。你在南京，勸我將熱情冷靜下去；你對我說，盲目的熱情容易招惹無謂的煩惱。是的，現在我深悔過去對男子們的用情太過孟浪了。愛情的浪費等於零碎出賣自己的人格，以前和我受得火熱般的現在却丟棄了我，未始不是這個緣故。我的環境你是很知道的，加之有了兩個孩子，在什麼都比上海高昂的南京城中實在沒有法子來維持。侶恆的二十元津貼這個月又未曾拿到，弄得孩子的奶粉錢沒有着落，房東太太一天要討上幾次那八塊錢的房租，最最難堪的是灶下幾天沒有起火，餓急了，才抱了孩子向隔壁大餅店裏買它幾個粗麵包充饑。這種窮

苦的日子以前我雖過不慣，但是現在有了經驗，倒也不以為然了。你是知道我的，祇有愛情才是我的生命，窮苦那是不礙事的。侶恆雖說每月有二十元給我家用，其實一家三口靠那點兒是不濟事的，每月我寫的稿費每月都墊了進去，我久已打算着製的秋衣直到現在天氣漸漸的嚴寒了還是沒有辦法。一個女子不講求什麼虛榮了，挨受飢寒總不應該吧？你知道的，侶恆是我的靈魂，我簡直說不出怎麼的愛他。他雖然這麼薄情的對待我，我仍舊是愛他的。過去我的行為雖是不檢，可是自從嫁了他我早知道約束自己了；誠如你所說的，一個女子嫁後應該尊重他的丈夫，我久已尊重他了。可是，先生！他太對不住我了！說起他在上海怎樣的度着荒淫的生活，也許你比我知道得更詳細，原沒有什麼再可說的了。不過我現在打算死，死在侶恆手裏我是很榮耀的，關於他對我不住的地方，日

後由你寫篇小說作個紀念吧。

現在我的心亂得很；實在是捨不得他，又捨不得兩個孩子。對於他，我已經吃了很多苦；對於孩子，我已化了不少心血，死，究竟是有點問題。死在侶恆手裏我雖以為榮耀，在他也許會以為是可笑的事情。人生到了如此的收場，先生，你能說這不夠傷心嗎？日來，想到這一點要哭，可憐我的眼淚都哭乾了！夜裏，有時候把孩子哭醒了，他們吵着要爸爸，爸爸爸爸的亂嚷一陣子，這時候我的心情多難於排遣呵。寫信叫他回來一趟，他老是不覆；在他那個被酒色昏迷了的心眼裏，早就沒有我這個人了。難道孩子他也不要了嗎？啊啊，先生！我真不知道他的心是用什麼做的。好歹讓他自己去了，我也管不了這麼許多；總之，對於這個社會給與我的苦難我已下最大的決心將它一刀割去了。我總想這麼做，是的，我必需這麼做才對得住我自己。先生！你也以為我太傻嗎？

在你去後的翌日，白露文藝社的王先生交來拾塊錢給我，因為急於要和他會面，當晚十一點鐘就搭特別快車去上海找他。這十塊錢我本打算替孩子買聽奶粉的，現在我權且將它當作找尋他的旅費了。說起來

真夠傷心，到了上海錢却化光了人還未曾尋到。你不是也聽到王先生對我說了嗎？他是住在法租界蒲石路北京公寓裏。也許他是住在那裏，可是水牌上沒有他的姓名，整整候了三個黃昏，連他的影子都未曾能夠碰到。先生！我是住在北火車站一家小客棧裏，我這一個孤身旅客你想他們把我當了什麼？有一次夜深回去，那個討厭的茶房嘻皮笑臉的問我：「又是一個人回來嗎？」啊啊，他簡直侮辱我是私娼了！我忍怒將門碰的關上，隱約還聽見那個討厭的傢伙在外邊笑着嚷：「三日嘍沒發利市哉！」真是豈有此理。第二天算了賬我就走到四馬路幾家熟識的書局去，連問了幾次訊，沒有一家知道他的蹤跡的。最後，在詩人張衆渾家裏才探知他已經遷居在某處大旅館裏，日裏和那個爛婊子挺屍，夜裏和那個爛婊子白相跳舞場。驕奢淫逸的生活使他迷失了本性，稿子也不寫了，有幾家書局稿費已經付了給他至今沒有收到他寫的一個字。這個皮氣我是知道他的，有了錢他就昏天黑地的亂化，非等錢化光了他是不想做什麼的。那位張詩人的太太和南京王先生的皮氣差不多，她看着我和張詩人談話不時將眼睛向我狠狠的一望，那一種妒忌的

醜態簡直和王太太不相上下，我不知道爲什麼女人都愛這麼着。我和張詩人談了約摸半小時，他的太太在旁也監督了半小時，這真難爲她了。說到這裏，我又想起王太太了，那一次你也在她家裏，她那一種傲慢的態度至今我是會忘記掉的。我每夜閉起眼睛來，就看見一個穿着綢旗袍身體很臃腫的女人朝我冷笑着，不時還泛着白眼。王太太這麼侮辱我究竟爲了什麼，我真猜測不出來，倒不要以爲我是王先生的姘頭吧！說起來真是氣得死人，和她初次見面她就這麼不知好歹，我祝福她的先生這一輩子永遠不離開她。因爲這樣，回到南京我不敢再去找王先生了。

在上海的時候，我曾寫了好幾篇文章登在一家晚報的副刊上，有一篇題目叫做「遺失的信」，那就是我追懷舊事預備叫侶恆看了回心轉意的。那篇文章是書信體裁，開頭就是 *My Soul* 兩個高雅而又親暱得很的字。我這樣稱呼他，原有個用意，無非對他表示我的愛是純潔的。可是，至今他仍然沒有信來，好像未曾看見似的。先生，我那篇文章想來你一定看到過的，有點什麼感想呢？現在我什麼東西都不預備寫了，寫來寫去還不是那一套嗎？一個人在窮苦失望之

中又能寫得出點什麼好東西來呢！啊啊，先生！你一定不高興我這麼打算吧？可是，真的；提起筆來除了牢騷而外叫我寫得出什麼？不瞞你說，這個月除在上海寫了幾篇有目的的文章，其餘可以拿稿費的地方一個字都未寫得出，這個月的希望一點都沒有了！想到這一點，又是慚愧又是傷悲，知道我的他們也許以爲我是自暴自棄呢！先生，你在南京的時候叫我多多努力，現在我是這麼的不中用，你也有點失望吧？

劍池在日本有信給你沒有？他總是那麼很冷靜的，最初我和他愛的時候他也是這樣，所以後來我就愛了小林，小林的確比他熱情多了；可是良心到底是劍池好，就這一點，直到現在我還覺得有點對不住他。他是很怒惱我的，出國之後更是不用說了。我這裏他雖沒有信來，朋友地方可透了不少消息過來；他現在也上了年紀，一個人孤獨的流浪在東京市上，我知道他也很難於排遣的。我想託你寫封信告訴他，就說我要死了，看他怎麼樣回覆你，你說好麼？

不知不覺的寫上這許多，你一定有點看得討厭了。我爲什麼要寫這封信的緣故到現在還沒有說得出來，這未免太過浪費筆墨了。我現在爽直的告訴你吧。

其實，我已經告訴過你了，我是在失望中掙扎，在罪惡中懺悔着，那是無時無刻不在苦難之中挨過着。不過，侶恆能不能夠回心轉意過來，那是說不定的。叫我再嫁人呢，實在又犯不着，何況男子們的心我已老早看得透了。我打算再等他幾時，如果侶恆萬一就這麼將我遺棄了，我也不和他怎麼過不去，乾脆點我死了吧！南京有的是孤兒院，兩個孩子就交在那裏邊也無不可。因為先生最能瞭解我，而且也很愛護我的，先告訴你，事後，別讓那班沒有良心的混蛋信口雌黃的誣蔑我。我這封信且當它是向你辭行的，總有這麼一天我是無憂無慮的向着我那理想的世界中奔去了呢！別了，先生！希望你到了那時珍重我的囑託。

嫻嫻寄自南京高家酒館

這封信綿綿哀傷到了極頂的書信被我藏在身邊將近半月，我的意思是不拘在什麼地方能夠遇到侶恆隨手拿出來給他看的，那知一擱半月還是留在我身邊。她這封信雖然在我身邊擱了些日子，一樣很有力量的使我感到無名的惶恐，我意識到一個被人遺棄的少婦受了生活的壓榨，不久就要吞服毒藥離開這個世界去了的悲哀。其實，她又不是我的愛人，我的心中總覺得隨便這樣下去終有點不妥似的。

。今天又下決心去找了他一次，據華光書局的小夥計說，他在上星期五就到杭州去了。這一來更使我着急，我想無論如何該先替她想點辦法寄幾塊錢去讓她維持生活，然後再替她籌劃一個比較妥當的方法來；明知她要走絕路仍當作不曉得，實在是良心上過不去的。然而，我又有什麼辦法呢？我也不是和她一樣的落拓嗎？自己因為忙着東找錢西找錢的過日子，也是久已不寫東西了，要想騰挪出一筆錢來寄給她，事實上也是困難的。這却怎樣是好呢？

乘着妻熟睡的當兒，我又把這封信從懷裏揣出來，從頭到尾仔細讀了一遍，我感到一種令人難耐的淒涼。妻這時候正做着好夢，像是一點不知道人間有這許多慘劇似的，從她嘴角裏流出一絲微笑，漸漸的播揚開來將她那一臉營養不調的氣趕開了，隨着是一聲輕微的嘆語：

「要這樣才好呢！」

我祇當是她醒了轉來，趕忙將信朝旁邊一推，假裝着看書的樣子。心裏又是一陣煩惱。妻也是多疑的一個人，給她瞧見了別的倒不緊，嫻嫻又不給她冤枉死了嗎？想到這一點不由的向妻狠狠的瞪了一眼，趕忙又把頭埋在書堆裏。我心裏在說；「別這麼不懂世故了，我去了你還不是和她一樣！」實在是真的，女子能夠真真自立的究竟是

少數呵。

珊珊還是最近認識的，在王先生家裏。以前我知道她的名字叫琴紅，人生得很美；加之年紀輕，朋友中不少爲她傾倒的。她的最初的戀人就是做過黨委的劍池，那時候劍池的歲數比她要大上一倍多，人又老實得很，她雖和他打得火熱般的愛着，實際裏她是很不願意的。後來愛上幾個俊俏的男子，環境一天一天的就壞下去，終於將她拖下性慾的苦海。當中經過很多時間，她差不多拿解決性慾當作交友的目標，這一種少女性的反射作用使他不拘生張熟魏的奢淫起來，真正要想和她做朋友的反而和她疏遠，不用說，是沒有人敢從旁給她一點忠告的了。其實，她這一種罪惡也是男子們替她養成的，男子們拿她洩洩慾，談不到一點真愛；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使她感覺失望了，她也索性來玩弄男子了。病源就在這裏。以後聽說她到了北平，北平的風氣當然沒有以前那麼古樸了，以她這樣一個時代的女性住在那裏，荒唐那又是無需說的。以後就未曾聽見朋友說起她了。這一次，因爲我到南京有點事情，就便去白露文藝社訪問王先生，談了沒有幾句，湊巧她也來了。王先生介紹的稱呼是楊夫人樂女士，我當時就有點疑心，問明了王先生，果然她就是以前的琴紅。

那天她穿的是黑綢白反領窄袖子的西式上衣，底下是黑綢的短裙，長統肉色絲襪，黑漆平跟皮鞋。眼色很是恬淡的。臉上雖然塗了白粉，嘴唇上雖然點了胭脂，究竟掩飾不了那一種蒼老的神色。顯然的，她已經喪失了少女的風采而現在是老去的徐娘了。

在未坐下東對面的沙發裏，她先不自然的笑着問我：「請教這位尊姓？」

「這位是劉先生，也是賣文章的！」

王先生搶着替我介紹了，承他情還替我補充了一個頭銜。

「樂女士一向可好？」我望着她那種呆然的態度不知怎麼竟起了憐憫的念頭。

她先朝我望了一眼，把頭又低下去搖了兩搖。看她那樣子，就像有無限心思不知怎麼回覆我似的。

「難道女士有什麼不樂意的事情嗎？」

「唔，樂女士的先生不知怎麼不顧起她的生活來了！」王先生這麼說了，她倒也有點不好意思起來。

「是怎麼一回事？」

於是王先生告訴我了：「五年前她在北平和楊侶恆同居，住在北平三年，在上海又住了些時，去年我請侶恆來

白露社幫忙，她也同來住在此地。現在楊先生是回到上海去了，起先還有二十塊錢給她家用，近兩個月簡直分文沒有，連信也少通了。你想，叫她一個人怎麼能夠生活呢？……」

「還有兩個孩子呢！」她連忙補充，生怕弄錯了一筆什麼賬目似的。

「還有兩個孩子！這越發不易生活了！……」我正待再說下去，她又問我認不認得侶恆。侶恆我是見過面的，當然我回說認得了。我祇記得侶恆是個身材適中的青年，兩條眉毛攢在一起，常時像和誰生氣似的。

「認得他就好了！我告訴你劉先生聽。我自從嫁了他生了兩個孩子，在北平住了三年，是在他家裏。他的父母頑固得不得了，閉氣不知受了多少。好容易掙扎了三年，我總算對得住他了。愛情是我的生命，因為過去的事跡太使我失望了，對於他，我把他當作我的靈魂。也許我對他太過遷就了，他現在又愛上別人把我遺棄，這真是太使我痛心了。」

「遺棄總不見得吧？」我這樣安慰她。

「你先生不知道他的皮氣呢，他就是這種人。去年他從廣州回來將人家姨太太騙到上海，住了好多時候。那時

他的稿費收入每月總有幾百塊錢，可是統統和那個姨太太白相光了。人家愛他什麼？無非看中他有幾個錢罷了。後來他的錢化光了，那個姨太太也就不辭而別地逃走了。這一氣把他氣得非同小可，天天愁着眉，像有天大的心思一樣。新近在上海不知怎麼又和誰姘上了，不回南京來倒也罷了，連生活費也置之不問。請你先生想想，這種人的良心那裏去了。」這一番話說得王先生有點很難為情的，於是他也幫着我說：

「不會的！那來這回事呢？」

「你王先生別替他遮瞞了，什麼事我都知道。很多人告訴過我了！」

「我倒不曉得。……」

說着，王太太進來了。

王太太是北方人，穿着一件淡綠色的薄綢旗袍，因為身體生得臃腫不堪，走起路來像一隻水鴨子。當她一走進會客室，眼光四向逡巡了一會，馬上便跑到嫻嫻面前，含着一團的怒氣問道：

「這位太太尊姓？」

「她就是楊侶恆的太太樂女士。……」王先生又忙着向嫻嫻替他太太介紹。……「這就是拙妻。」

「呵，楊太太。我們好像在什麼地方會過的？」

「你們還是初見。」王先生那一種戰戰兢兢的態度像

是見了什麼上司。

「嗯，我還是初次見王師母呢！」

「真是面熟。」

「是的呢！」

「有點什麼事情？」

「侶恆現在把我遺棄了！」

「那找我們先生又做什麼呢？」

「因為，因為王先生是侶恆的好朋友，想來打點辦法

。」

「打點辦法？我看楊先生人怪好的，倒不要你有不對

的地方吧？」王太太這句話未免說得太使嫻嫻難堪了，嫻

嫻臉上是一陣紅一陣白的簡直找不出相當的話來回覆她。

歇了些時，嫻嫻將怒氣克服下去，勉強鎮靜着說了：

「我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王先生也都知道我的。」

「他也知道你？」說着回轉頭來狠狠的瞧了王先生

一眼。「你說，你怎麼知道楊太太的！」

「曉是曉得一點。……」嚙嚙囁囁的說不下去了。

「你這個人，我知道你了！」

王太太像發現什麼秘密似的，用勁的一屁股坐下來，

椅子格渣格渣的響了幾響。

「呵喲，楊太太！那你預備和他怎樣呢？」

「我是很愛他的……」

「不要離婚嗎？」

「沒有這麼容易，就是離也要有錢才行；像他現在連

家用都不給了，還有什麼說的呢？」

「你是他的正式的呢？」

「怎麼不是呢！」

「有沒有證據？正式的就證據的！」

「這個，這個，我已經和他養了兩個小孩子，不管怎

麼樣，我終算是他的妻子了！」

王太太聽了這兩句話不由得冷笑起來，那一副傲慢的

態度真要把人氣死。我礙着王先生的面子實在也不好說什

麼，祇有暗地裏同情這一個可憐的女性。

「啊啊，琴紅：誰叫你以前那麼浪漫不早打點主意？」

現在，現在你是被人逼下地獄中去了！啊啊，琴紅，誰能

夠來諒解你呢？王太太這副樣兒別說你不憤，就是我也

覺得怪難受的。想不到女人和女人之間也是這麼沒有真情

，無怪男子們都存着猜忌之心了！」

想到這裏，我覺得坐在這裏如同坐在針毯上，很想馬上就走，但是嫻嫻的這件事還沒有有一個結局，姑且耐着性兒再說。

王先生一向是穩內的。現在看看路道有點不對，很想就此收場，免得事能再擴大開來。於是，他略爲想了想嫻嫻了：

「那你打算怎樣呢？」

「我想去上海找他，請告訴我地址。而且，路費也請你替我籌劃籌劃，最好由白露社先支十塊錢稿費給我。那麼，來回的錢都有了。請你務必答應我。」

我看看嫻嫻那種可憐的樣子，眼淚就要滴出來。王先生正待回話，他那位如狼似虎的太太搶着先說：

「王先生是不管銀錢出入的，他實在沒有這個權柄。如果你定要錢，那你去找江先生吧！他不能夠替你負這個責任。」說着，她站起身來頭也不回的向內去了。

我和王先生不約而同的把頭亂搖。

「就是這麼着吧，你先回去；我替你想好辦法再送給你好了。」王先生祇好這麼對她說。

「那多謝你了。」

嫻嫻站起來就要走，我忍不住向她問了住址。

在王先生家裏，那一天上午是不歡而散。

第二天再去見王先生，他的太太正和他吵嘴；一進門就聽見王太太在嘶聲咆哮着：

「我就知道她是琴紅，爛污貨！我早知道是她來了的話，不客氣，要給我攤了出去，還留她坐上兩個鐘頭？哼，算是她的運氣。」

「琴紅就是琴紅好了，犯得着這麼生氣嗎？」

「那你爲什麼要騙我？什麼楊太太啦，樂女士啦，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她是琴紅呢？可見得你是心懷鬼胎，用意不善。好，好，好！我問你，下次你還同她來往不？」

王太太漲紅了臉，王先生縮在壁角一張小沙發上。看見我走進來，他兩個連說「來得好，來得好！」我就知道事情要弄到身上來了。

「爲什麼這麼生氣呢？王太太！」

我假裝着很鎮靜的樣子。

「你問這個死人好了，昨天來的那個爛污貨以前是他的姘頭，不料現在他們倒仍來往。對我說什麼楊太太，這不把我欺負死了嗎？」

「這不會吧。」我祇得這麼含糊其辭的說了。

「這是有憑有據的，那時候他在大江日報編副刊；那

個爛污貨天晚上要到報館裏找他。不是到夫子廟聽戲，就是吃館子，就是開房間。劉先生還不知道她呢，她就是最大名的爛婊子琴紅，受她害的不知多少！昨天她又找上這裏，以你劉先生想想，還有什麼好事情？好末，講私情講到家裏來了，這還了得！」

「劉先生別聽她的一面之詞，那裏會有那種事情呢？我在大江日報的時候，她爲了稿子的事來找我則有之，如果就說和她有交情；那豈不冤哉！而且，她嫁給楊先生是千真萬確的，最近楊先生將她遺棄了那也不是假傳。把人家的事情硬拉到自己身上來胡鬧，真正是豈有此理！」

王先生夫婦兩個各不相讓的又爭吵了許多時候，總算因爲我在他們那裏才暫時告了結束。

當天晚上我找到高家酒館嫻嫻的家裏，把來意先對她說了。我的意思是最好她不要再到王先生那兒去，免得他們家庭不安。同時，王先生也託我告訴她，侶恆上海的住址是蒲柏路北京公寓。多少就是記不清了。

她對於我來看她表示非常高興，人在急難的當中往往是如此的。她對我談起已往，談起現在，談起將來，彼此是同聲一嘆。最後，我勸她把熱情冷靜下去，免得招惹無謂的煩惱。她也很贊同我這個說法，並且對我講她很願意

多寫點東西。我總以爲她是得救的了，誰料得到在我回滬的幾星期，她又變成這麼消極了呢。

想到這裏，我着實爲她悲傷。侶恆一時又不能夠碰到自己又不能夠爲她想點辦法，在這茫茫的暗夜裏我悵悵着躺在床上熟睡了的妻子，又回頭朝着窗外望望那一團屋舍的輪廓的陰影，許多不可思議的奇怪的聯想將我腦筋弄得昏沉沉的要睡去了。

爬在妻的腳頭剛才入夢，就好像置身京滬路的三等車中，搖搖擺擺的急駛到南京去了。

.....

恍惚中我到了高家酒館，已是夜深的時分了。街燈閃着淡綠的貓兒眼睛，風吹着街邊的敗葉在腳底下旋轉，好容易在暗中摸索着了她的家門。大門是洞開着，裏邊點了一盞油燈，緊靠她的房門口停了一具棺木，一點人聲都沒有，四邊是靜悄悄的。我心裏明白這一定是她死了，悄悄的落下幾滴眼淚。

「早來一步也許可以見到面的，現在什麼都完了，啊，嫻嫻，願你的靈魂來接見我吧！願你的靈魂來對我訴說幾句吧！啊啊，嫻嫻！果然你是死了呀！.....」

風更大了，吹得那盞油燈的火焰亂幌，不知怎麼我竟

昏倒。

不知什麼時候又甦醒過來，我是被安置在一家病院裏。穿着白衣的看護環立在我的左右，我疑心我已經死去

了。

「白衣的天使們喲，請你們原宥我。因為我遲來了一

步使她死了，這個罪孽必是很重大的；請你們原宥我，我至誠的願意服罪。但是，但是她呢？白衣的天使們喲，請你們讓我和她見一見面。讓我們這一羣在罪惡中生長在罪惡中死去的隨着罪惡永遠的相親相愛着吧！啊啊，白衣的天使們喲，請你們帶她來，來，來！」

白衣的看護們聽了我的話似乎有點不懂，有的躲在一旁偷偷的向我傻笑着。

「這個人是神經病吧？」

「嗯，恐怕又是失戀了呢！」

「讓那一個來和他見好吧？」

「讓他們結拜一對兄妹吧！」

說着，白衣的看護們七手八脚的從外面抬進一個女病人，臉上一點血色沒有，焦黃得有如白臘紙；兩隻枯瘦的手露在白衣外面。她將眼睛緊閉着，流了一臉的眼淚。我

再仔細一看，她就是珊珊呀！

「呵喲！珊珊！你真的死了嗎？」

她仍舊一聲不響的緊閉着眼睛。

「珊珊！我來了呢！你說話呀！你睜開那眼睛呀！唉，你爲什麼不動呢？啊啊，珊珊！你爲什麼不動呢？」

白衣的看護們齊聲的大笑了。

「這個人病重得很！她吃了毒藥自盡被我們救好的。你認識她嗎？」

「怎麼不認識呢！她叫珊珊，我從上海來就爲的是她。謝謝你們，叫她和我說話好嗎？」

一個白衣的看護走過去呼喚她，她仍是一聲不響，連動也不動一動，直挺挺的躺在那裏。白衣的看護有點發急了，走上去抓住她的手搖了兩搖，突然間發覺她已經斷了氣了，驚得叫了起來。

「呵呀！人已經死了呢！」

這急把我急得眼前發黑，醒轉來渾身出了冷汗。遠遠的黃浦江中吹着黎明的號筒，一聲聲的淒涼得很。我覺得冷得要命，連忙將薄被裹緊了身體，縮作一團。沒有多少時候，一線灰白的光亮將黑暗驅逐走了，窗子上面透了些弱線進來。我的心是撲撲的亂跳，想起剛才這一惡夢，

嫻嫻多分是囚多吉少了。馬上爬起床來將妻叫醒，我對她說今天就要乘八點鐘的一班特別快車到南京去。妻問我為什麼事這麼要緊，我祇含糊的回說有要緊的公事。

「昨天為什麼未聽見你說起來呢？」

「昨天因為回來遲了，你不是已經睡了嗎？」

「那末，車費有沒有呢？」

「將你那件旗袍當一當好了，回來就贖。」

「好却是好，當舖怕沒這麼早就開門吧？」

「姑且不要管它，到火車站再說。那邊也許早點。來，來，來！起來替我預備預備吧！」

在家中忙亂些時，坐車子到了火車站。車站界路那一邊的市面比較早些，有兩家當舖已經開了門，一件旗袍當了五元，連到南京進城的車費都有了。

三等車中人是擁擠不堪，靠窗找了一個坐位，等到車輪移動。漸漸奔向原野的時候，嘈雜的人聲才比較平靜下來。我祇管望着窗外出神，水田，村莊，池塘，旗站，黃色的原野，灰色的天空在我眼前轉來轉去的展開一幅大自然的圖畫。我也無心觀賞這些，我的心在焦慮着萬一到了南京嫻嫻已經死了那又怎麼辦。

一站一站的過去，我的心也一步步的緊張。好容易盼望到了下關，我的心像扣在弓弦上的銀箭一般急的便要

進城了。

到了高家酒館，她的家門如舊，一進門就看見嫻嫻在房裏和孩子玩耍。她穿的是深藍色的布衫，越發覺得樸素了。她一見到我就很奇怪的問了：

「咦，劉先生！怎麼你來了！」

「嗚呼，我剛才到。」

「為什麼不先通知我。有點什麼公事嗎？」

「公事倒沒有。你們還好嗎？」

「還不是那樣，我也不指望他回來了！」

「生活怎麼辦呢？」

「我現在教書了，一個月可以有點收入。我現在覺悟依靠男子們生活頂頂可恥，所以他回來我倒不怎麼着急，將來孩子大了，我自自辦法。……以前我打算為他死，現在我可不了！這樣死太沒有意義了呢！劉先生！你可好？」

「我嗎？沒有什麼。」

真是奇怪，來時那一番緊張的情形這時冰消瓦解了。幾次我想告訴她此來的用意又不便開口，祇好略為對她說了些上海文壇最近的情形。臨走我問她還覺得痛苦不，她的回答是「一點不覺得。」

走出大門，我忍不住的向她說：

「苦難將你磨出頭了！」

「是呢！」

「你是再生的火鷲了！」

「是呢！」

她媚笑着緊緊的捏住我的手。

十，廿夜酒後。

退出第二道防線

丁雲山

「不准隨意放槍，無論敵人如何凶暴，非奉到命令不得還擊！」營長在吼着。

一排兵士像是一排木棍，一營兵就像是一叢樹林，灰色的身軀，兩腿，都筆直的立着。

營長奉了上級長官的命令，全副武裝，頭部左右的移著，嘴像是開了機器的機關槍，坪坪坪一字一字在連續著發表不得隨意行動的命令。

初春的風，仍舊帶著殘酷的成分，嘩啦啦的吹過來，真像是一簇利刃劃在各人的身上。風儘是像要捲人而去的吹過，却一點塵土都沒有；地上都是半尺厚的雪，樹枝在風中呼呼的吶喊，把身上穿著的白衣，都抖下來；似乎銀鱗般的散下來，和柳絮樣的隨風而舞，濛濛的撲在每個人的臉上。

身上的雪不容易化開，漸漸有了白包皮的形色，雪積在臉上，却存不住，只是一陣涼和一點水球而已！

風的刺骨，雪的激心，都覺查得。——營長和兵士。營長似乎也怕冷，由嘴裏噴出了一股熱氣，「散隊！」

「擦！」一個整齊劃一的聲音，兵士都把脚一收，手臂一彎，對營長行着軍禮。雪片因了衣服的一皺，無聲的落下來，日光從雲中透射着，在這大操場裏，便像是一巨蟒乍鱗似的，雪片亂閃着光澤。

沙沙的腳步，一羣人都竄進了許多小的帳篷裏。

「媽的真冷！瘦狗還儘管不叫散隊！」張得勝一攢進布篷就說：手忙着堵在嘴裏喘出來的熱氣裏。

「可不是！還裝他媽的孫子哩！反反正正也夠他受的，迎面風！」蔣成功把身子望甕子裏一掩，就罵起來。

「營長，營長算了啥！也得給小兵們一塊受罪，瘦狗還不知趣，在風天雪地裏難為這些老爺子！他有能幹不來這裏打仗啊！」

「哥們別不服，人家瘦狗有兩太太攙着來！你呢？嘿！」見了女人就醉倒，聽說女人就歡暢的小耗子劉二說

了。

「呸！色鬼，你就知道這個！捨人家女人，害天害理，到了前線上槍子就像有眼似的給你擠上個窟窿，現世報！咱老蔣是不屑要，要有的話，十個八個也有嘍！啥呀，小耗子！」

「不屑要？別說啦！那天退却的時候，你在那個村子裏抱着個上弔的媳婦子幹嗎？……哈哈……帶那死屍解褲帶？……」小耗子帶點挖苦的意思。

「哈哈！」

「別說！女人那東西就是好頑藝，比大烟還頂癮！」張得勝把氈子堆在腳上說着：「就說是營長吧！兩個太太在兩邊，自己在肉堆中一躺，左也是肉壁，右也是肉壁；熱熱的，軟軟的，睡覺多睡睡；多舒服！還冷？風再大點也不冷！」張得勝心裏一動，腦子裏幻想出一張二美奪夫圖，手望着對頭的小王的臉片上一摸，心裏覺得生生的麻痺。

「媽媽的！」小王把頭一擺，要不是冷氣把他束在那副氈子裏，早也伸出手來打他一下。

蔣成功似怒非笑的往他們駭着，見他們這些東西又可憐又可笑的在嘔着，心裏也有點平和，但是氣在肚子裏結成了一團，總沒有洩出來的機會。

他覺得軍人的生活，太無聊了。軍人是靠槍來吃飯的，但是命令却嚴禁你放，這真叫你有些不高興。

當兵的目的是升官發財，媽的有仗不打，還怎麼掙官來做！在這裏連餉都打折扣，當這兵有啥意思？成天家狂風暴雪中求活！

蔣成功一想冷，身上便覺得有冷把他包圍起來。他呼的吸了一口氣，似乎把冷都吸進了他的體內，身子突然的一顫。

他摸着那成天家裝不緊的肚皮，總覺得自己不應該來當兵。在家裏雖然是大窩窩頭，可每天都是熱吃熱喝，肚子緊緊的脹着像打上氣的皮球。可是自從擱着槍在雪地裏跑着後，只是在退出第一次防線時在一個莊裏吃了一頓白麵餅和雞肉；除此每天是吃個半飽。

——「瘦狗在那裏捉了那一對女人？」張得勝羨慕的問：

「那裏？就是咱退出第一道防綫的時候。」小耗子一說起女人，他就不會閉嘴；經張得勝希冀的一問，他更興

退出第二道防線

丁雲山

「不准隨意放槍，無論敵人如何凶暴，非奉到命令不得還擊！」營長在吼着。

一排兵士像是一排木棍，一營兵就像是一叢樹林，灰色的身軀，兩腿，都筆直的立着。

營長奉了上級長官的命令，全副武裝，頭部左右的移著，嘴像是開了機器的機關槍，坪坪坪一字一字在連續著發表不得隨意行動的命令。

初春的風，仍舊帶著殘酷的成分，嘩啦啦的吹過來，真像是一簇利刃劃在各人的身上。風儘是像要捲人而去的吹過，却一點塵土都沒有；地上都是半尺厚的雪，樹枝在風中呼呼的吶喊，把身上穿着的白衣，都抖下來；似乎銀鱗般的散下來，和柳絮樣的隨風而舞，濃濃的撲在每個人的臉上。

身上的雪不容易化開，漸漸有了白包皮的形色，雪攔在臉上，却存不住，只是一陣涼和一點水球而已！

風的刺骨，雪的澈心，都覺查得。——營長和兵士。營長似乎也怕冷，由嘴裏噴出了一股熱氣，「散隊！」

「擦！」一個整齊劃一的聲音，兵士都把脚一收，手臂一彎，對營長行着軍禮。雪片因了衣服的一皺，無聲的落下來，日光從雲中透射着，在這大操場裏，便像是一巨蟒乍鱗似的，雪片亂閃着光澤。

沙沙的脚步，一羣人都竄進了許多小的帳篷裏。
「媽的真冷！瘦狗還儘管不叫散隊！」張得勝一攢進布篷就說：手忙着堵在嘴裏吐出來的熱氣裏。

「可不是！還裝他媽的孫子哩！反反正也夠他受的，迎面風！」蔣成功把身子望甕子裏一掩，就罵起來。

「營長，營長算了哈！也得給小兵們一塊受罪，瘦狗還不知趣，在風天雪地裏難為這些老爺子！他有能耐不來這裏打仗啊！」

「哥們別不服，人家瘦狗有兩太太攬着來！你呢？嘿！」見了女人就醉倒，聽說女人就軟暢的小耗子劉二說

了。
「呸！色鬼，你就知道這個！搶人家女人，害天害理，到了前線上槍子就像有眼似的給你攢上個窟窿，現世報！咱老蔣是不屑要，要有的話，十個八個也有噠！嗐呀，小耗子！」

「不屑要？別說啦！那天退却的時候，你在那個村子裏抱着個上弔的媳婦子幹嗎？……哈哈……帶那死屍解綁帶？……」小耗子帶點挖苦的意思。

「哈哈！」

「別說！女人那東西就是好頑藝，比大烟還頂癮！」張得勝把耗子堆在腳上說着：「就說是營長吧！兩個太太在兩邊，自己在肉堆中一躺，左也是肉壁，右也是肉壁；熱熱的，軟軟的，睡覺多睡睡；多舒服！還冷？風再大點也不冷！」張得勝心裏一動，腦子裏幻想出一張二美奪夫圖，手望着對頭的小王的臉片上一摸，心裏覺得生生的麻痺。

「媽媽的！」小王把頭一擺，要不是冷氣把他束在那副耗子裏，早也伸出手來打他一下。

蔣成功似怒非笑的往他們厭着，見他們這些東西又可憐又可笑的在嘔着，心裏也有點平和，但是氣在肚子裏結成了一團，總沒有洩出來的機會。

他覺得軍人的生活，太無聊了。軍人是靠槍來吃飯的，但是命令却嚴禁你放，這真叫你有些不高興。

當兵的目的是升官發財，媽的有仗不打，還怎麼掙官來做！在這裏連餉都打折扣，當這兵有啥意思？成天家往風暴雪中求活！

蔣成功一想冷，身上便覺得有冷把他包圍起來。他呼的吸了一口氣，似乎把冷都吸進了他的體內，身子突然的一顫。

他摸着那成天家裝不緊的肚皮，總覺得自己不應該來當兵。在家裏雖然是大蔥窩頭，可每天都是熱吃熱喝，肚子緊緊的脹着像打上氣的皮球。可是自從擱着槍在雪地裏跑着後，只是在退出第一次防線時在一個莊裏吃了一頓白麵餅和雞肉；除此每天是個半飽。

——「瘦狗在那裏捉了那一對女人？」張得勝羨慕的問：

「那裏？就是咱退出第一道防綫的時候。」小耗子一說起女人，他就不會閉嘴；經張得勝希冀的一問，他更興

奮起來，把頭一扭，臉冲着張得勝。「那天退的時候，我騎一匹馬跟上了官長們，我見瘦狗在一個村子裏停住了，媽的，大炮轟轟的，誰在乎他！後來我聽見說，瘦狗就在那裏交了運，一次就攔住了一對！那對女人還是姑嫂倆呢！」

張得勝低下頭沉思着。

蔣成功聽他們一說，也想起前次的退却來。

那是不應該的退却呀！自己從退却到駐札，是一個日本兵都沒見，除了幾架飛機在頭上嗡嗡的飛了一回外。

他從第一道防綫退下來時，自己只感到茫然和糊塗。他不知道爲甚麼官長要下退却令，沒有和日軍碰一碰，怎麼就退下來？……

「媽媽的！非來她一個不可！」小耗子見張得勝不言語，自己也感到沒有興趣了，便把頭往脖子裏一縮，口裏說着，身子一矮又一曲。

「換崗啦！誰的班？啊！蔣……」棚頭喊着。

蔣成功站起來，把槍一拿，涼的趕快就背起來，身子又是一顫。攢出蓬帳，身子又是一顫。

——一陣狂風帶進了幾許雪花；窺見了幾個裹着氈子的死屍！

——張得勝又在拿着營長叫瘦狗了。

蓬帳一個個羅列在高低不平的山地，像是一個個的野墳，內裏掩着些天涯淪落的枯骨，點綴在這大自然的美景中，真是有些欠雅致。有時從蓬帳中攢出一兩個來，瑟瑟的行着，動作非常快，然而遠看却十分緩，雪幾乎與他一般平，他不大顯著的在雪中蹣跚的跋涉着，渾身裹着些不稱身的棉衣，外面罩着那軍人特有的灰制服，看來身體分外擁腫，活像是慣生於冰天雪地中的極熊。

蔣成功肩着槍在風濤中，游到了崗位，臉上的器管，早已痛得難忍受，只有用嘴裏的熱氣溶了溶手，又把手溫在冷涼的臉上；風在怒了，依舊是呼呼的吹着；臉是得了手的護衛，得了剎那的平安；但是手也是蔣成功的肉，以肉護肉，蔣成功仍是受不了風的殘酷，忙着又把手揣起來，風打走了手，一個勁步，又在吹着失去保障的臉皮。蔣成功是忙三忙四的和冷抵抗，臉痛極了叫手替他受罷，手替不了啦！再叫臉挨着，這塊肉壞了叫那塊肉替替……這也說不得，長城外比關裏要冷得十倍，他們住的又是高亢的山丘，北風捲着冷刃，無情的向着這無屏障的營房衝來。

雪是昨日剛止住，遠遠的近近的，都是汪洋無涯的白銀色層層，雪隨着山地的高低，現着一層層的階級；看來看去，你總找不出幾棵樹，就是有幾棵也已被火夫破來做了燒料。遠望着一大團雪，疏濃的花勻着，那才是一大叢樹林，不過雪是把牠改了面容，然在你細心的觀察，是可以看得出形影的樹形。

崗位是個比較高一點的崖頭，因為可以瞭望的緣故，也顧不得風吹過來的流暢。幸是一位弟兄找了一塊木板，插在石堆裏，勉強蔽得住直接的吹刺。張得勝背着槍，便站那裏應服他的職務。

木板前面的雪，是被人除掉了，但是四面都是冷森森的雪片，一會兒，早把蔣成功的腳凍得攢起來。他悔着在退出第一次防線時，不該那麼慌慌張張的把氈鞋丟了。在這雪堆裏，沒有氈鞋那裏能站得住。在這裏又急切沒處找一雙來救救急。他來往的把鞋擦着地，盤等着尋雙鞋來護護腳，他知道當兵沒有槍可以，沒有腳不行，有腳才有命，在這雪海中除非你自己有腳能走路，不，你就得埋在雪坑裏死過去！

在左邊有幾家住戶，幾所茅房被雪壓得似乎是要坍了的樣子，僅僅能辨識出那是人住的屋子。

蔣成功知道那是營長住在裏面。

他一起想起那瘦狗般的營長，又記起張得勝說的：「兩個太太在兩邊，自己在肉堆中一躺，左也是肉壁，右也是肉壁，熱熱的，軟軟的，……」由不得把氣很粗的吹了一口；把凍癢了的腳，再三的搗着地皮。

在他的心裏生出了許多怨恨和憤怒，可以說是怒日本，也可以說是怒自己，論正議就不該來這裏打仗。進一步說，當官長的不應該在民房裏享福，叫當兵在風雪中受罪！

每次上崗的時候，不是和街頭上的蕩婦調笑，就是把槍打盹。可是自從來打日本鬼子以後，就沒得着個女人來嬉一嬉。無形無聲的酷冷，更刺激得你不曾入睡，蔣成功把冷的厚層中，更覺得興奮和清醒，眼睛睜得大大的。在營盤的周圍和交通的口子都站着幾個像他自己般的兵士，都不用說，也或懷着同一的心情。

鄰近一條大路，黑污的痕跡，在潔白的大地上，染上了一條巨蟒似的形像，蜿蜒着伸入了兩個山堆的中間去。這是通入居庸關的大道。在這條路每日都是車輛的來往，一隊隊，悠悠打打的送來些維持這一夥人的生命的東西。自從雪下過後，車輛雖是少了一點，然而却添了一串

串長頸腫背的駱駝。在遠處就可以看得出是駱駝，你永不會認成是馬，她們步着中國紳士們安閒的方步，文雅的似乎不知道世上發生戰爭，發生了慘酷的事情一般。在白亮的雪世界中，北風能傳過很清越的鈴聲。

從大路望下一舉目，又看到長官們住着的茅屋，立刻念起了瘦狗般的營長，更聯想到：

「兩個太太在兩邊，自己在肉堆裏一躺，左也是肉壁，右也是肉壁；熱熱的，軟軟的……」

「媽媽的，落下個炸彈炸死那些狗仔仔！」蔣成功奮鬥的心情，更加高漲。

空然轟的一聲，一聲大炮的炸發。

蔣成功本能的把槍滑下了肩頭，握在手裏。側着耳朵在細聽有沒有繼續的炮聲。

一時的驚擾，從帳篷中擠出許多好奇的人，茫然的停在雪地裏。

「啊呀！日本鬼子起來了！」蔣成功心裏一振，清清楚楚的泛上退出第一道防線時的景象。日本鬼子就是這麼轟了幾下，便慌慌張張的跑出百十里地來。

他想當時還有戰壕和防禦的設施，媽的如今就是靠幾個山嶺溝洞。

——環顧一下，簇簇的小帳篷包圍在大雪裏。

他無意識的把槍舉起來，審視了一下；手擺在帶着的子彈上。又記念起：

「不准隨意放槍，無論何人如何凶暴，非奉到命令，不得還擊！」

灰心的把槍背起來，手揣起來，腳連三連四的擡着地。

「轟………炸………」

身後的雪地上，一個人跑過來，是小耗子對他喊着：

「我們限下一點退出第二道防線！到××集合！」

「退出………第二道防線？」

——太陽在淡淡的雲幕中，影影約約的擺在南方，偏東一絲光，籠罩着第二道防線。

——簇簇的帳篷，被包圍在大雪裏。

「到××集合！」

立時起了大的擾動。人們是在穿來穿去，雪地上亂撒着人們的腳痕，帳篷一個個的落下來，整齊的營房，突然成了粉亂的障地，人們一叢叢的集合着，零星的幾個幾個踢開那平痕的雪氈，撲上了那像巨蟒一般的大路。

這時真不能說牠是一夥士兵。這簡直是一個市場；這裏沒有官長，只有小兵，沒有軍律，只有叫罵……：遠處的馬嘶，輻重車開始動起來。

「老蔣，老張，咱們一塊走！」小耗子瞪着眼說：在這時是另一種心情盤據着各人的心裏。

到關裏來的路上，繚繚的，絡繹的，像是一羣螞蟻擺陣，也像是一羣魚在游行。大車，馬，人……。

也不知是在笑，也不知是在怒；不清楚的人音，嚷鬧着，喊叫着，時而也聽見一聲槍響，人們三五個一夥，背着槍，背着軍用氈，沙沙的向前爬着。

遠遠的北方，時發着轟轟的炮聲。因為路為不規則的山嶺遮著，除去聽到外，一些兒也看不見烟火。炮聲被山谷阻礙着，有些呼嘯嘯的回音，就像是秋天大雨時的沉雷，真能使人感到極端的恐怖，四面白銀色的雪田，冷森森的放着刺人的光耀。

轉過一層高坡，望見前面模糊的一簇騎兵；小耗子歪着頭對張得勝說：「前面八成有瘦狗和那兩個女人！」

「前邊？」

「哥們走吧！別叫人家拋下給日本鬼子試槍子！」蔣成功把槍換了換膀子。

「咱們到那邊人家裏去歇一歇再走不好？找個牲口騎騎，媽媽的，這個走法多難受！」小耗子又看到了斜南方有幾簇房屋。歪着頭說：

「也好！」

三人溜下了沙嶺，在平平的雪跡上，印上頭一次腳痕，撲着那些房子走去。

「你看，也有上那去的？」小耗子指着幾夥向着這目標走去的人們說着別人沒理會的話。

村裏的犬撲出來吠着，三三五五的幾個揹着槍的人進了村子來。

村中除去幾個犬來往的吠着外，一個人影兒都沒有。街上的門都緊緊的關着。

兄弟們在街上穿着，耳朵裏聽是拍拍的打門聲，和幾聲尖銳刺耳的哀號。

蔣成功和張得勝小耗子，同樣的巡邏着，弟兄從對面走過來，一點兒招呼都沒有，各人照着幾間整潔的房屋闖進去。

小耗子當先跳在院子裏，屋裏突然呼的一聲槍響；小耗子啊呀的一喊便跳到蔣成功的身後，三個人一呆，屋裏探出一個人的半身來。兵！

「舉手！」老蔣伶俐的把槍向著那人瞞着。

「不準動！」老蔣喊着：「張得勝把大門關上去！小耗子你看屋裏有沒有別人！」

「哈！沒有人！」小耗子隔窗子向屋裏一望，便喊着要進去。

「拍」的一個耳亮，是那個兵敬他的。

「哥們，是朋友要講義氣，你們懂不懂交情！」那夥計喊着，伸手就想抓槍。

「不準動！動就給你一下！」老蔣揣着槍說：

那人向後一退，老蔣走進屋裏來。

屋地下躺着一個男屍，血流了一地。坑上坐着一個女人，兩手掩着臉，肩頭在抽動著哽咽，渾身都在戰慄著。

小耗子走過去把她的頭板過來。她紅腫的眼，半腫著，二十多歲的人，臉片仍舊舒展得可愛，紅是不甚紅，說白却也不黑；羞容和恐懼心，活在她的雙眉上鎖皺著，淚水掛在兩腮上，正是雨後的梨花。

「啊！乖乖，」小耗子一說，就向著那臉片上一咬。

「朋友，你懂不懂交情？」那夥計怒冲冲的向著小耗子，習慣的把額子一梗。

「媽媽的，你要不要命？」

「夥計記著吧！你們人多！」那傢伙就要往外走。

小耗子跳起來抓起地上的槍一板，就是喀的一聲。血染在東牆上，血染在西牆上，血染在南牆上，血染在北牆上，屍首向前一扑跌在門口裏。

蔣成功張得勝都把她圍上來。

她是一聲也不响，只是瑟瑟的戰抖着。

「你不用怕，我們是好意。」小耗子說着就挨着她坐下。

「小耗子，咱們快走，你別想三想四！」老蔣看那女人的姿態，也有點心動，然而到底是老大哥。

「你們是老大哥，讓我把吧！」小耗子笑嬉的頑皮樣，

拉着老蔣的手，半膝向下一曲。

「別胡來！我們要逃命呀！」

「到××集合！」

「死在眼前也要樂樂，飯到了嘴裏那能不吃！老大哥……」小耗子沒皮涎臉的向老蔣又是一屈膝。

「快一點，小耗子！」張得勝有點吃醋，別有用意的催促他。

噓噓……

將成功和張得勝每人牽過一個騾子走回來。「小耗子！有飛機！」張得勝釘著那閉著的房門就喊。

拍的一响，小耗子提著腰帶跳出來。

門一開，露出了兩個血泊浸著的男屍，和一個赤着下體，昏迷在坑上的女人。

噹噹噹的聲音，更加清亮，遠望着天際，像是蜻蜓般的飛機，四平八穩的飛過來。一個，兩個，啊！四個八個……。

「咱們怎樣走！」小耗子慌着說：

「各人走各人的！」張得勝似乎是恨小耗子做錯了事。

噹噹噹……小耗子歪着頭看了天空……

「蔣大哥！咱們是老交情！……」

兩頭牲口，馱着兩個人，是最合適的。但是老蔣畢竟是老蔣，忙著把小耗子也拖上牲口去。「別丟下去呀！快走老張！」老蔣兩腳連踢着騾子的肚皮，飛機在頭上噹噹，騾子蹄在下面得得……。

三人的心情的緊張，正如騾子筋肉的緊張，雪是無涯的蓋着大地，風從背後吹着，小耗子一時也記不清那……女人的面龐。

——騾蹄爬着銀屑，恍然舟航大海，左右前後，旋轉著一色的銀輝。

在他們的面前呈顯出散漫著的隊伍，稍微成行列的還是大車，馬和人都是潮一般向前湧。他們加入了大隊，飛機也來到大隊的頂上環旋。

噹噹的聲音，刺癢了每個人的耳朵，生命的存留，使得每人的腿加速起來。

嘩嘩的軸响和拍拍的鞭聲，輻重車和軍用車開始跑起

來。

轟！一個炸彈丟下來！

吵的一喊，一堆烟霧藏起了幾十個死尸和傷者。

轟！……炸……呀……亂七八糟的聲音，鬧成一片。

飛機儘在天際中，左旋右轉，飛機向下一降，一個炸

彈投下來，噹噹……一個雁子攢天又斜飛入高空。接著

是一堆烟霧從轟的一聲中生出來。

一個飛機降下來，另外一隻飛上去，另外一隻又飛下

來，……一聲响，二响，三响……

飛機活似大蜻蜓般的在蔽滿了天空，地下在白白的雪上，留着些黑影，抬頭一看，天就是飛機，飛機就是天空，誰知道有多少……

人們沒命的亂跑，槍械軍用氈，都拋了一地，每人的耳中，都塞滿了人的呻吟和彈的轟炸。一個人在前面，溜到的，幾個人從上面跑過去，使得這人深埋在雪裏，永不能起來。

在人羣的中間，地上的石塊被炸彈轟起來，就像雨雹似的驟落，無規則的深坑，常叫人跌下去，一跌下去，只是倒着呻叫，手足顛倒得很少能起來再跑。

輻重車的馬，跑得摔在地下不能起來。他們是把輻重拋去一部份，換一匹馬；走幾走，再拋去一些，換上一匹……

輻重在地下，並不因雪的顯氣會失了燃燒力，炸彈落下，更起了重大的爆炸，輻重車有時也脫不了這厄運，轟！人馬車……都失去了位置。

人們像是瘋了般的跑，叫罵着，呻吟着，誰都如失了知覺一樣，順着路一直奔下去，誰也不知道腳底踏着的有鮮血，伴着的有尸塊。那裏顧得向後看，自己也不知道後面有沒有同伴或追兵，更不知道有許飛機貼着人們的頭皮，拍拍的用機關槍掃射着，……充滿着人們的心裏的，只是要把飛機遺留下，然而飛機總是盤旋在人們的頭上。

「到××集合，限今日下一點退出第二道防線！」
「不准隨意放槍，無論何人如何凶暴，非奉到命令不得還擊！」

在每人心裏醞釀着的不平的話，現在誰也不記得。誰也不知道在幾多遠外；誰也沒放槍，這並不是因了命令，然而敵人是凶暴得很，誰又敢還擊呢！

一聲啊呀，一塊石子正打在小耗子的腰上，他一痛手鬆了老蔣的腰帶，撲的從驢上跌下來。驢仍是喘喘的跑着，小耗子一下子沒揪住他的尾巴，便被遺留在雪堆裏。

他彎着腰，又往前跑，撲的沖在一個人的身上，那人和小耗子同時臥下去。小耗子抱着那人一看，蓬鬆的頭髮，半覆在額上，淚水在臉上衝著幾多淚痕，手正觸在她的乳房，呀呀；小耗子登時記出她便是瘦狗營長的太太中的一個。

她一把拉著他，「救一救吧；我被人捨棄了；」
他用力一攬她，嘴剛要往她的唇上放，一聲响，附近的塵雪飛起來了許多，小耗子摔脫了她的手又跑起來。

日光在雲裏退到地平綫下，一切的景象都朦朧中模糊起來。噹噹的飛機才慈悲的遺棄許多殘酷的痕跡，向原來的方向飛回去。

老蔣從屍場中奔跑出來，在察覺天空中沒有飛機的叫聲後，同時又發覺小耗子沒在驢子的後背上。

他喘息着停下來，驢子早臥在地下咆哮和喘氣，在驢中，他看不到幾個同伴，更沒找到張得勝和小耗子。

雪在身傍，溶成水漬，涼涼浸醒了老蔣的意識。
跌拐的走着，雪在地下沙沙的哼着死途之歌，他又記得：

「不准隨意放槍，無論何人……」
「到××集合，限下一點退出第二道防線！」
冷風從後面襲過來，內中攪和著些炸藥的氣息和血的腥臭。



重 陽

饒 生

秋，江南的秋，深了。飄泊者的心絃，當着那挾有霜威而吹來的秋風，自然的要發響着悲頓的調子。

毅收拾了似猿似馬的心意而後，終日不出大門。昨天晚上爲了完成一篇創作，弄到今天下午一時才能起床。

陰陽對照的日曆告訴他，今天是重陽了。酷嗜舊詩的他，對於重陽日，格外感覺得饒於詩意。但不知怎的，他口裏不但不吟詩，腦裏也不想作詩，祇有呆呆地出神。

洗了臉，漱了口，穿了衣服，在床底下拖出了餅干罐子，拿了幾塊梳打餅干塞在口裏，喝了一口昨夜泡來的開水，摩摩他的袋，拿了氈帽，匆匆地出了門。

他抱着了一提菊花，在寶山路界路交界的地方，叫了一部黃包車，向××山莊去，訪謁他的死友朝華之墓。

插了花，鞠了躬，癡立在墓前，沉味他倆過去的友誼。不久，他覺得有人在注意他，惘惘然走了。

雲是那麽黯黯，風是那麽呼呼，帶冷意的雨點，疏落

地打在他臉上。他坐着黃包車，繼續他的回憶，沿路的野景是怎麼樣，他絕對不留心賞玩。但來往不絕的汽車，把疏雨未滿的塵烟揚起，撲向他的臉上來。他，掏出手帕掩着他的臉，爲了對汽車的憎恨，他的沉味也中止了。

他馱着了一顆沉重的心兒，回到了寶山路口下車，轉趁六路電車，到先施公司買點信封。可是下了電車，那浙江路兩傍的蟹販，在很忙碌的做生意。蟹，對他是多麼的誘惑啊！菊黃蟹正肥，他剛才所買的鮮花，是菊花，而且是很黃的。那麼，蟹準是肥了。

把酒持蟹，是如何一件有味的事兒呢？一種舊名士的情緒，油然兜上了心頭，他摩摩袋，還有三塊錢。

「好！吃頓蟹罷。」他自言自語的決定了，傾其所有，買了大大小小十二隻蟹，叫了一部黃包車，直跑到他的家裏來。

想在這他的小孩子睡覺，他的夫人在洗地板。

「毅！怎樣帶了這許多蟹來？」恕帶着一種滑稽的語氣：「來就來了，何必這麼費心呢？」

「喂！張先生！」恕的夫人停了他的拖帚，笑着。

「恕！今天在這兒吃夜飯。」他沒精打彩說；「恕嫂！麻煩你了。」

「我不說破費，你倒來說麻煩了，還客氣嗎？」她慌忙接了他的蟹。

「恕嫂，我沒有錢了，花雕兩斤，要你去破鈔。」

「行的，」她答應着，收拾了洗地板的東西，去籌備

他們今天的晚餐。「毅！孩子則由你負責了。」

「得！我也分負一部份責任。」毅接着說。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張先生大概要先學養子而後娶了！好的，有點養子經驗也好，養子的責任不能完全推在我們女人身上。」她提着了蟹，回頭這麼說着。

「對了，新舊的話都會說，女博士！」毅豎起了拇指，「了不得。」

「當不起，我沒有出過洋，不然，要做女律師或英雄雌，我這位老兄便難做丈夫了。」

「不要走得這樣快。」毅止着了她：「你做女博士，英雄雌，我這位老兄便難做丈夫了。」

「好了，不要說這麼許多，已經五點鐘了。」恕搖搖頭笑着。表示叫她下去。

「好，你們談罷，我去復那光祿寺大夫的新任。」她回頭笑了一笑，走了。

他倆，都笑着。

「恕！你真幸福，討得這樣子一位夫人」他羨慕的說。

「能寫，能說，頭腦奮，又新。」

「你何不也討一位呢？瑪蘭不是和你很好嗎？」恕調侃他說。

他的臉，馬上沉下來。

「怎麼？」恕訝異着：「又不高興了？」

「好的好的，需要我的時候，當然是和我好，不需要我的時候，還好什麼呢？」毅牢騷地說。

「那麼，你又失戀了。」

「失戀？」他苦笑着，「不是失戀，是被騙。」

「是什麼一回事呀？騙了什麼去？」

恕說着，瞧瞧他的孩子，睡了，他放了孩子在搖籃上，拿了一口香煙，拖了一張木椅子，和他對坐着，希望他告訴此被騙的下文。

「她大概明天走了。嫁了，也是好的，老實說，討

了這樣非人家的女人，家庭也不見得幸福。做舞女的人，是娼妓化的，我沒有物質供她享受，她當然要做富人的小老婆了。」

「她嫁了嗎？」恕問。

「已經是一星期的事了。」

「怪道你這樣子不高興。」

「她嫁了也沒有什麼不高興，不過太不值得罷了。我雖然花不了許多金錢供養她，但是，我的精神爲她犧牲得不少。我寫文章捧她成名，費了許多時間和她週旋。」

「那可以說是歌舞教成心力盡了。」

「你又吟起詩來嘲笑我了！」

他有點發氣。

「對不起！」恕作揖謝過，「你說下去罷。」

「在從前，她說吃飯也要跟我討，說生在一塊，死在一塊，又說什麼有福同享，有禍同當。但後來她的目的達到之後，便不認得我了。」他起來倒了一杯茶喝，似乎要平他的氣。「有希望而多金的老胡，一愛上了她，她便推故去週旋他，來找我的次數，由少而至絕了。曼娜告訴我，她說爲金錢的揮霍，和地位之獲得，非嫁老胡不可。」

「那不是當然的嗎？」恕不管他高興不高興的說。」

舞女的要求是這樣子的，你知道了，爲什麼也和她愛呢？」

「所謂愛，不過兩性的喜悅，她見我生得年青，我也見她生得美貌，一個物羅斯，兩個華爾茲，她便來我寓所了。若不是她後來不說那愛情的話來騙我，大家滿足了性慾，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沒有什麼問題，可是，除了性慾之外，她還騙了我的愛情。」

「那你是明知故犯，有什麼可說呢？」

「但她自動說是愛我呢。」

「哈哈，」恕狂笑了。「不說愛你，那裏博得你愛她呢？她有所要求於你，當然說是愛你，無所要求於你，還愛你幹麼？她不來，是你的福氣，來嗎？老胡有花柳病的話，傳給你不是很冤枉嗎？朋友，如你剛才所說，是需要不需要的問題，不是愛不愛的問題，世界還有真情的嗎？與舞女說真情，等於和政客黨棍說道義一樣？結果是一場氣罷了。」

數見恕說得這麼緊張，回想他的情愛的遭遇，又想起了恕的政治遭遇，他要報復他的教訓。

「我知道，世事不論大小彼此，人情總是一例的，我失了一個女人，還沒有多大的問題，你失了你的前途，到

是可惜的。」

「我不知你所說的是什麼前途。我的前途，應該由我自己來造就，不須乎別人的。爲革命而來，爲革命而去，如此時代，如此政治，我個人得失，是滿不在乎。寫文章自食其力，陪老婆自玩其小孩，在個人方面也不算不幸福，在公的方面，在此革命寒灰一把都不賸的今日，走回社會來做點社會文化事業，也不無補救將來。我不要比敵人還劣還毒的同志，我要比兄弟還親還愛的朋友，我是有我的前途的。」

他料不到惹了想一番大議論，不知說些什麼答話好，祇有默默楞着他的面部表情，或繼續的下文。

「你政治失意了，便以爲醇酒婦人可以發洩其悲憤，我老早知道你要失意的。我以爲，一個人做事，祇有以國家社會爲出發點，所做的事才不失意。以個人的幸福爲出發點，無論其爲政治，爲情愛，始終是不免於失意的。我之一場失意，不能算是失了意，你的兩場失意，真失意了。」

他凄然俯着他的頭。

「我不否認我失意，但我之失意，是以坦白之心待人，所以政治上不當，情愛也上當。」

「上當便是學乖，上當是不要緊的，政客黨棍的同志，管他滾罷，舞女的情人，也由她去罷。政治舞台，等於舞場罷了，一切，都是娼妓化的。你說以坦白待人是上當。是的，在此環境之下，是很容易上當，你的坦白胸懷應該擇人而施，熱情浪擲的結果，就是痛苦。你以後能認清楚你的對象，一定減了很多失意的事情。」

他更沒有話了。

「她走了嗎？」想問他：「我以爲她走前若向你辭行的話，你非送她一程不可。」

「還送她幹嗎？」

「朋友！她算和你有一段香火緣，當送喪般送她，不是很應該的嗎？」

「我沒有這麼閒錢買花園。」

「好了，老友，你忘記她能。」

「我當然忘記她，永遠忘記她。」

「你忘記你前途和使命嗎？」

「這我不能忘記的。」

恕夫人買得酒拿上來。

「你們談什麼前途？忘記什麼？」

他倆看她天真的表情，不禁對着笑了笑，還是教

笑問道：

「怨嫂！蟹熟了嗎？」

他們三人，在吃蟹，在喝酒，先前的問題，爲了迴避怨的夫人，按下不談，但喝酒照例是話多的毅，便訴說他今天去訪謁朝華之墓的事情。他說他的朝華在生前如何款待他，如何愛護他，他說着，幾乎掉下了眼淚。末了他唱然道：

「好的朋友不是倒霉就是死，壞的朋友不是陞官就是發財，真是人生到此，天道寧論了。」

「上帝沒有空，當然管不了這事的。」怨夫人想打斷了他們的悲感，插着說：「今朝有酒今朝醉，現在有蟹現在吃，談這幹嗎？」

所謂酒入愁腸，是很容易醉的。不能喝酒的怨，一杯落肚，臉兒紅紅地，不領會他的夫人的意旨，又發他的牢騷。

「何必說天道，人道也說不了啊。」蟹也不喫了。「我們一班人，大家當年不是說革命嗎？有些很勇敢去犧牲，永遠別我們而去了。有些很乖巧成其所謂革命之功去做

官，也永遠別我們而去了。勇敢成爲蠢笨，乖巧即是聰明，這是人道，和你的天道是不同的。」

「怨！不要說這話罷，如你所說，所謂同志是比敵人還殘酷，這不是天道，也不是人道，那是霸道或鬼道罷了。」毅又感觸了他的往事。「所以，我最近的過去的行動，你是不能板起面孔責我的。」

「同志人也，舞女亦人也，就行爲與目的來說，沒有什麼不相同的，上了同志的當，還不乖，還要再上舞女的當，可以說知其一不知其二。」怨說。

「什麼舞女？」怨夫人奇異的問。

毅臉兒趁着酒更紅了，想知道他的夫人的問，是令他不安的，急急的改變他的話：

「我不過拿舞女做比喻罷了。」

她瞟怨一眼，又看看毅，會心地笑了。

「那末，不要談了，喝酒罷。」拿了兩個蟹，一個給毅一個給怨，「這是母蟹啊！」

他們的談話，不能不轉到別的方向了。



詩與文散

胡園詩意

一 空

「輕踏階前葉，貧虛我再臨。

牛衣寒士淚，鷄黍故人心。

冷雨催幽歎，孤棹伴夜吟。

艱難謀一醉，好共傲秋深！」

這是我在歸滬車中寫給定國的一首舊詩。題為「秋夜過定國家中。」

是的，那天晚上，重訪胡園，再度到定國的家裏，那種饒有古詩意味的樸素的情景，和那種含有悲劇成分的淒涼的感覺，確實是令人欲留戀而

不能留戀的。

正是微雨黃昏的時候，我們悄然地踏上荒落的胡園的大門，摸着幾灣黑暗的假山，走進定國的靜寂的書齋。（所謂書齋，也就是他的住所。）

書齋裏，一燈如豆，由黯淡的煤油燈光中，我們可窺見四壁掛着幾幅灰黃色的陳舊書畫；地方是只得只容一張床和一張桌子，桌子上，擺着一盞燈，一壺茶，一盒藍色的賈斯千香煙；坐在桌子的旁邊，靜靜地翻讀着剛剛出版的新叢半月刊；外面，可聽到微雨打着紙窗的悉索悉索的節奏，和秋風吹着敗葉的颼颼的交響，遠遠地還不時地聽到幾聲犬吠的聲音；這時候，真令人百感寂然，好像已經嚐到了古時候那種隱居之士在秋夜讀書的安靜的滋味。

「這多麼富有詩意的啊！」我陶然地說。

定國只對我苦笑。

「我真愛這個地方。在這樣的一個秋夜裏，這樣的一個書齋中，一個人靜寂地讀書，那多麼富有詩意的啊！」我重復地說。

這一次，定國可提出抗議了，他帶着苦笑的聲音說：

「唉，你不要說吧，什麼詩意不詩意，我一個人住在這裏，只覺得灰黯得很。尤其是在這樣一個的秋夜裏，這個房子裏陰森得令人可怕，燈光如豆，就好像鬼火一般，外面冷雨敲窗，秋風掃葉，更令人每每中夜醒來，淒涼得再睡不下去，只睜着眼睛望着房子裏陰森的夜色，傾着耳朵聽着老父親咳嗽的刺心的聲音；一大清早起來，便看見一家九口的苦臉，米缸上時常空空地沒有一粒米；……唉，生活悲慘地壓榨之下，還有什麼詩意可說嗎？」

我也默默地苦笑。我也有和定國一樣的一個漂泊的家庭，我也嘗過定國所嘗的苦味，不過「牛衣對泣」，寒士的眼淚是沒有用處的，我認清這苦味的來源，不是什麼個人的命運，而是整個社會的給予。我相信，大家擎着這苦味之杯，終有一天，會碰出一點燃燒一切的火花來！

「這還是很有詩意的啊！」我心裏還在這樣的咏吟着。

於此，喝了幾口白干，由定國的妹妹提着一盞路燈引路，我們又穿着假山，在夜色沈沈中，在秋風微雨的吹打下，我們又悄然地踏出荒落的胡園的大門。

明天，我們又相別了，我一個人又要孤獨地回到上海灰黯的家中。

大家擎着這苦味之杯，碰出一點火花來！

亡命者

駱駝

化龍走了，在那淡淡的晨光中，他負着靈魂的創痛獨個兒向天涯走了。

像一顆流星，曳着幻滅的光輝，沉沒于那無邊的暗夜；像一疋浪花，衝擊着那根深蒂固的岩岸，被阻折倒退下來，消散于渺茫的大海。

是離別的時候：

「朋友！我自己知道，在這種現狀之下，像我這樣的一個青年，得不到一般人的了解而被他們認作洪水猛獸加以迫害是當然的事，不過我相信，偉大的時代終于要來的，假如我能多活幾年的話，若干時候，總得給他們一個相當的認識。現在，我是絕對不以流亡為可悲的，在一個革命者的歷程中，這只能算作家常便飯，在

天涯，我或者還可以找到許多真誠的同志，在天涯，或者會把我的事業把得更緊。「被迫害的人是幸福的。」我絕對的相信正宗白鳥這句名言。朋友，你不應該為着我傷心，你應該為我祝福。」

「是的，化！」我本想把我那滿腔的熱淚，儘量的洒在這別離的歧路上的，不知怎的，却被他這幾句嚴肅激昂的言辭攝住了，勉強的僅僅地在喉頭掙出了這麼簡單的兩句：「我祝你身體康健，我祝你事業成功。」更有誰能比他給與我更深更有力象呢？更有誰能比他給與我更有力的啓示呢？在一切的人羣之中，在這些親善的朋友之中。

我對他第一次的認識是在三年前 F 中春季始業第一次學生代表大會中，因為那期新招了兩班新生，所以新代表特別比平時多，但是，在事實上

，在習慣上，新生班的代表是只能充數目陪陪席而已，沒有誰敢發言的，因為不這樣只落得自討沒趣，受幾個白眼，幾聲冷譏罷了。這次可是例外，他那鋒利的言辭首先便把大衆的聽視力吸住了，再繼之以雄偉的辯論，精確的建議，終於把那些所謂老班生也者的心折服了。

「一個新生怎會有這樣的口辯與見解呢？」散會後大家猜着這個謎。「你以爲他是一個新生嗎？他人中學，你們還在念「來，來來」呢？你們總還記得不，聽說過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的那個革命時代，我們縣那個號稱「革命大本營」的S中嗎？那時他還是個十四五歲的小孩子呢，就以筆鋒和舌尖取得了全校師長的愛戴和同學的讚美了，後來革命的高潮低落，他爲了是當時政治漩渦中的一員，便流浪到異鄉去了，不久他家庭又把

他捉了回來，那想他再到這裏來當新生呢？」Y君述出了這一個謎底之後大家倒也沒有覺得什麼，我却立刻去找他談話，他的態度是和藹得像一個老人，又天真得像一個孩子，正合着我的脾胃，友誼結合的第一個條件是個性的相投，自然，我們的友誼只有與日俱增了。

我們同樣有着文藝的嗜好，又同樣的有着山水癖；於是，C城附近的名勝，都有過我們的足跡，我們同披過六一亭前的清風，我們同扳過桃花洞口的危崖；爬上了余湖峯頂，望着破碎的河山，他會臨風痛哭，憑依着雙清樓頭，對着大江的東去，他又會振臂狂呼，歸來，他拚命地寫着詩，得意時竟不顧一切的朗誦起來。或者當月冷星稀的子夜，余湖峯頭鐘聲敲破了我們的夢境時，他又會把我拉到校外的操場裏月下漫步，他却晃

晃地爲我談他過去三年中流浪的生涯，各地風土，名勝，以及大革命中的一鱗半爪。我們不自覺地沿着邵水之濱，踏着淒淒的涼露前行，直到那個買小菜的李三家裏的黃狗把我們吠醒，才相與緩步的轉來。可怪的在許多談話中，他從沒有半點提到時事，他更沒抒發半點政治見解，大概他的熱忱，不，他的政治思潮隨着那革命高潮的低落而低落，革命的幻滅而幻滅了吧，大概是數年來異地風霜把他銷磨成一個神經質的青年了吧？——我常是這樣想。

某一個學期，我因爲經費的關係遲到幾天，並且對現代的貴族教育有所詛咒，誰知却引起了他一篇大大的議論：「朋友，是現存的整個的畸形政治組織，形成了這種畸形的社會狀態，這種教育制度，不過是畸形社會狀態之一部份而已。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青年，不應該膚淺的詛咒，無謂的傷感，我們應該從改革這種現存的制度下研究，探討，而至於實際行動。首先應認識這種癥結的所在，然後從批判自己到創造自己，進而批判社會到改造社會，勇敢起來，嚴肅起來，才是正當的出路。這是我近來一種生活的反省；謹以供獻給你吧。」

哦！他並不是一條枯竭了的河床，他是一座被冰雪掩蔽着的火山，終於有一天會爆發的啊！

痛心的「九一八」事變傳來了之後，便是他動的開始，他約集了幾個熱心的同學到街頭巷尾去宣傳，他在校內組織了青年義勇軍，有時他更寫些火熱的文字寄到報館裏去，但是他沒有輟過學業。後來他覺得冷清清地幹下去，是收不到什麼效果的，便發起了全縣的學生抗日聯合會，他被選為執行委員之一。他更熱心了，草宣

言，製標語，開會，遊行，大規模的檢查仇貨，打好商，一個小小的C城，居然掀起了些波浪，大家似乎都覺得有着一「國難」這麼一回事了，更覺得國家的興亡不與他們無關了。可是急煞了那個城裏的當局，他們覺得這樣鬧下去是於他們體面攸關的，說不定還有什麼不軌的行動，像毆打××搗毀某機關那一類的舉動。因為那時由他主編的那個「抗日週刊」上，已充滿了不滿意於當局者行屍走肉的行動，說他們沒有絲毫工作表示。於是他們「當局」首先由縣黨部下一道訓令，要他們「鎮靜」，「以求學為重」，「政府自有相當處置」，「切勿輕舉妄動，為奸人利用，動蹈法網」。隨即官（官者，包括黨政軍也）商合辦了一個人民抗日會，對他們居然用起指令和訓令來，並且借商權為名，召集他們訓了一次話，意思是說

青年頭腦單簡，容易被人利用，現在這個人民抗日會就不啻是一個指導和監督的機關，你們的一切的工作，都須取得人民抗日會的允許，最好是和我們取一致的行動，譬如，檢查仇貨是最容易惹起商人的反感的，事先必須通知他們，或者直接呈報我們，大家定期合同工作。他回來氣衝衝的對我述說了一切，並且大叫道，「媽的，他們是什麼指導，分明是鎮壓，摧殘；他們是官商合辦，官方有力，商家有錢，他們組成了金錢與權力的聯合戰線向我高壓，但我怕，不怕，絕對的怕，我忠於我的良心，我忠於我的職務，不給他們以可乘之隙，他們奈何我不得的，我要硬幹到底，我相信在這許多青年同學中，總多着我的同路人。」果然，青年終於是青年，他們的熱烈的強毅的心委實可愛，他們的步武更加整齊起來，他們的

精神更加煥發起來，不顧一切的加緊他們的工作，他們的組織與宣傳的範圍漸漸由城市擴張到鄉村，然而壓迫與反抗是對比的滋長着的，迫害更加甚了，一方面收買一部分無聊的代表，召集改選，另一方面函告學校當局，以缺課除名相恫嚇，最無聊的便是散佈些謠言，說有什麼背景，有什麼作用。果然，他們的好計售了，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改選之中，經他提出了辭職案之後，很順利的通過了。記得他在「抗日週刊」移交的末一期的評論欄中，有一段這樣的話：

「……資本帝國主義者的忠順的走狗——買辦階級，和現存的封建餘孽——腐敗官僚軍閥，黨痞，黨棍等是互相勾結的，因為根本上他們的利害關係都有共同之點的緣故。整個的勞苦大眾是他們剝削的對象，民衆的反抗勢力是他們最大的敵人；他們不

希望國家的保存，而祈求國家的滅亡，國家的存在，是新興勢力的根據，也是他們地位動搖的原因，他們在亡國之後，不但可以作傀儡，作帝國主義的孝子賢孫，而且可以借他主人的勢力去消滅他們的敵人——革命勢力。所以，他們不需要救國，他們教一般人「鎮靜」「忍受」，所以，他們對救國工作極力鎮壓，他們對有思想的青年極力摧殘。」

轉眼便是暑期了，我們留校工作的計劃自然也隨着救國工作的打消而打消了。「不要氣憤吧！朋友，保重你的身體！」這是我臨別對他的話。

在假期中，我聽到關於他不少的蜚言，有的說他是什麼黨，有的說他是什麼派，特別是政府常祕密地派人偵察他的行動，我恐怕他還睡在夢裏，慎重的給了他一封信，告訴了他這一切。不久便接到他一封回書：

「朋友，謝謝你對我的關心，他們無聊的中傷，我只把他當作蜀犬之吠而已。天曉得：我雖然研究任何主義，我絕對不迷信任何主義，我雖讀許過某個革命家的事業，但我絕對不崇拜任何偶像，在過去我曾一度爲×主義所催眠，但揭穿了他們的黑幕之後，便宣佈脫離了，這是衆所周知的事。我自己有自己的觀察，我自己有自己的立場，誰也不能利用我，誰也不能收買我，不過明白的告訴你，不滿意現實，這是有的，企圖改革目前的制度，這也是有的。在革命之潮高漲時我要幹，革命之潮低落時我也幹，甚至於一個人也幹；我認爲黨派是罪惡之窟，而革命是神聖的事業，沒有黨派的人未始不能夠革命，有黨派的人未必個個都是革命者。總之，我的革命觀相同于我的救國觀，憑着方寸的良心而已，黨派於我何有

哉，謠言更於我何哉！」

雖然如此，社會是黑暗的，人心是險惡的，「莫須有」三字也可殺人，我時常爲他提心吊胆，流着汗。

終于，迫害來了，其時正捕着兩

個類似「劊奸團」的青年，他們（當局）只消輕輕的一蓋，這頂主使者的王冠便戴在他的頭上。爲了不願意作那無意義的犧牲，爲了完成將來的志願，他便悄悄地踏上了亡命的旅程。

唉！自從他走後，又是一個寒暑了，到底流浪在何處呢？人間？天上？鄧都？

春來的紫燕沒有告訴我以他的行蹤，南國的薰風又不曾帶給我以他的消息，我問過流過渡頭的流水，我也問過掠過碧天的浮雲。

朋友，今天又是我們一年前別離的那一日了，遙對天涯，翹首雲山，情溫風傳給我贈你的原來的兩句話：

「我祝你身體康健，我祝你事業成功。」

青春

盧葆華女

這幾天北平的天氣真苦悶人，一會兒天晴，一會兒落雨，滿天的陰雲，低低的壓在屋頂上似的，很沉重，使人呼吸都感到一些困難，有時風沙揚着，瀰漫着，瀰漫着，天全成爲灰色，泥濘的街，三五行人慢慢地走着，有時珍珠般的雨隨着秋風吹得團團轉。

非女士坐在房裏納悶，她打開一本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在讀着，她總覺得她底心不能夠傾注在書本上，書上說的什麼全不清楚，只是糊糊塗塗的看，牠的意義不消說全不懂，她很生氣的咒詛着自己，這樣的讀書，這樣了解一種頂深刻的改造社會的理

論，是萬萬不會成功的，後來，索性把書本博達一下關了，很憂鬱的躺在沙發上凝想着。

自然，她這樣不能駕馭着自己的敏銳的思想，還是第一次。

她雖是一個個性極強，却是極富於情感的人，一向她底理智給她底判斷是非常明確的。即使她在十分悲苦的時候，也同樣的可以在一種理智的權力下壓抑着。然而，這一刻她顯出是被感情征服了。

從前，非女士總覺得她自己的前途是光明的，是有希望的，只要自己去掙扎，去奮鬥，不能說一定可以實踐着自己的志願，事實上，也許有一天可以達到。這一個信念是使非女士造成她光榮的過去的鬥爭的成績，但是，她現在在這艱苦裏，又使她想到前途是如何的渺茫呵！

非女士自到北平後，看了這廢墟

似的故都，近日風聲鶴唳的戰爭的恐怖籠罩住這慘淡的古城。寒風是疾掃着，菲女士更覺得身世飄零中的痛苦了。在昨天的一個文藝會上，碰見了一個四年前的同學。這位同學已經被生活磨折得變成一位老人了，她眼裏消磨了豪氣的光彩，兩頰失却了緋色的玫瑰，唇上已褪去了櫻紅，面是苦白的，似得了貧血病的女子那樣憔悴而悲苦！

當她看見菲走進的時候，緊緊的握着菲底手，親切的感動的說：

「菲！我們是五年沒有見面了，唉！你好，你成了名，你現在是一個作家了，只有我，我是……」

「你怎樣呢？」姚也感動地顫聲問她。

「我，我，我不知道要從何處說呢？」她停了一會說：「你看我，看看我現在的模樣就夠知道了，唉！

僅僅是四個年頭，一切都變了，變得是何等的快，我便在這變的當中，被消磨了所有的生命力！從前是何等的快樂啣；我底生命像朝露燦爛中的旭日，光明的，是如何的有希望的人生，如今，我是，唉！我是褪了色的玫瑰，我失去的青春可能歸回麼？」

「世界的確變得太快了！」

「真的！菲：你曉得我；我變更了我倔強的個性，不，堅定了我底個性，我是熱情的愛着我十歲時的幻想，就是現在我還是被這幻想所擒住！」

菲聽她說到這裏，覺得她底青春復活了似的，在她底眼光裏流露着無限的柔和的光芒，菲心裏暗想，「她！真是一個戰士呢！」接着她還是滔滔不絕的說着：

「我演的慘劇，你也許是知道的吧，雖然，那是過去的事，我不願說

，不過，現在這悲劇裏的惡浪中掙扎着，用盡了我一切的力，碎了我底赤紅的心，如今，祇留得我這殘廢的形骸擺在這垂危的中國裏！」

「你是過分的苦了！」

「菲！老實說，我底青春死去了，我像一個照在西方的夕陽，一會兒，只有一會兒我便滅在地平線下去了！我還能有什麼希望呢？一個十九年追求的幻想的結果是我自己的幻滅！」

菲突然觸動她底心，她覺得這一羣在時代的橋上走的人，都不免跌在那波濤洶湧的急流裏，有的被淹沒了，有的掙扎着爬到彼岸去了，有的回頭跑了，有的沒落在急流的當中的沙洲上，兩岸是何等的茫茫呵！這使菲強烈的同情她底遭遇的慘苦！

她似乎是過分的興奮了，她很咳，漲紅了腮，鼻，口，她那憔悴的身

體，使人看見都覺可怕，非勸她回去休息，恐怕她還要再說出更多愁苦的、故事，她微笑說：

「我就是這樣終結我底生的慾望了！我底家在那兒呢？」她又淒然地一笑，當非又勸她回去休息時。

非在她底苦笑裏懂得人生的意義了。非十分同情的握着她底手，她說她一定去看她，也許在今天晚上，大家痛痛快快地哭一夜，她感激地點點頭輕輕說道：

「我是夠幸福了，飄零的人遇着飄零的……」

非在夜裏果然到她那裏，她們互訴了生平抱負，當非走出她底房屋時已經是月光滿地了。

非想到她底一切，正如非自己的一切一樣，她是個天才的幻想者，她是個文藝的夢幻家，當她十六歲離開她底家庭後，哦，逃避，戀愛，直到

她現在底飄零中把她底理想打碎了！

這生的短短的過程是如何的使人惋惜呵！正如她說的一般：我底玫瑰色的青春飛向那兒去了？

非想到這裏，便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窗外的雨逐漸的落大起來，簷前是滴瀝滴瀝的打着芭蕉的葉兒成一片繁響了！

天是更陰沉了，風怒號着，捲着沙，不時在窗前丁東地作響，非更憂鬱了，她到北平後，雖然非見到她，互訴了滿懷的抑鬱，然而，飄零的人呀，非和她又該怎樣？……突然，在非心上浮現着她底一句話：

「我底玫瑰色的青春飛向那兒去了！」

十，七，一九三三。在北平。

姍子

裘鵬

在一個狂歡的夜宴裏，幾個朋友很快的就醉了。

一個塗着厚厚的一臉粉的姑娘悄悄的走近到我們桌子邊，瘦小的身子裹着一件毫不稱身的寬大的旗袍。她一手搭上了朋友平的肩，一手拿出個紙摺兒：

「阿要唱一曲？」

斜一斜那微微吊起着的，瘦削的兩頰上展開一個強裝的媚笑，返身去招招手，後邊兒跟進一個提着胡琴的男子來。

「點一曲吧！」

把紙摺兒塞進平的手裏，隨着讓自己的身子親熱的偎依過去，顯然平是醉了，他毫不躊躇的趁勢把她摟抱過來，讓她整個的倒進了自己的懷裏，「哈！哈！哈！姍子你又來了，今兒可放不過你，非親一個嘴不行。」平是那麽瘋狂的用手撫撫着她的

全身，但當他的嘴湊向她臉上去，一股強烈的酒臭氣使她突然的掙扎着逃他的懷抱來。

「不！不……不！」她喘息着，逃過桌子的另一邊去，用乞憐的眼光看着平。

平正待站起來去抓她，却給另外許多的朋友阻住了：

「算了！算了！阿平由不得你一人太佔便宜，嫻子！來！還是給爺們每一個人斟一杯酒，唱一曲吧。」

嫻子的尖銳的歌聲在我的耳膜裏激動着，和着那男子的琴聲，顯得異樣的凄切，我木然的聽着她，輪流的替每一個朋友斟酒，唱，輪到我，我突然清醒了似的搖搖頭：「免了吧！」

「爲什麼呢？這裏別的爺們都是熟客，只有你少爺是初見，正應該特別巴結點才是呢！」她用着謎一樣的眼光瞅住我，還像是委曲的在問：「

你不會討厭我吧？」

我給她聽得不好意思的低下頭去，讓她照例的把酒酌進我的杯子裏……

幾個月後，一個春寒料峭的薄暮，我打寓所出來，過橋瞧見一個年紀很輕的女化子用着謎一樣的眼光一直的瞅住我。

我回來，這橋上的女化子仍是用着謎一樣的眼光一直的瞅住我，還似乎向我微微的點了點頭。

爲什麼這女化子儘謎一樣的瞅住我呢？我開始爲這件事奇異了。那麼一個污穢的憔悴得可怕的臉，滿頭亂髮披散着，赤着腳，一身滿是破洞的烏灰色的單衣褲……除了向我求乞以外，再會有什麼一點不可能的希冀呢？——我偶然的回過頭去，不由得猛吃一驚，這可怕的女人却影子一樣的尾隨着我。

「你？……」我站住腳驚疑的問。

「我，嫻子！少爺不認識了嗎？」

立刻，過去的一幕，電樣的在我的眼前閃過。

「啊！嫻子：那你爲什麼不幹那行業，却流落在這裏做化子呢？」

「唉，少爺！說來真是傷心的，爲着實在沒有法子找一口飯吃，纔含羞忍辱的幹了那一門丟臉的行業，本已是受夠了煎熬的！誰知我嫻子的命直這般苦，帶那麼一口苦飯也沒福吃啦，一個月前××局出佈告，說什麼有關社會風化，嚴禁我們再在菜館旅館等處，賣唱或賣身……你想，當我這最後唯一的生路又給人截斷了之後，我再有什麼法子生存呢？……」

「那你沒有一個親人了嗎？」

「我是從小就給人拐帶出來的，

如今連那個拐我的都已跑了，真是什麼也沒有啦，除了這一副殘骸……」

我聽見她的眼眶裏滾動着淚水，忙把自己的臉掉過去，伸手從袋裏取出僅存的一個毫子交給她，不敢再瞧她一眼的走了。

「但是，我所要幫助她的只這一點完了嗎？」我的心痛苦的狂跳着……

微笑

謝挺歌

毛毛的細雨，接連下了三天，整個底宇宙，這時所充塞的是頹喪與悶寂，往日在樹枝上吱吱呀呀的小鳥，也躲在這裏去了，大地龐大的營房，也滿積着雨水，所以弟兄們就出不得操了，整齊的內務，都給他們弄得亂七八糟，幸還有一陣豪壯的歌聲，才衝破了寂靜的空氣。

衛門的木崗上，站着四個沒精打

彩的衛兵，若不是紀律在告訴他要受處罰的，這時我相信他們也會打起騾

騾來，團部的軍需官，很威風的夾着皮包走出衛門，帶班的發出「立正」「敬禮」的口令後，其餘的才將視線注射集中在軍需官身上，他們經過一陣的注意後，說話就開始了：

「他的娘，把一個女兒嫁給團長，自己就當起軍需官來了！」一個帶江蘇口音的衛兵，很氣憤的說：

「我貪他的奶奶，這個年頭，還說得上革命嗎？我們北伐到現在，打生打死，還是一個兵，他們嫁一個女兒給團長，就能換得軍需官的地位。」北方漢子在回答。

「大哥，不單老丈人當了軍需官，連老丈人的弟弟兒子，也在團部工作呢。」另一個在說。

「他們也說革命呢。我們士兵和

老百姓的命，不知給他們革了多少了，軍需官正是忠實同志呢。」帶班班長似平驕而又似滑稽的說。

幾個士兵在說話終了的時候，軍需官已經走到很遠的公路上了，他在感覺到他的目前的威風，但同事，又不能忘掉他的往事。是十九年的冬天罷。他那莊子，因遭土匪的燒殺，弄得他流離失所，因為一家幾口的生活，都全要他一人維持，不得不走到K村給王老伯做茶房。不知怎樣的偶一不慎，把手裏拿着的夜壺打碎了，這時王老伯真是一肚子的怒氣，用他手裏的手杖很很的打了他兩下，臭罵了一大頓。

因為這一次不幸的遭遇，王老伯的新夜壺，不要他倒了，恰好這時，梁老頭架造洋房子，硬把他的茅屋拆了，爲着想向梁老頭要些錢來過活，就跑去見梁老頭，那知不特一個臭錢

都沒有得到，反被梁老頭罵得狗血噴頭，最後托了幾個鄉紳去轉圜，都不得要領，因為房子被人拆了，再沒有地方可以居住，又加上生活的壓迫，在無可奈何時，才攜男帶女跑到南京。

因為他的內姪，在南京開了一家旅館，不能不委屈了他充當茶房，老婆和他漿洗衣服，又能弄幾個錢，因為夫妻倆勤儉的結果，生活漸漸的好起來，積蓄也有些了。他似乎預知道了女兒有出息的，送她入學，居然在初級中學裏畢了業，因為同事的介紹，他的女兒，也就在那年裏給一位陳參謀結了婚。

陳參謀在××剿匪，很有功勞，今年升任了團長，因為岳父的關係，他也居然做了軍需官，這時他真是興高彩烈，剛在他就職一月後，又接到梁老頭的信，說從前被拆的茅屋，願

以一萬元的代價奉還給他，他想到因為女兒，才換得軍需官，因為有了軍需官的地位，曾經凌辱他而強拆房子的梁老頭，也自動給他的錢，這時他自己也覺得榮耀，臉上就跟着現出無限愉快的微笑。

荒歲

尤其

缸裏早就斷了米，
火麼？長久的停止了牠的喘息；

房外，靜悄悄地——
是一片枯荒遼闊的土基！

老母倚在床上緩緩地倒氣，
兒跪在不住的團轉，焦急，
那兩個幼小而純摯的孩子——
躡到這裏，那裏，哭叫着喊飢。

怎麼辦呢，這無法挽救的天意？

明的父親又不在家，教我如何……
哦，是了，樹皮雖光，豬圈裏不是
還有把乾柴嗎，

大可以把牠拿來泡泡給老母充充飢！

一個魚花粗碗泡漲着凌亂的枯柴，
雷鳴的威脅她的酸水也在滴下來；
本想吞上兩口先暫時的安慰安慰，
回念到臥床斷食的老母只有忍挨。

粗碗在顫抖中放於炕床之上，
飢餓的孩兒在急得呢喃，慌忙，
媽，媽，什麼——那魚花碗裏，
是不是解餓的甘湯？

「去，爬開些，別吵——
一會兒媽再做了給你嚐！」
「不，不，就先給我們一點吧，
這肚子裏實在是難受——滾腸！」

「明，你端去罷，我吃不下。」
像虎嘯似的，他們在交替着往下
壓；

一陣迷眩遮着了老母失神的眼，
走近去看，身體僵直着已然駕返！

悲切的哭聲震蕩着恬穆的空氣，
這荒漠的田野向誰去告急？

房外，只靜悄悄地——
是一片枯荒遼闊的土基！

一九三三，初秋。

發抖之夜

宇均

已是寒冬的十一月了！

這幾天來剽肉刺骨的淒風，跟着
寒冬一起降臨，恣意地向無衣被的人
們進攻！

同學們爲着保護肉體，通通找着

他們的棉被，和淒厲的北風抗爭了。

今夜特別冷！我眼也沒有合過，
整夜都是縮在床上發抖！牙齒，膝頭
，……整個身軀都有節拍地在抖着！

淒厲的北風在瓦面打滾，越打越
厲害！

同學們熟睡的鼾聲，「噤——噤——
噤——」的極有節拍的響着，這

種響聲，就是溫暖的音樂，就是他們
在奏戰勝寒風的凱旋之歌！他們的歌
聲，多麼雄壯，驕慢，和愉悅！

鄰人的鷄聲，已響亮地唱了四次
了，不知牠們在讚美凱旋的軍人？還
是冷笑敗北的我呢？大約我縮在床上
發抖的聲音給牠們聽見了。

啊！鷄也笑我？！

風愈吹愈厲，委實有些捱不下去
。手，脚，全身都冰樣了！但是有什
麼辦法呢？棉被又在高樓裏因鎖着！

祇有等待太陽早些出來！

縱然，心裏在憤慨的想着：就這
樣由他冷死了嗎？這樣的社會，仍由
他維持下去嗎？非起來幹不行！甚至
想向朋友借件武器去強搶！想聚集在
街頭比我還要淒慘的人們大家起來向
棉被過剩的人們搶！

街頭的人們！我們要我們的棉被
！我們要我們應得的一切！我們也要
知道，我們揀冷是歷史必然的現象，
是社會現階段的產物。所以我們搶棉
被是歷史敵對的現象之一！

朋友！我們爲歷史而鬥爭！我們
要結束現階段！

縱然，我們的週遭，圍着森嚴的
軍警！但是呀！他們是爲着寒冷而做
軍警的，他們有些是我們的戰友！我
們和他們一起爭取我們禦寒的棉被！
結束現階段！結束人類前史！

寒風中發抖的人們，我們集合，
我們前進！

廬山雜感

張鳴仇

環境驅使我踏上風雨的征途，
離別了那可愛的故鄉，萬里迢迢地漂
泊漂泊，異客獨在異鄉，倍覺旅情冷
寂，惟有投進大自然懷抱中的名山勝
水，浸沐在這一切自然美麗之中，庶
足以消遣此縷縷的情思。

汪汪的湖水，隱約地湧映着那正
在破曉中的薄霧輕烟，微微地掀起粼
粼的漣漪，蕩漾着那朝曦的血色似
的紅光。樹枝上，露珠盈盈，蟬聲吱
吱，道路上，車聲軋軋，人影幢幢，一
切都象徵着鮮血的奔流，生命的掙扎
，靈魂的醒覺，光明的來臨。——這
時候，我正是驅車止于廬山之北麓。

山沒有縱橫突兀蜿蜒凸凹之奇峯

，不能表示其雄偉，不能顯現其壯麗
；人生沒有痛苦顛連之磨勵，驚濤駭
浪之起伏，亦不見其剛強精健，而只
見其怯懦與平凡。

數年來我歷盡了幾許艱難失望，
受盡了幾許叢生災磨，弄成悲觀消極
頹唐慘淡的人生，我自己也恐怕我要
墮落下去，在深泥中磨難以死。然而
萬幸，得見你廬山的雄偉秀俊，領略
你的富麗綽約，無形中放大了我的眼
珠兒，我感覺自己是茫茫人海中一點
飄忽的浪花，人生也是：「寄蜉蝣于
天地，渺蒼海之一粟。」與其寂寂以
死，寧求烈烈以生，于此我的心爲之
振作起來，我聯想起梁任公「志未酬
」的詩句：

「出高山復有高山！入瀛海更有
瀛海！任龍飛虎躍度此百年兮；所能

成就幾許……」

廬山呀！偉大的廬山！人們成功
一個所謂偉大領袖也者，曾不知用盡
了幾許「催眠術」，出盡「吃乳之力」去
吹牛皮，犧牲壯碩的頭顱，出賣民衆
的生命，才能夠慘淡經營成其偉大。

廬山呀！像你這麼偉大，你也許
是此地的羣峯的領袖了，更不知經過
多少風化作用，幾何年地質的變遷，
才能組成你這座雄偉富麗的名山呀！

你在詩人的眼中：是富于詩意的
境界，可供謳謠吟咏。在堪輿家的眼
中：你是生龍活虎似的寶山，可以鍾
靈毓秀。在資產階級人們的眼中：你
是自然界的驕子，人間的天堂，可以
避暑騁懷，可以恣情玩賞，可以優遊
享福，可以益壽延年。在痛苦老百姓
的眼中：你是一幅萬不可攀的仙家奇
景。

廬山呀！何其偉大尊貴乃爾！

廬山呀，你固然是偉大，固然是富麗，而我總覺得你有點自私。我不信你會却了渺小零星的丘陵泥子，依然能夠保存着你的雄壯偉大，我又不信你除去了綠草青林的外層粉飾，依然能夠具有了你的富麗綽約。你既不得不要自然慈母的栽培，你又不能超出自然懷抱之外，你始終不免為渺小的一個，究竟未可以驕橫于宇宙。

然而，你那接天的高頂，只許堂皇富麗的玉宇危樓之棲托，不許三椽草屋立地半尺。你懷抱中，只許有閒階級的留連玩賞，不許窮苦大衆染鼎一指。廬山呀！即此這些，已經證明你實在是自私了！你是否忘却了自然慈母栽培的深意。

你身上掛懸一條滔滔不絕的瀑布，聲勢嚴重，好像喜馬拉雅山崩倒一樣，洶洶然不斷地怒吼！大有

不平則鳴之勢！爲什麼你不浩浩汨汨流向人間去濺蕩貪污和罪惡，灌溉那些久旱枯稻的田園，淹熄了赤匪的兇餓，洗乾淨了軍閥官僚的眼珠，而老是隱居在瀾林絕壑中枉度着囂囂狂吼負責奔號的生涯！

廬山呀！你不要小覷我，我雖然是無主孤魂似的一個天涯飄泊者！如果傾盡了我的羞澀行囊，未嘗不可以佔有了你頭頂上危樓高閣中的一榻，一桌，然而，我恐怕帝國主義者的五十大生的大炮彈，落在我的桌上，炸在我的床中，枉燬了我的熱血之軀。

廬山呀！你更不要齒冷我，我雖然是栖栖皇皇點汗點血在設法找麵包吃，而我未嘗不可以抽出萬分之一的閒空，投進你懷抱中，在你頂上住個一天半天，賞玩賞玩你這玩具般的風物。然而，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

異，外有強鄰壓境，內有赤鋒刺天，東北遙盼，陰沉慘淡，那不是劫後烽烟的半壁河山嗎！西南一望，妻離子散，村絕炊烟，原野荒蕪，磷磷白骨，那不是匪村中劫後農村的淒涼萬狀嗎！莊子說得好：「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廬山呀！我又何忍如你一樣地喪心病狂長伏在大自然懷抱中度着供人踐踏的生涯！

廬山呀！你也是構成國家原素中的一份子，你會否忘記了你重大的任務？精衛鳥啣石填大海，結果：負怨徒勞，不能填大海于升斗，女媧氏練石補青天，結果：枉費心血，沒法補穹蒼于萬一。這分明是精衛鳥的力量不夠，分明是女媧氏的能力不足。廬山呀！只有擴大你自身的力量，才能夠填滿了人間弱肉強食的不平之苦海；才能夠補全我們國家裂碎的殘慘之

穹蒼啊！

但！憧憬總是憧憬，任怎麼偉大的憧憬，憧憬是不能夠完成我理想中的熱望的！唉！究竟偉大的東西在何處！？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

！」

二二，八，一四，九江夜雨時。

精神的牢獄

趙鉅權

我做過這樣的一個夢：

我被囚在一間污穢而黑暗的牢獄中。四圍築就了險峻的高牆，裏面囚着一些鳩形鵠面的同類。

他們一個個都很高興地談笑着；舒適地坐着躺着；他們樂於過着這樣和平的生活，似乎忘記了是一班囚犯了。

可是，我却感到異常的痛苦，一種難以忍受的痛苦，我慕光明，我不願生活於污穢而黑暗的境界中；我愛

自由，我不願屈伏在四面高牆的牢獄裏，我要越獄，我於是便開始去挖掘牆壁。我雖明知這種工作是萬分的艱辛，但我總覺得比較默默地坐在那兒等死好得多！

『輕舉妄動，不安分的東西！』他們在後面竊竊私議着。但我不管，仍向前努力。他們漸漸地恨起我來了，

大概是恨我不應該擾亂獄中的和平罷，一個個瞪圓了兩眼看着我，像要把我生吞下去似的。但是我不怕。

獄外的世界，獄外美麗的世界，他們難道就不渴慕了嗎？他們是怕動手，怕動脚，不願犧牲，所以才甘心這樣的，我難道能爲他們所同化，我要努力，我要努力做劫獄的工作！

這時，他們却上來阻撓我，有的扼住我的咽喉，有的攀住我的雙臂，以治我不安分的罪，我勇敢地反抗着他們。

我於是醒了，但我還握着拳。

平明雜誌

第二卷第十二期要目

中國產業衰敗的現狀及其原因……含章
 各國在華商品的傾銷及我國商業危機……因銘
 農村經濟中的個農問題……向金聲
 德國社會主義的退却……林聿
 日本殖民地貿易前途……孟平
 日本統制經濟的發展(續)……宋斐然
 世界論增二則……Upton Jones
 大事述評……編者
 漫談三則……郭垣
 兩段勞蘭斯的譯文……西垣
 幻影……馬夷
 嘉德橋的市長(長篇小說)……熊式武

出版處 平明雜誌社

北平長安街欄柵二十號

每冊定價二角

五 個 人

墨 逸

在平時，除了做夜班工作的還沒有來，和營業部的同事們要到六點鐘才能下班以外，像我們這一部份的辦公室裏照例在四點鐘左右便有侍役來打掃了。可是，今天和每一個月的二十五日一樣，一個人也沒有走。我們並不在辦公。因為我們的公事每天到了三點半鐘就辦完了。我們全是心焦的，無聊的坐着，彷彿是兵士們奉命埋伏在險要的地方而過了預料的時間敵人還沒有來似的心焦和無聊。

我們這部份共有五個人。

G和C沒有結婚，他們倆的生活最自由，也最快樂；每天下午出了公司的門，只要袋裏有錢，腳底下便和抹了油一般的，不知道溜到那兒去了。E和K的家眷全在鄉間；他們倆的生活雖自由，可不能像G和C那麼放開手來大的快樂上一陣子；他們倆都明白各自的肩上是負着怎樣

的擔子：經濟限制了他們倆的行動。至於我的生活，在這四個人裏面得算最不自由和最不——不快樂？可難說。假使兩個孩子和我胡纏的時候，我就感覺到我也變做孩子了；三個人大喊小叫的胡鬧上半天，的確是快樂的。不過，微薄的收入却時常——不，僅僅是一霎時的趕走了快樂；在生活的鞭影掠過我們的眼簾的當兒。我的幼時的環境造成現在大少爺似的脾氣；雖然我化自己賺的錢不如化父親的錢那麼痛快。講到自由，誰也知道有了妻子兒女的人就是自由，這個自由的範圍也狹窄得很。

所以五個人所心焦的目的雖一樣，可是達到目的以後解決的問題却不同。

這會兒四點鐘了。我們是更心焦了。簡直要跑到會計處去把那兩個會計揍上一頓。鐘擺的搖盪和我們焦急的心兒的跳躍的速度成了一個正比例：看上去長針像螞蟻似的一秒一秒的慢慢兒的前進。但一剎那已經四點三刻了；我

們的心兒由焦急而不安，便加緊了跳躍的速度，到後來幾乎是電一般的熱，火一般的要燃燒起來了。然而，誰也得等，耐心的等，捺下那般將要燃燒起來的火頭等會計處把我們消耗了一個月的腦力的代價送來。真的，誰能不等呢？

「真混蛋，四點三刻了，還不給我們送來，不知道揭他媽的什麼鬼。難道一會兒的工夫都不能犧牲了：要多生些利錢麼？唉，又過了一分鐘啦。真到霉，趕不上五點半鐘那一次影戲——明天就得換片子了；這麼好的片子不去看，可就不能算一個上海人啦。」G的拳頭重重的在桌上敲了一下說。

「可不是麼？南京大戲院的那張『亂世春秋』，那幾位影評家全說不錯，不去看，朋友們問起來，不是太丟人了麼？你瞧，又這麼不巧，老K今天晚上請我們去吃花酒，要不然，倒可以看九點一刻那一次去。可是………」C還沒有說完，就給G搶着說：

「不管他啦。影戲看不成，朋友們問我們，就拿那幾位影評家的話去對付他們，也就模模糊糊的過去了。可惡的是，今天晚上吃花酒，身上沒有錢，那怎麼丟得下這個臉——我只剩下……」G把西裝上的幾個大小口袋全亂撈

摸了一陣，伸開手掌，苦着臉說：「只剩下三毛大洋，四毛小洋，一五，一十，十五，二十，二十五，八，二十八個銅子兒啦。大概打兩劑『一千劑』還可以。哼，吃花酒，打『一千劑』，誰可聽見過？哈哈，大老爺落難：打『一千劑』！哦，我忘了：還有買票的錢呢？精糕！精糕！」

「你還比我強得多。」C也數着錢說。「我爲了今天要發薪水，就跑到青年會吃了一頓很豐富的中飯，這會兒只剩下十五個銅子兒啦。買票倒不愁，跟主人說一聲就是了。賭本可得預備一點兒。老K，你有錢麼？借十塊錢行不行？我想薪水，明天總得發下來了。明天就還，決不失信。利錢加一。」

「十塊錢怕沒有了。五塊錢還能勉強湊成。」K掏出皮夾子說。「老E，上個月是你同去的，這個月揆着我回家了。兩個月解決一下性的問題，真苦透啦。想來想去，還是老K快活：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小家庭，性的問題一點兒也不愁，那兒像我回去了一個禮拜，簡直是餓虎撲羊，最好兩個人兒成天成夜的粘聯上七天。哈——還笑啦，只有嘆氣的份兒——唉，唉，唉！」

我聽見K說，羨慕我組織了一個小家庭，只望着他苦笑了一笑。但是我很驕傲，心裏也很快樂。

F 沒有開口，先向 K 作了一個揖。

「老 K，我們是好朋友，不能再犧牲一個月，讓我

……」

「不成，不成。你回去樂上七天，我可怎麼辦？你得知道，近來我每夜總得上「外國」去一趟。你想，我的存貨是堆得那麼多啦。若不回去發洩了，那多麼危險；不是要給「慾火」燒燬了我這個身體麼？」來而不往非禮也，「古有明訓，我也還你一個揖。請你別提起好朋友的話了。」K 說完，一躬到地，比 E 的那個揖還要恭敬而道地。

「老 H，我有代價。」

「誰稀罕你的代價？哼，大不了是一次影戲和一頓晚飯罷了。我慷慨的奉讓一次以後，你能把尊夫人帶到上海來給我「共」一下麼？如果你說的代價是「共」一下的話，那末，我們弟兄倆別說交情好，就是冤家也能變成親家。」

我們全笑了。

「這，只怕我老婆不願意，我倒不成問題。反正是那麼一回事兒，誰來還不是一樣。」

「一樣？哈哈！」

「哈~~~~哈哈~~~~哈~~~~」

「一樣……哦……五……」

噠~~~~噠~~~~噠~~~~噠~~~~噠~~~~那個壁鐘毫不留情的敲了五下。

「唉，別樂啦。今天是沒有希望了，明天再說罷——明天？」C 的視線偶然和桌上的日歷接觸，看見了鬼似的大聲嚷道：「啊，又是禮拜！得後，後……」這個「後」字老在他的舌尖上打着滾，沒有勇氣再把下面一個「天」字說了出來。

「別再傻等了。出去跟朋友們想法兒罷。每個月全是二十五日發薪水，這個月……哼！」G 像一個鬥敗的公鷄，把桌上的全部財產放在袋裏，拿了帽子垂頭喪氣的往外走。

「慢慢兒的，我和你一塊走。老 K，你不是有五塊錢麼？先借給我。後天準奉還。利錢加二。啊，財神！有了命……」

門呀的一聲，進來了會計處的侍役，手裏拿着一疊信封。

「歡迎財神！」

「財神萬歲！」

「救苦救難的財神！」

「大慈大悲的財神！」

「南無阿彌陀佛！」

公司裏的二百個職員們的薪水全是這個侍役一個人送，所以誰也叫他財神，本來的姓名反沒有人知道了。

「我知道諸位先生們要等得心焦了。」財神把寫着各人姓名的信封遞到每一個人手裏，橘皮似的肥臉上堆着笑容。「因為會計處有一位先生請了病假，兩個人來不及封錢，就這樣遲了。」

「嚇，傻瓜，我們這兒五個人全空着，不會請我們去幫忙——你去跟會計處的先生們說，下次可不能開這麼大的玩笑，差點兒沒急壞了我們——好傢伙！哈，哈，哈！」

「這一下，今天晚上可能抖啦！」

G和C嘴裏哼着 Love Parade，先衝了出去。E拉着K還是苦苦的要求着。我把簽字單給了財神，那薄薄的七張十塊錢的中國銀行鈔票就放在貼肉短衫的袋裏，收拾了桌上的公事，便戴上帽子往外走。

二

出了公司的門，從山東路轉灣到大白嗎鐘去乘有軌電

車回家，比在福州路湖南路口乘無軌電車要少化十五個銅子兒；可是，兩頭都得跑一大段路。三等車却從來沒有乘過一次。我時常想，既然知道這樣辛苦了兩條腿是爲了每天來回兩次可以省下三十個銅子兒，那末，爲什麼不索性乘三等車，每天又可以省下六個銅子兒呢？「一天不多，十天許多，」一個月就得省下七毛半錢。而且三等車和頭等車全是同時到了目的地，絲毫沒有歧視的地方。有幾次我下了決心，改乘三等車，結果，兩條腿不自主的把我這個身子拖到頭等車去。假使真的跑到三等車廂裏去，彷彿乘客們全在譏笑我，臉上火辣辣的發燒，便昂頭挺胸的往四面一看，嘴裏咕嚕着「嚇，這麼擠！還是上頭等車裏去罷！」照章，乘客不能越等；事實上，這只指頭等不能到三等，三等却能「越等」。當然，在賣票的眼睛裏，我準是一個「上等人」，開了門讓我「違章越等」。其實，跑到頭等，還是沒有坐位。然而，我的臉上火辣辣的發燒了，精神也抖擻起來了，十足的表現我是一個「上等人」啦。這是什麼緣故？我明白只是無形的「面子」那個東西在作祟。

我走到中西藥房門口，想起小棧的奶粉昨天已經吃完了，便化了五塊八毛八分買了一罐勒吐精代乳粉。路過南

貨鋪子又買了一塊錢的白糖。揀了一個大鐵罐和一個挺重的紙包上了電車——不用說，準是頭等。

車輪和軌道摩擦的聲音和我腦筋裏的思潮打成一片。

奶粉六塊錢（五塊八毛八分雜算），白糖一塊錢，房金十五塊錢，會錢八塊錢，老媽子五塊錢，人情份子四塊錢，午餐五塊錢，這兒已經去了四十四塊錢了。只剩下二十六塊錢，能過上一個月麼？少算點兒，每天化上一塊錢，一個月還得三十塊錢，不夠的從那兒……？討厭，別往下想了。每個月拿了薪水一算總是不夠，但每個月都過去了；沒有爲了沒有錢化仍是待在上個月裏面。

我的一件袂袍子已經不能穿，天氣漸漸的涼了，本打算這個月拿了薪水做一件新袂袍子，現在是不敢想像了。可是，妻的一件不知道叫做什麼綢（這個名兒妻知道，換句話說，那些奇怪的名兒也只有女人們記得着。）的旗袍却不能不做。因爲我明白女人是愛美的，虛榮心也很重；假使不做，爲了一件小小的旗袍而使愛情發生裂痕，不是『得不償失』麼？況且妻穿得漂亮又是我的面子啊。反正到年底有花紅，把幾件寒衣送進長生庫裏再說罷。

好，就這麼辦，只要面子上好看，還管他媽的什麼裏子，我這樣想了，心裏便痛快得多了。

心裏一痛快，便以得意的眼光開始在整個車廂裏掃了過去。最後轉到門口的當兒，覺得眼前忽然一亮：那是一對赤裸的雪白的小腿。我的視線停留在上面，正要賞鑒一番，突然賣票的嚷着『嵩山路。』我的目的地已經到了。我下車的時候，路過那個赤裸着雪白的小腿的摩登女人的面前，瞅了她一眼，我後悔了：假使我只看到她的赤裸的雪白的小腿，不知道她的臉蛋兒是什麼樣兒，那末，留下的印象該是多麼美麗。

我一直後悔到家。

三

錢這樣東西挺怪的：人沒有了它，垂頭喪氣；人有了，精神十足；人若是連做了乞丐也討不到一個小錢，就挨着抹脖子的份兒了；人若是日進斗金，不用說就作威作福了。一樣是一個人，却給錢這樣東西分成幾個階級。——大概一個人跟錢這樣東西是沒法兒講理的，它愛把一個人擱在那一個階級上就待在那一個階級上。你若說硬幹，你能跟錢鬧彊扭麼？除非你不在資本家手下吃飯，獨自個兒打天下才行。但是世界上那一件事兒少得了錢，你說？

今天發了薪水，便好像我是『衣錦榮歸』似的，滿面春風的到了家。錢全交給了妻。妻分派了一下說，不夠。

我還生氣。真的，像我這樣的丈夫難道是一個養活不了老婆的男人？笑話。瞧着罷，眼前不過沒有交運，嚇，交了運的話，汽車，洋房，吃油，穿綢，怕你還不會享福啦。

講起交運，我就想到王半仙的話。他說我二十七歲交運；交了運以後，從此一步登天，至少要交四十年的好運。今年二十六歲。現在九月，還有——我是二十世紀的摩登青年，講的是國歷，往後數，只有三個多月就得交運啦。我想：人一交了運，踏進好運的階段，大概和諸葛孔明一樣，坐在家裏，等到玄德那樣的人來三請；要不然，去求人，那是多麼丟人的事兒。苦也最多再苦三個多月——其實那兒能說苦，不過是沒有交運，錢不稱心是真的。像我這樣要交四十年好運的人會受苦麼？可笑極了，（公司老闆曾經說過，將來他要『借重』我。我很相信他的話。）

我想像做了資本家以後的快樂。

我愈想愈樂，便叫老媽子買了三兩五加皮，叫了一盆焦鹽排骨帶醋和一盆鷄骨醬，和妻兩個人對酌。

既醉且飽，同居的B問我可要打牌。我挺愛打牌。B一問了我，就沒有推辭。可是，我跟他說明：我們打牌為的是消遣，不是賭錢；要打，照舊是『一洋劃』。『一洋劃』？你們聽了準得心裏一跳。好傢伙，『一洋劃』還是

消遣，多麼大才算賭錢。別找急。不怕你們笑話，我打的『一洋劃』可和人家打的『一洋劃』不同。人家打的『一洋劃』：兩圈，么二洋碼。我打的『一洋劃』：八圈，么半銅子兒。這是我發明的。因為打『一洋劃』，『兩洋劃』，『五洋劃』，我以為全是強盜賭——等於搶錢。打八圈么二或么半洋碼，犯不着，假使要贏錢而打這麼大的牌，幹麼不上賭場去？打八圈么半銅子兒輸上四五塊錢並沒有什麼稀罕。只有一塊錢打八圈最好：第一，打的圈數多，第二，也是加一台花的么半銅子兒，第三，不會輸一塊零一個子兒。雖然有壞處：給一個人刮盡；這請放心，你想誰能第一副牌就和三百零十和呢？就是有人刮盡，那的確是偶然的事兒。但是我從來沒有贏過一次。反正是消遣，輸兩個錢有什麼關係，算啦。而且將來幹了大事，做了資本家，碰着幾位大人物或資本家請我打牌，在現在把打牌的藝術實地練習得出神入化，到將來贏他媽的十萬八萬，從前一塊兩塊輸出去的錢一古腦兒全贏了回來，難道不許我有這樣好的賭運麼？（可惜張宗昌給人揍死了！）

當夜打到一點鐘睡覺，只輸了半塊錢——他媽的，老B打了那張中風給我和一百四十四和，還得贏錢啦。

第二天是星期日。睡到十二點鐘起床。吃了中飯，和

妻去買衣料。買完了衣料，在金陵酒家吃點心，又去看影戲。一共化了十八塊錢。

做人應該吃，喝，穿，玩，才有做人的味兒。錢不夠化，有什麼怕的？傻子，去了才會來；不去，錢不是太多了麼？想開點兒罷：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要它們幹麼！兒孫自有兒孫福，剝削了窮人的錢而留給兒孫，講一句迷信的話，這是作孽錢。像我才是將來的偉人啦。

四

P是九月十四日結婚。在四五天以前，妻就對我說，到那天去吃喜酒，身上至少要帶二十塊錢；要不然，有人請她打牌，沒錢，那是多麼丟臉的事兒。我答應她十一日借二十塊錢薪水。

十一日是星期一。早晨到了公司，便寫了一張「借薪條」，等到十一點鐘送給老闆簽字。隨後翻了一翻當天的報紙，才開始辦公。

當十點五十分的時候，我正想站起身來去送「借薪條」，突然二樓的侍役來叫我，說是M經理有話跟我說。我帶了那張「借薪條」，跟着侍役到了二樓總管理處。（老闆，經理，副經理華英文秘書等等是在一間辦公室裏，名

叫總管理處。）

進了總管理處，X經理一見了我，還沒有等我把「借薪條」擱在老闆的桌上，便說：

「我和你到會客室裏去談。」

於是，我又跟了M經理到了會客室，坐下。

他的那個老是微笑着的臉是愈笑得連眼睛都眯成一條縫兒了，而說話的聲音也愈柔和了。我彷彿和一個異性在一塊兒談甜蜜的話。那樣微笑的臉和那樣柔和的聲音，已經麻醉了我的神經：我忘了他是一個陰險的人了。

「近來公司的買賣不什麼好，老闆恐怕將來維持不了，就不得已而緊縮你們那一部份，在上月底本來和××××兩部份一起裁掉；我跟老闆說，你們那一部份很有用處，最好不必裁掉。老闆當時就說，讓他考慮一下。考慮結果，還是裁掉。到本月底為止。遣散的時候，每人多發兩個月。」先生請你上別處去想想兒。」

一盆冷水，從頭頂上一直潑到我腳底下。我的心都冷得冰着了。

「沒有挽回的餘地了麼？」我控制不着我的聲帶，聲音直打顫。

「在我的意思原是不必裁掉。你們那一部份又有那麼

大的用處。可是，老闆，他準得裁……」他的音波變成萬分惋惜的調兒，臉上的笑容也抹去了，似乎很悲哀。他這種樣兒，不知道是給公司可惜，還是給我的失業悲哀。

「那末，我們五個人要一塊兒走了？」

「不。〇調到A部。G因為有許多事兒暫時不能辦完，還得過一兩個月。至於E和K，他們倆也不幸和先生I一塊兒……真是抱歉得很。」

「C調到X部？憑什麼？憑他是老……」我沒有往下說，大家好來好散，犯不着拉破了臉；只向他投過去一個有意義的微笑。

「這原是老闆的意思……」他有點兒窘。

「哦……哦！」

「如果我有權力，我是決不願意讓像T先生這樣的大才脫離了本公司。可是我的權力，T先生素來知道的，總得原諒我一點兒……」

M經理臉上的笑容又恢復了。我不願意聽見這樣的笑，向他說了一句「再會」，就回到辦公室，一張「借薪條」掛得粉碎。

不多一會兒，E和K也由侍役分別叫了去。回來的時候，全和我一樣，臉上罩着一層濃霜。

我們三個人互相交換了一個苦笑。

我們商量結果：既要走，幹麼要等到月底；別說沒有心事辦事，而且也是傻瓜了。推E去交涉，我們三天內辦完交代，十三日拿了錢就得走。M經理說，問過老闆，下午答覆。下午答覆來了：照我們的辦法。

我回去也沒對妻說，只告訴她錢得十三日有。

十三日下午五點鐘到了家，妻正在試穿裁縫送來的新衣服。妻穿了這件印着大洋錢似的銀白色小花的蔚藍色新衣服，是愈顯得美麗了。到了第二天去吃喜酒，也許新娘子還沒有妻美麗。我想妻準滿意了，嚇，多麼有面子啊。裁縫去了以後，我把一大捲——四十二張五塊錢的鈔票給了妻。妻見了這麼一大捲全是五塊錢的鈔票，她是樂極了，我默然的站在那兒。

「你那兒來的這麼許多錢？二百十塊錢？幹麼像傻子似的站在那兒發愁？別是偷來的罷？」妻拉着我的手說。

「這是養老金。」

「養老金？是什麼意思？」妻很透着奇的問。

「養老金都不懂麼？」

「哦，你丟了事兒了麼？」

「對啦。這一下，你可聰明了。」

「那末，我們不能再打牌，看影戲，上館子啦。」

「可不是麼？我正在這兒發愁。我們外表上還裝着沒有失業。如果，告訴了別人，我們以前跟人家說的老闆是怎樣的看得起我和將來還得「借重」我的話，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刮子麼？」

「這，怎麼了？怎麼了！」

妻一撒手扔了鈔票，穿着那件新衣服伏在桌上哭了。我拾起地上的鈔票，去拉起她的時候，袖子上已經濕了一大片。

那一大片濕的地方，在落日的餘輝裏，望過去好像一把斧子，和那大洋錢似的銀白花兒互相對照着。

現代小說家應有之態度

(Desmond O'Brien 原著)

鍾維相譯

在近年來許多討論小說和小說家的功用的文章裏面，常常都用到「哲學」這兩個字。單就這一個名詞本身的含糊一點上看，已能知道我們用它的危險了。它的意義，不是肯定的，用於幻想豐富的作家不同，對於一個哲學家的用意又是兩樣。它們中間的不同點，雖也是最基礎，而亦是很深奧不易明悉的，這個不同點，我們可以說，也就是等於布萊克(Blake)和羅塞耳(Bertrand Russell)間的不同點。又即是詩的真理——每一微粒的直覺了解——和哲學的真理——同邏輯演繹而用證據來證明的一種真理——間的不同點。它也更是濟慈(Keats)所說的「人生，與其說是思想，勿寧說是感覺的。」一句話中所指示的不同點。

一個作家所具備而需要的人生哲學；並不是一個哲學家的了解那個字的一種哲學，這種主要的不同點，應該是認清楚，必須要明白知道的。譬如說，依照「哲學」的現

代解釋上看來，布萊克的宇宙，決不是一個哲學上的宇宙；它，只是人生的一種「幻象」，所以，關於幻想豐富的作家的說法，也許用「幻象」來代替「哲學」這一個名詞的比較恰當些；因為，如其是你要一個幻想豐富的作家具備一種哲學的話，簡直是等於白講了。

對於這種說法，自然也有好幾種極罕有的例外，但是，就通常一般的而論，那種對於一個小說家或是任何幻想豐富的作家算是極平常的世界的幻象，即是，或者可以說，至少是他的哲學的基礎。布勞士(Broussé)這樣說過，「一個作家和一個藝術家的作風，並不和他們的技術上有關，而是和他們的幻象有密切的連鎖；」因此在這兒，我們必須留意的，作風，並不是一個作家所取用的材料中的不可思議的東西，而是他的幻想的一部，而是與他的悟性相配稱的一種特性。布勞士又這樣地繼續着說：「它是一種不能用性質上不同的直接的和直覺的方法（如在哲學中

所用的)來領悟的啓示,而是,我們看見這個世界中,有一種不同點,這個不同點,雖不是精巧,却能夠在每個人的性格的深處永久地存在着。』

確實的,所有那批很莊重嚴肅的人們,在某一個時期裏,一定會知道他們自己是和一些絕對不能作一個轉軌的和有力地主張一種回答的問題上成相對的狀態。關於這些問題,在他的態度裏,小說家是絕對和哲學家相反的。

說到小說家這一方面呢,當其這些問題發生了而待他分析的時候,對於真理的競爭,可說是主觀的而又充滿着痛苦。甚至於他的作品裏面,也會反映着,或者充滿着這種爭論和疑難,如像托爾斯泰(Tolstoy),托斯托夫斯基(Dostoiévsky)羅倫司(D. H. Lawrence),和喬斯(James Joyce)等。但當哲學家遇着這些問題的時候;他的考慮,不會憤激,而是很科學地,同時他自然而然地就相信起來的東西,爲其他的法則的統一起見,會被反對的。

對於我,那種方法是極不相同的。幻想豐富的作家,可以利用他的天知來在一分鐘的細小事情中直接經歷這世界,同時又可以從一部分中體會出全宇宙。哲學家則從全部的概念作起,從而以許多邏輯上所推論出的事實來證實

他。一個哲學家,能夠引證他的設想的真理,可是一個小說家則少能永久證實他的真理的歷程,因爲這是永遠附着他的作品而與他的作品同時並存的。

有許多經驗是不能直接用邏輯的名詞來解說,同時,當其小說家從他們所虛構的作品而改用智力的法則和哲學家的術語學來說明他們的直覺的能力的時候,他們的學識,就會失掉他們的價值了。哈代(Thomas Hardy)的「哲學」,豈是可能不用他自己的說法,而用另外的名詞來真實地表現的嗎?在「Toss of the D² Urthverjiles」的序言裏,他提說,一本小說,是「一種印象,不是一種辯論」。頂重要的,我們要注意到,當其他是忘却了他的智慧時,像在「Inde the Obscure」裏面一般,那末,他唯一的宇宙是一個預想,同時他的真理,也成了無用。

毫無用驚異地,就是幻想豐富的作家們的從他們的認識的天然園地的分化,通常都是從一種哲學觀點所得來的失敗。托爾斯泰所舉的例子,可以說是切當的了。我們可以想象到,在他的作品裏,這多量小說的創作者,關於神學和美術的任何問題上,都有着深刻思想的實質。但當他離開了這種幻想的範圍時,在當時的智識的光明上看來,他又立刻地常常走入錯誤。關於托爾斯泰,凱斯林(K

Knyserling) 這樣地寫過：「除開他的一首描寫法國大戰爭的敘事詩之外，我找不出一點比較更深刻的人類生活的表現來，但是我却知道托爾斯泰，以他個人而論，是缺乏哲學的奧妙。」這種說法，我們大多數都是同意的？因為現今的人們，對於兩性的關係上，是否都能夠承認托爾斯泰的意見（或者在讀到他的意見的時候，並不會有着衝動的感覺），或者全部的承認他的美學，還是一個疑問。

那種思想的統系，都是外形的。在最近智識的發達上，哲學已經是陳腐了，而且他們的一次光榮的發現，也到了被攻擊的形勢了。白耳生(Berenson)可以把他一己的意念生存着，克羅士(Cross)可以被人們不信任，但是幻想豐富的作家們的真理，只要有男女們讀他的作品，總會能夠得到的。

如果說小說家在他們畢生之中，不會得着一種能夠使哲學家滿意的哲理的話，這是可能的；他不能解決一個肯定的問題；他個人的生活可以藐視一切現成的社會規條和制度；但是他對於真理的幻想的，直覺的能力，却能夠不容置駁地存在着。濟慈說過：「像美一般，幻想所獲得的，必定是真理。」同時布勞士也說過：「唯有直覺的悟力，雖說它的成體很細微，它的形式很難確信，但它是真理

的規範。」

但是現在呢，在許多小說家之中，都是缺乏一種幻想的能力，同時我們也被一些冗長而下流的小史所欺騙了，這些小史，很快地，像大黃一般地容易產生出來，也曾有點兒幻想的元氣；有着極端豐富的故事，而無一點人生的光彩；只有一些真實得幾乎不能稱為藝術的小說。

現在，如果我們反對一個小說家應該是一個哲學家的說法的話，那末，我們對他，又有什麼樣地希求呢？我們需要詩人的悟性；這種悟性，要它在一個單純的幻想的直覺之中超勝於皮毛，而又領會和包含着人生的全部；要對於男女有深刻的認識，這種認識，要不是根基於心理學和心理分析學的一知半解，而要它根基於對一個作家是本能的直覺的辯識力；一個個人價值的權衡；（這是他的幻想的推論）用文字來表現任何經歷的重要的一種能力。小說家的選題和主人翁的選擇，他的悟性和他的手術都會組成他的哲學。

這就是小說家的問題之所由來。依照某個主腳的重要，依照某一幕的結局，依照他的有意或無意地去取的事情上看，他的判斷，已經是表明了。但這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批評。

柴霍夫 (Tchekov) 在這一點上，他曾經這樣地寫過。「你們是正確的，」他在的一封信裏說：「在你們需要一個文學家對於他的作品上必須具備一種智力的姿態，但是你們已經使這兩件事情弄紊亂了：「解決一個問題」和「正確地述說一個問題。」惟有二者才是文學家所必需的條件。在「Anna Karenina」和「Eugene Onegin」裏面，並沒有解決一個細小的問題，但是這兩部作品，都能夠使你萬分地滿意者，正因為在那裏面，所有的問題，都是正確地述說出來。」

至於一本小說裏的角色都是虛構的人物的事實，已經是被這位作者阻止着評斷了；因為他一定會評斷這些角色，他們的憂愁，在他們所處的整個環境上說來，一定會很輕易地得着原宥於現實生活內——這種環境，這小說家為其他的小說起見，已經是抑制着不讓它幻想了。

也許可以這樣想，說是這種意見，除對於小說家而外，還比較更適用於高級的幻想作家們。可又不定是這樣的。小說是一種表現日常生活的自然方法，不像小說家的寫作，要從幻想的幻象最深處出發。也並沒有更高的階級，因為他已經是詩人的一級了。也有些人說，在攝影的片子裏面，小說家有一個敵人。這種競爭，唯一的只在演藝

的程度上也會得到很好的結果。有什麼法子能夠很適合地把「War and Peace」，「The brothers Karamazov」，或者「The Rainbow」表演出來嗎？這種企圖自然可以有（可能有一個胆大的公司去排演「The Travel Diary of a Philosopher」出來嗎？）不過他們終歸會失敗的。要用簡單幾個字把人們的靈魂赤裸裸地表演出來，要捉住一個無生命的東西的精靈而使之有生命，要說明人們對於他所生長的宇宙的一切關係，要暴露人們的能夠認識與世界交接間的許多可能性，要向人們啓迪他所遺傳着的最美麗的東西——這些才是現代小說家的責任。但是，在許許多多天才們的大作品裏面，可能找出一些具備着這種特點的嗎！

本文譯自本年四月號的「American Bookman」

中華周報第九十九號目錄

時評三則	志堅等
產業後進國的三條路線	林希謙
農業與工業那一件更要緊	曾克熙
太陽的運命	曹松
忠告與誤會	重慶
世界政情漫畫選輯	重慶
短聞隨錄	芳
隨感錄	任
如此柏林	重慶
定價國內一元五角國外四元	本國內特價一
社址上海香港路四號	

東 大 營

陸 丹 林

「你是怎麼啦？慌裏慌張的，差一點兒把咱們娘兒兩明日的糧草都潑啦！」老太婆一面收拾著炕上的野草和高梁皮這類的東西，一面在抱怨。

「可不是？媽！我今天真急啦，張三爺抹了我一鼻子的灰，一個大錢也沒有給，我哼了一聲，他就「刮嘴」打了我一個嘴巴子，我上了火，要和他拼命，可巧他的手下人上來，把我推推搡搡推出門外來了，媽！這張三爺跟我到底有什麼仇？」年青人說着，揩眼淚。

「小五子呀！你還不知道嗎？昨兒隔壁王大媽告訴我，張三爺他投了東洋鬼子啦，趕緊這麼利害，有了仗腰子的可了不得，你還想虎子頭上捉蟲子嗎？借不著，咱們又有什麼法子？該死該餓，這都是命怨不得別人的，媽這裏給你留著一個蕎麥餅子，是王大媽給的，還有點兒熱呼呼的快吃了吧！」母親嘮嘮叨叨的說着，從炕洞摸出一個灰黑色的餅子來遞給兒子。

兒子接著，一把塞在嘴裏，狼吞虎咽地吃了。也不辨味道，也不說一句話，他的心像是被另一種東西牽住使他不能夠再分出工夫來想別的事情了。只是呆呆地坐著出神。這時候，他的母親正在忙著切野菜，和高梁皮做飯吃，倒也不去理會他。

「媽呀！我當兵去！」小五子突然地說出這一句話來，母親吃了一驚，手裏的破碗落在地上打得粉碎了。

母親彎下腰去拾碎碗片的時候，兒子望著她的背影，他發現她蓬在頭上的短髮已經全白了，她的背更加彎曲，像一張弓似的；那肩膀骨，失得竟像兩把刀的背，在破布衫裏一聳一聳地顫動著，他嘆一口氣，把視線移到別處。母親直起腰來，怔怔地看著自己的兒子，過了一會，方顫抖著說：

「小五子呀：你要走，等我斷了這口氣……」她說到這裏，便劇烈地咳起來，接不下去。於是一手扶在炕沿

上搖著頭喘氣，慢慢地拉起圍裙來揩拭眼淚。「偏偏不斷這……口：氣……」她竭力補足了她所要說的話，於是張著她的絕望的眼睛，望著她兒子的臉，似乎在等待他的答復。不，不如說等待他的饒恕。

母親的咳嗽打落了兒子的意念，他的腦筋裏只記得母親的可憐的眼睛，東洋鬼子和張三爺的影子暫時都失掉了他們的踪跡。

「媽，我是說著玩的，我討飯也得養活了媽，媽不要著急啊！」

「這麼說，我才放了心。倒不是做娘的怕餓死，你不知道做娘的心，是舍不得眼看著自己的孩子去送死啊！」正說著，只見一個人走進來，臉上的氣色很是慌張，母親望著她問道：

「外面有什麼事嗎？王大媽，」

「剛才虎兒的爸回來說：東洋鬼子進城了，佔了王府，是人都殺，聽說這兒也得事，要掘壕溝，年青兒的男人就得押去掘壕，等挖成了，就把他們殺了祭壕呢！因此他爸爸都要躲；你們小五子也得避避才好。」

「×大帥爲什麼不打呀？」小五子問，在勒著臂膊。

「早坐上汽車跑了，聽說還得了好幾百萬呢！」王大

媽湊過來低低地說，彷彿×大帥就在外面聽見似的。

「他媽的，自己享福，只苦了咱們，好；總有一天咱們幹了他。」小五子磨拳擦掌地說。王大媽在一旁點頭，表示贊成。惟有母親直立的立在地上，也不作聲，也不坐下，她是被她們的話嚇楞了。

「你老人家也不用害怕，不過是這麼說。那兒就到這分兒呢！小心點兒總好，要有風聲走一下，才是正經。」王大媽勸慰似地解釋說了幾句，立起身來就要走，却被母親一把拉住道：

「大媽走不得，我這孩子就算交給大媽和大伯了，大伯要躲就求你帶挈他一塊兒找個地方躲一下，將來有了活路，總不忘你老人家的恩德；我死了也好去見他的父親……」母親說著，眼淚就像枯井裏的水似的，斷斷續續從她的乾癟了的眼潭裏流到臉上來。

王大媽看著也覺傷心，眼睛裏也有了水漬，拉起衣角去拭眼淚。

「不，我得回去，他爸爸有事，回頭我再來吧！」王大媽說著，扯脫了被母親拉住的衣裙，便匆匆地走了。

這裏剩下他們母子二人，互相呆看了一陣，忽然醒悟過來似的，兒子急急去竹箱中拿了幾件比較完整的衣服，

打成一個包裹，又把一口沙鍋和筷碗之類塞進一只空了的乾糧袋裏，暗暗地在腰帶上插一把解腕尖刀，收拾完畢，便來安慰那個失了神的母親道：

「媽，我扶着你走，咱們就是討飯，總也可以活出命來。」

「呀喲！我的兒！」母親驚醒似的哭起來道：「我老了，死又算得什麼，你年青青兒的，只顧逃命不要管我：」正說著，「轟隆隆」一陣砲聲，打斷了他們的談話。

「可了不得，打到咱們這邊來了，趕緊走！」小五子背起乾糧袋就要來扶他的母親，母親還在爭執不肯走的時，砲聲越轟越緊，而且也越近了，小五子著急，不由母親不肯，一把駝起往外就走。

走到街上，只見逃難的人不知多多少少，喚兒的，呼娘的，哭著，喊著，亂亂吵吵不知要往那裏去才好。只聽母親喊道：

「王大媽你上那兒去？」

小五子抬頭一看，只見王大氣昂昂地在前邊走著，他的女人低了頭，跟在後面，彷彿是在哭泣，孩子穿著破鞋塌塌拉拉地跟著。

王大媽回轉頭見是熟人，越發哭起來。眼淚鼻涕地說

：「他撇下我們娘兒倆不管，自己硬着腸子要投義勇軍去，怎麼勸也勸不住，有什麼法子，送他一步是一步，知道娘兒們還有沒有見面的時候兒，你老人家說，咱們到底是前世作下了什麼孽，遭得這樣的年頭兒。」

「什麼年頭兒不年頭兒，打完了東洋鬼子，咱們才有飯吃哪！」王大旋轉頭來喊道：「有義氣的弟兄們跟我去替咱們中國人報仇！」他舉起了鐵一般的拳頭來一揮，人叢中就有十幾個青年人走上來說，願意跟他一路去，他們中間不知又說了幾句什麼，只聽得「東大營」這樣的一句，一行人便浩浩蕩蕩奔向東北角去了。

小五子立著，看得出了神，他只見王大的碩長的背影越走越遠，似乎越遠越大起來，大的快要碰著天了，就是他那四方臉，揮著拳頭說話的神氣，也像永永留在他的眼睛前面，怎樣也拂拭不去的咧！

可是環境不許小五子再逗留，在這種出神的境界裏邊了，只見東北角上一大隊人如飛而來，直奔小五子他們這一面，嚇得大家「呀」的一聲，藏躲不及，有的伏在路邊的草堆裏，也有藏在大樹的背後的，等到近前一看，原來也是些逃難的百姓。小五子他們方走出來，認得這一羣人正是鄰村的，方放了心，只聽得那一夥人們氣急敗壞的說

道：

「張三爺帶了東洋鬼子來殺我們了啊！」

於是兩羣人併作一羣，像趕昏了的鴨子似的，蹣跚地奔跑著，一路上但見燒壞了的房屋，到處是瓦礫和磚塊。路邊躺著一個死屍，身上中了三刀，一條臂膊已經沒有了。看樣子是義勇軍，可見昨天東洋鬼子就在這裏殺過人的。

又走了一陣，大家走得乏了，看見路旁有一株大樹，正想坐下來歇息，小五子喊道：

「你們大家看呀！這是什麼？」

大家依着他手指的地方看去，只見大樹上高高掛著三個人的頭，血和頭髮糊在一起，樣子好不可怕。

小五子咬牙道：

「我不殺鬼子就不是人！」

話未說完，人堆裏一個女人撲上來道：

「哎喲！我的兒，你死的好苦呀！……」哭著就在樹上撞頭。

衆人一邊解勸，一邊咬牙，年青的人氣起來道：「東洋鬼子這樣害我們，我們非跟他拚不可！拚死一個算一個，反正不拚也得死！」有年紀的人却說：「要報仇也得想

法呀！光說空話就行嗎？咱們先離了這兒再說吧！」於是急攘攘拉着那女人離開這地方又往前走。

聽得炮聲漸漸遠了，大家略略放了心，坐在路邊上拿出一些不能稱爲食物的食物來吃着充飢，那一夥後來加入的難民開始和他們談起天來，內中一個被稱爲阿狗叔的中年人這樣說：

「昨天下午，張三爺來說：『你們若肯順了東洋人，一天準有一塊錢得，做的事也不難，就是拆橋，下毒藥，害義勇軍，』我一聽，氣往上沖，當時就罵了幾句，我說：『咱們都是中國人，爲什麼要替東洋人當奴才害自己？要做亡國奴的請便！犯不上來拉我們。』他就冷笑著走了，隨後他又來說，『到底降不降？』我回答：『死也不降！』他一出去，馬上我們的村子給東洋人團團圍住了，機關鎗呼呼地響著，我們一村人也有傢伙，就和他們拚命，混打一陣，好容易從死路上才逃了出來。」

「東洋鬼子要沒有漢奸也壞不到這樣！」一個人嘆息地說。

大家無言地點著頭。

「拚！咱們兩個拚他一個，也比死好一點。」許多人的聲音亂吵吵的說。

「聽，鐵甲車聲音！」不知誰這樣喊了這一句。

「隆隆隆」便有一輛烏龜式的鐵甲車的影子出現在對面的大路上，近了，頭上坐着的正是張三爺，在指點這羣難民給東洋兵看。

嗚嗚嗚機關鎗響了，難民們一下子倒下了好幾個。女人小孩哭喊著四處奔逃，男人們衝上去想奪機關鎗，被打死了一半。

小五子扶著母親正想躲入個破墳裏面，一粒子彈飛來，母親中了鎗了，她痛得只在地上打滾，鮮血流滿了一身，把白髮都染紅了。

小五子也顧不得自己，沒命的想去扶起母親來，被母親推開，她上氣不接下氣的說：

「我：我死了：你快去打仗：啊……東洋鬼子……痛……」後來母親的聲音漸漸低下去，忽然慘叫了一聲之後，便斷了氣了。

小五子也來不及哭泣，忙忙找了一個有窟窿的坟洞挖開一點安放了母親的尸首，前面的彈還在射過來，地上的死屍已經堆得滿坑滿谷了；有的還在呻吟著，鮮血漬透了砂土。小五子看看這種慘象，心都快要裂了，他猛想起自

己在此也有被殺的危險，不如離開這裏再找報仇的方法，於是拔起腳來就跑，走了一陣子，忽聽後邊有人追來，回頭一看，正是張三爺，小五子一見怒從心起，便把身子就地一滾，子彈從他頭上飛了過去，張三爺再要放第二鎗的時候，他的髀膊已經被小五子扳住，張三爺發狠把鎗一扔，小五子沒方鬆到，兩個人空手打了一陣，小五子拿出身上的尖刀把張三爺兜心就是一刀，那惡人嚎了一聲便倒在地上，小五子怕他不死，又在他身上戳了幾下，咬牙道：「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啊！」只見他白瞪兩眼，死了還是那樣兇狠的，小五子怕鐵甲車再來，不敢耽擱，便站起身來向前走，一口氣走了二三十里路，鐵甲車的影子已經看不見了，方停住腳抹一下頭上的汗。心想仇是報了，如今孤身一人得往那裏去好；他思索了一回子，忽然一蹶脚道：

「東大營，哈哈，東大營，當義勇軍去，只怕王大伯還在那邊哩！」他自言自語地說着，就拉開腳步向東邊走去。他昂然迎著狂風和沙土前進，就像已經到了戰場似的。



榮歸

子蘊

不論在身心的各方面都覺得疲倦了，我渴慕着一個片刻的休息。在外面這麼伶仃孤若地漂泊了六七年，沒有光也沒有愛，所碰到的除了冷酸幸而外便沒有什麼足以稱道的了。家裏三番四次地寫信來，叫我抽暇到闊別了這麼

長久的故鄉走走，於是那種溫柔 and 愛的引誘終於繫住了我底靈魂，我在一個長期的打算中，決定了在暑假歸家一行的計劃，想藉以養息養息自己的身心。

可是一到暑假，事情却有點得難，身邊僅存的幾個錢是早已花光了，學校方面又正在經濟恐慌之中，薪水是一文也領不到。故鄉又是那麼偏僻，雖說近來交通已經漸漸趨便利了，然而至少至少，也非二十幾圓不夠回去，眼見得這長期的計劃又將被打破了。所幸天氣正當炎熱之際，秋冬的衣物可不必，所以便在八方找錢絕望的時候，終於當去了所有的衣物，算是籌足了二十餘元的路費。

一入家門，左右隣舍擁滿了一屋來看我，我知道，他

們是把我當成財神看待的。若不是我隨身帶的只是一個小的皮箱和一本舖蓋，他們甚至會懷疑我已給他們帶回了大批的禮物了的。

無數的眼睛死死地釘着我，我是懂得這個釘的意義的。姪子們成隊地包圍着我，雖也不免有點親密的表示，然而，我也懂得那包圍的副意義。母親叫我到她底房中，探聽我有否帶錢回家來，等知道我依然是兩手空空的時候，她便馬上從她底私蓄中抽出百元給我零用，實際上她不過是暗示我拿這些錢送送親戚，分分小孩罷了。

這意義我是懂得的。其實我也並不吝惜這些小錢；如果我真是有錢的話，當然不用母親暗示，這種照例的費用，我也自知拿出。而今既有母親的接濟，雖然仍不免覺得到如今還要拿母親底錢用的事情而慚愧，然而我終歸是願意這麼着的。

一百塊錢不到兩天便花光了。孩子們每人只夠分一塊

錢，真是粥少僧多，覺得太不成樣。好在鄉間的孩童，慾望並不怎樣奢，就是一塊錢他們也覺得很滿意了。

僅只休息一天的光景，父親開來了一張很長的名單

，是叫我挨家挨戶去拜望的。長輩的親族不用說，就連他底朋友，不管我認識與否，只要是他所要好的，都要我去一一拜望。這件事，可真把我困住了：想著自己是回家休息休息的，結果反惹出了這麼多麻煩。自己又有點翻悔這次歸來未免是多事。而且我生平最怕的便是拜客，尤其是那般一面文縐縐，一面又在骨碌骨碌地打量你的客更不願拜；加以自己這次回來又是這麼窮酸，所以許多地方也實在不想見他們。可恨的是自己身上又已經掛上了一塊文縐縐的招牌，父親底盛意，也覺得不忍拂逆！所以這一關自己老感覺確乎是在受罪，雖然當著父親面前我還是表現着十分喜悅的樣子。

記得離開家鄉的時候，早熟的我，在生理上雖已將就長成，然在年齡與性情上，當然還是一個孩子，這與五六年後的現在的我比較起來，當然有了絕大的不同，可是我却非常討厭人家提到這句話，「呀呀，幾年不見，竟這麼長成了？」然而這句話却偏是我表示厭聽的老太太們所最愛說的。

還有一句使我最厭聽的話，那便是「你到弄得蠻好，現在可說是名利雙收了！」他媽的，這真叫我難受，我不曉得我底名在那兒？利在那兒？這次若不把冬衣統統當完，自己還不能夠回來；回來時，若不是母親底一百元，那些釘着我的眼珠子，包圍着我的手，還不曉得該如何處置？論名吧，一個比計飯還可憐的中學教師，若不是爲了沒飯吃，這鬼工作我真不肯幹，然而他們却說我是名利雙收了，這句話你想叫我難受不難受！

如果不重在父親底面子，如果要依照我底性子，最好還是臭罵他們一頓。可是，最苦的是自己不能夠罵，反而要涎着臉裝笑着答道：「豈敢！豈敢！我在外邊也只是混飯吃而已。」彷彿自己真已名利雙收了似的。

氣不過了的時候，總喜歡和二姐談到這些事。然而，二姐也說：「你現在總算是好了。」這真氣壞了我底肚子，我找不到一個同情我的人。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這拜客的工作總算完成了，但要靠父親不要偶然記起了某一個人，記起了便要我去，甚至連幾個我們平常不屑與往來的人也在父親的令下而過去了，真覺得異常晦氣！

以這樣差不多忙了一個星期，我以爲父親乃知書識禮

的人，這種應酬也許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一天晚上，因為被蚊子鬧得厲害，在床上睡了一會後，又獨個兒起身，偷偷地到天井裏去乘涼；這時大廳已有十二點鐘了，月朗星稀，空氣靜如死水，人們都已入了夢鄉，誰也不知道我一個人在天井裏獨坐，那種心境當然是夠尋味的。

這時，我正坐在父母親房間底窗下，老來少睡的雙親還在講着輕微的話。我用心想聽，但是聽不清楚，聲音實在輕得可以。最後，似乎聽出了這麼一句：

「這次我總很滿意了。」——是父親的聲音。

母親說的什麼却聽不出，更輕更輕。

「老實說，誰希罕一個作營長的兒子，刮小百姓的地皮，真是缺德，還不如我們底……」——仍是父親底聲音。

以後還講了很久，間或也聽得出那麼一句兩句，然而終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第二天，我和二姐談話的時候，便將這些不連續的話偷偷地問二姐，問她可知道此中究竟。從二姐口中，才知道父親對於我這次歸來表示非常滿意。因為滿姑底大兒子去年在外面作了營長回來，在家住了一個星期，連我家都沒有來拜望一下，引起父親非常之氣，所以才叫我去遍訪

諸親友，以表示我底禮節，在父親底意思，還是要諸親友們知道知道我。

至此，我才恍然大悟，父親叫我出外拜客，並不完全是出乎好禮之心，一半是想借我在人前誇耀誇耀，另一半則是對滿姑作一番報復。只是，父親呵，你底兒子可太不爭你底氣了。他既不足以誇耀，也不是足以報復的人呀！而且，我就是夠你誇耀，夠你報復，那於你，於我，於家庭，於國家社會又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看不慣家鄉那種勢利眼，也因為忍不住良心的鞭打，本是準備在家頓一個時期的，到頭來我在家住不到一個月便出來了。母親噴着淚問我：「難道家裏竟這麼使你頓不住嗎？你在外面又有什麼好呢？」我對她却只有一瞥的苦笑。雖然我想哭的成分也許比母親還要多，然而，我却只好以苦笑來代替了。母親呵，我又何嘗不知道外面並不比家裏好呢？但是我底心情已經不同於家鄉人底心情，我與他們已經隔了一個世紀，這一世紀的隔離，在驅使着我離開家庭，策動我寧可出外受苦，不願在家裏享受那種令人窒息的清福呵！

在似乎是惜別的氛围裏，我糊裏糊塗地跑到了汽車站。一直到汽車的喇叭聲把我驚覺的時候，我才記起了我又登上了征途。——這身心的疲倦仍將繼續着，我想取到的休息沒有取到，取到的却是對故鄉的畏懼。

我想：何時才能夠從這畏懼中解脫出來，使我肯重履故鄉呢？可是我無從回答。

修堤

潘詠流

秋又快過去了。

瑟瑟的秋風，吹在每個人的身上，確實有點受不住，門外樹枝上的黃葉，一片一片的掉落，那快要光禿的樹枝在抖顫，人身上的衣服，也由夾而棉了，過去那綠色的田野，現在通變成了灰青色的大地，只有前面那塊小小的園地，還保存一片行將憔悴的綠色。

水生家裏的一羣小豬，養了剛七八天，因為沒有充足的食物給牠吃飽，成天總是唔唧唔唧的；到處找東西吃，水生就怕那老母豬會闖進園裏去扯菜，因此她一有空的時候，就坐在門邊守望，手裏却一面修補冬天要穿的棉衣。

這天下午，淡黃色的陽光，敵不過黯澹的秋雲，西北風似乎比往日更要括得大點，水生嫂依舊坐在原處，眼睛望着前面，可是手裏卻沒有那般有心有計的做着事，只是不斷地向那遠遠的東邊村口處瞭望，六七歲的三賤，好似是剩下一層皮的猴子精，獨自蹲在樹底下，拾起一片一片

的黃葉，在玩着，有時還塞進口裏去咀嚼。

天漸漸地快黑暗下去，有幾家屋脊上，冒出了一縷一縷的炊烟，樹底下的三賤，這時好似受了什麼驅使般的，很快的跑到媽媽身邊來，吵着要飯吃，這時水生嫂更急得發燥，照例，每天城裏來的船，這時應該早已攔了岸，為什麼今天大賤的爸爸還沒有回來？焦急得使她不能再安心地坐在那裏，她一邊站起身望前走了幾步，口裏却招呼三賤說：

「三子！你去看前面那個黑影，是不是你爸爸回來了，他會帶米來給你燒飯吃哩！」

三賤聽說有飯吃，又鼓起了他興趣，一口氣的向前面跳躍着的跑去。

黑暗的夜晚漸漸地展開，籠罩了整個的大地，水生嫂朦朧的眼中，似乎望見前面有一團模糊的黑影，漸走漸近，的確是回來了，三賤口裏喊着媽，一面還是牽着爸爸的

手望屋裏走，水生嫂也跟了進去，在灶頭上摸到一盒火柴，嘶的一聲，隨即燃上了一盞綠豆般大的菜油燈，一面口裏却急促的問着：

「大賤的爸爸！借到沒有？」

「借是沒借到，不過三婆說還要俟幾天再看。」水生黃色的面孔上，被這殘秋的晚風一吹，更顯得蒼白了許多，坐在門邊的板凳上，不停的喘着氣，口裏却是這般慢吞吞的回答着。

「那這幾天又怎樣得了呢？你看欄內的小豬，下午餓得叫也不能叫了，老母豬也躺着不能動彈，小豬是不能光吃野菜的，皮糠前幾天就吃完了。」水生嫂對這幾隻比她生命還要寶貴的小豬，心中確是十分焦急的說着。隨即扭身坐在燒火的矮凳上，斜着身子望丈夫。

三賤這時默默的站在爸爸的面前，睜着一雙飢餓的眼睛，不住的在爸爸媽媽的面孔上注視着，好似在這種光景之下，不敢開口吵飯吃，水生這時只是望着那盞盞火般的燈光，呆呆地出神，空氣是這樣的寂靜，門外的西北風，似乎更起勁的在呼號，忽然水生很關心的轉過頭來，向妻問着：

「小豬還剩下幾隻？」

水生嫂這時眼睛正對着那一團漆黑的灶口，在那裏打算到底怎樣活下去，所以她是完全沒有聽清丈夫對自己的問話，因此那句微弱的聲音過後，屋子裏仍然是靜寂的。忽然後門豬欄邊閃進了兩個黑影，大概也是像二十左右的兩個青年，進來看見這種情形，他們也默默不言的，一個坐在水缸上，一個却推着門站着。

「爹！三婆的錢，借來沒有？」性急的大賤，却耐不了這種沉悶的空氣，手一邊敲着缸，口裏一邊問着。

「唔，借到，等借到手的時候，我們全家都要死光呢。」好久沒有說話的水生嫂，氣憤的接着說。

「早晨隔壁的禾頭，對花郎叔說明年再不要租田種了，一年忙到頭，等穀一收好的時候，自己倒落得餓肚皮。

」二賤自己不加可否的說着，眼睛却注射在爸爸和媽媽的面孔上，好似是試探他們的意思。

「實在的，今天我到徐家那邊山上去打柴，沿路上他們都在談着；說而今自己做莊稼的，都沒有飯吃，屋後的阿富哥，昨天背地裏告訴我：北鄉的人，餓得連青草都吃光了，前幾天他們聚了許多人，搶了幾家財主家裏的穀倉，所以這兩天就平靜了點。」大賤似乎是被老弟的話提醒了，趕緊這樣補着說。

水生嫂聽到這裏，好像憶起一件什麼事情般的，不錯，昨天傍晚到河邊上去洗衣服，看見停着幾號大船，大家都說是表公公家裏裝穀到城裏去賣的。

「是實在的嗎？」二賤帶着好奇心的追問着。

「不是實在的，表公公家裏的幾百存穀，今天早上都通通裝到城裏去賣，阿富還說要是早晚他要裝進城去，我們沒有早聚齊些人，照北鄉的樣，把他的也一古腦兒搶光，大家去分，在這年頭，還講得上什麼道理，照說那也是我們這班幫他種田人的血汗。」大賤是這樣莊嚴而認真的說着。

素來以老誠持身的水生哥，聽着兒子們說這些不安守本分的話，眉頭早已緊緊地繃着，心裏却在暗暗地想着，怪不得近年來，這樣接二連三的天災人禍，實在是因爲人心太壞，這時他實在忍不住了，想要好好地教訓他們一頓。

「唔！你們年輕人，却不要學這樣壞事，我們幾代忠厚傳家，窮點不要緊，只要安守本分，天都會照應的。」

「什麼忠厚不忠厚，而今要講忠厚，就先坐那裏去等着餓死，你看一班先生們，他們收不到穀，會要我們的命，這樣也叫忠厚嗎？他們反而好好的，有吃有穿！這樣子

的天，也是不公平的……。」大賤好似很氣憤的，口裏一吞一吐，不大清楚的訴說。

「唔！不許多說！」水生哥他認爲這是無業流氓的行爲，因爲目前生活太緊迫，使他沒有那多閒心情來糾正他們，所以他只不許他們多說而已，心裏還是在不斷的盤算着，一家幾口怎樣活命下去，三婆家裏的田，種了幾年，雖是沒有少她一粒穀，可是一要想向她借貸，還沒有等他說出口，她就是一大串訴苦和教訓的話來了，使人不敢再開口，有時利錢沒有按時送去，那老太婆的脾氣，就要大發一頓，不消說水生又少不了站在面前，唯唯領受那狗血噴頭的大罵。照理她又是長一輩，而且又借了她的錢，所以水生每次都是唯唯聽命的忍受，這樣的還算是好。今年雖是被水淹掉了些稻，可是高地方收穫到的，都粒粒的送上了她的門，所以這次水生哥和水生嫂，商量了兩晚，才决定了；似乎也有幾分把握的去向她借，不料她給他的答覆，却是這樣的糯米釘子，可是在榜的地方，更是沒法可想了。

水生哥想到這裏，眉頭更加繃緊了；二賤剛才說的「而今作莊稼的人，一年忙到頭，却落得自己餓肚皮，」這幾句話又鑽進了他的耳鼓中，心裏更加倍的焦急和煩燥，

一隻粗大的手，却無目的撫摸着站在身邊三賤的頭，忽地裏他好似有一種意外幸運的事情，降臨到他的頭上，充滿了愉快的聲音對着妻說：

「啊！不錯，大賤的娘，今天三婆對我說，快要修堤了。」

「是真的，表光公公家裏的長工阿張，昨天早上告訴我，再過兩天，就要開工，還是表光公公的董事長哩！前幾天徐家的爾立先生，和魏朝榮還有好些人，都在觀音堂開會議事，款子是早已發下了，放在表光公公家裏。」手裏端着一碗冷水的大賤，將要望口裏送，一邊却這般搶着說。

「要是真的，你們父子三個人，都可以去築圩，我們一家幾口，眼前也不愁活命不下去，若真是表光公公的董事長，那就……」水生嫂聽說要修堤，心裏却確是覺得有一線希望，可是一聽說是表光公公的董事長，腦海中又不覺湧現了一陣黑暗的影子。會記得前幾天，到他家裏去借幾斗白糖，想把這幾隻小豬養大，一月以後，至少也可賣三四塊錢一隻，那末這八隻小豬，也就有一筆很大的款子收入，並且說了等賣了豬，還他幾斗米，救苦救難的苦薩都叫靈了，他却坐在太師椅上，裝做沒聽見，最後他還張

着威風凜凜的面孔，把那些向他借錢的人，痛罵了一頓，說而今的人都死絕了天良，借了錢却延遲着不肯還，他情願多養幾隻豬，都不放債了，豬到了時候，還可獲得很多的利息。那天站了大半天，只得到他這樣幾句話。而今豬已經餓死了五隻，那三隻已只有一絲的氣在喘着，要是大點的話，一家幾口到可以吃頓飽，這樣，除了血只有一層皮。所以現在她只要一提起表光公公幾個字，就好像看見了他那副猙獰可怕的面孔。

這時那綠豆般的燈光，也因燒乾了油，騰然地息滅了，四周都陷入黑暗中。他們一家人，都深深地歎了一口氣，只有餓着肚皮等那開工的日子來到。

第四天的早上，灰白色的晨光，剛射到大地時候，水生就爬起了身，用一隻枯黃而粗大的手，擦了擦酸癢的眼睛，這時水生嫂也趕緊把兩個兒子喊醒了。於是父子三人急忙擔起了挑箕，趕快的向東邊堤圩上走去，沿路堤埂上，早已有各村做工的人，絡繹不絕的走着，屋前的福慶也擔着担，口裏吱吱哇哇的唱着，在後面趕上了大賤的一夥，他們趕到的時候，那裏就有不少的人，唉喲！唉喲的開手担着土，東邊魏家村的朝榮，和水生家裏的老弟水生

還有徐家的徐先生，都站在前面一塊高高的土墩上，擡手對腳的指揮着，這時水生哥的一夥，也就擠到前面去領籌子，趕快地的動着手。

陽光已到正午了，他們啊啊啊啊的聲浪，還是不絕的呼着，黃豆般的汗珠，不斷地在他們額頭上滾出，水生哥他們連午飯都不會回去吃，只在樹影下呼了一口氣，解解小便，又在動手担着，尤其是大賤今天特別地起勁。

時間快到傍晚了，前面的堤埂，已填平了一大段，他們都一齊停了手，大家都眼巴巴的，手裏拿着籌子，等發工錢，有的吸着烟，有的却放下担子在休息。

這時魏朝榮他們，依舊又站在那個高高的土墩上，四周的人，却一層一層緊緊地圍着，口裏喊着快發工錢，魏朝榮這時很得意的，擺出十足的神氣，提高着嗓子，和大家說，好似他是在演說般的。

「諸位：官廳裏的款子，還未發下，等幾天一道發給你們，希望你們大家努力把堤修結實，到明年就不怕有水災，於你們自己也是有益處的。」

這時大家心中的指望，却被這幾句話澆冷，大家也只默默地走散。

這樣一連四五天，都沒有一個錢發給他們，有的只暗

暗咒着，有的却大聲嚷着要發饒明天才開工，這時魏朝榮與高彩烈，好似又要爬上去演說的樣子。

站在頂前排的禾頭，露出不屑的眼光，向地上吐了一口痰，一面轉過來對後面的人說：

「你看那狗屎生的東西，還擺出十足的大賤，老子不是今天太累了，就要拖他下來，嘗嘗味道。」

「實在的，不打那個忘八，他不知道利害，我們一天辛辛苦到晚，做了幾天，還一個不發給我們，我早聽說款子發了下來，放在表光公公家裏，他是故意不發給我們，若是明天真是再不發，就要請他嘗嘗老子的拳頭。」大賤一邊說着，一邊又把剛穿的衣袖，擦了起來，好似就要趕上打一般，一雙圓大的眼睛，完全突出了，那裏面好似冒着火。

「魏朝榮你也講講道理看，老子們不能餓着肚子做工。」阿富這時暴燥的幾乎跳了起來，用手指着朝榮氣憤的說着。

「不要吵，你們往日不修堤，也要活命，把堤修好了，於你們自己也有益處，錢再過幾天總會發給你們。」魏朝榮毫不在乎般的，慢慢的說着。

「呸！老子不修堤，可以尋別的買賣做，」人叢中的

二賤這樣接着說。

「不許搗亂，這是公家的事情，大家應該努力，這不是我魏某個人的私事，大家要明白。」這時他佈滿一幅陰沉而莊嚴的面孔說着。

「放屁！老子早已聽說，款子放在表光公公家裏，你們這班狗養的，想把老子們餓死。」大賤憤怒的罵着，這時羣衆的聲浪，也漸漸地躁起來了，朝榮這時似乎有點害怕的，聲音比較和平了點說着。

「請你們大家不要再吵，明天你們依原來上工，錢也準發給你們。」

這時周圍的人，聲音慢慢放低了，口裏還不停的咕嚕咕嚕的罵着，魏朝榮一步一步，擺着紳士步子，慢慢的走下了墩，面孔還滿堆着得意的微笑，一羣一羣的人，也漸漸地走散。

魏家本來是一個很小的村莊，所以朝榮一向是被人瞧不起的。因為他在城裏一個大神士面前當了幾年差，一切公事和官廳的事情，都比一班久在鄉下的先生們要熟悉得多，這次又因為他是一個好董，所以他也做了一個委員，而又被舉做監工員，他是十分起勁的，作威作福的對待他

們的鄉人，表示他的身份的高貴。同時這種事，也是一筆好買賣，自己要想起家發財，都在這上面打算。好在自己吹牛拍馬屁，和鑽狗洞的遺套功夫，是早已學慣了的，前次進城買了好些古董，送龍段長，總算是很順利的疏通好了，所以也就很快的撥了下來，近來還準備俟幾天，在表光家裏再請一席酒，最大的問題，就是不知大家怎樣去分贓，木生，方金亭，徐爾立他們幾人，都好對付，最可怕的是表光，自己還不能得罪他，並且應該儘量的拉攏他。

這些事常常在魏朝榮腦海裏盤旋着，所以款子也就留住幾天不發，有時想到龍段長他們，對自己那般的好，開口的魏先生，閉口的魏先生，這算是自己生平第一次走的鴻運，晚上有幾次想到，都不覺從夢中哈哈笑了醒。

第二天真的發錢了，表光公公也親自出馬，下首觀音堂的周圍，却擠了不少人，在那裏等待他們疲勞後的代價——工錢，表光公公，坐在太師椅上，不住的東望望，西看看，木生，金亭很有秩序的，把一個一個的人喊過去，一邊手裏收着籌，徐先生在周遭不斷地察看，朝榮却執着發錢的職務，在他將走來的時候，好似很忙亂的對大家說：

「諸位！因為上面款子發下不多，今天暫發兩天。」手裏一邊數着錢，水生哥接過錢，坐在樹傍休息，禾頭將錢接過，口裏在那唧咕的咒罵。忽然叫到大賤的名字，他是早已等得不耐煩了，這時聽得喊自己的名字，趕緊的跳了過去。自己交上了籌，朝榮隨即給他九百文，這時他睜開那一雙凸出的眼珠，兇猛地高聲咆哮着。

「怎樣啦？多少錢一個土方？」這時他氣得簡直跳了起來，眼珠快要從眼眶裏掉出來，兩隻拳已緊緊的捏着了。「三角洋一個土方，因為你頭天來受了，第二天又多休息了幾次，扣去了一工，只能兩工當一工，我們辦公事的，不能拿上面的錢來賒化。」朝榮似乎毫不在意的說，正準備去發第二個人的錢，不覺大賤已迫近到身邊，用手指着說：

「婊子養的，我在城裏，三婆家裏聽說，是五角洋一個土方，老子用血汗賺的錢，你還要吃銅，老子要你的命。」這時表光公公也站起身來彈壓，可是却沒絲毫的效果，水生，金亭，徐先生都停着手，跑去勸解，更沒有半點影響，他反而咆哮得更兇了。

「啊！你們不要在這裏假裝好人，吃到了銅，你們這班忘八好一道去分贓，老子的拳頭却不肯答應。」東邊樹底坐着休息的水生哥，正和花郎叔談到洋米，害死了種田的人，城裏人家都是吃洋米，所以我們出的穀，只能抵一塊八角洋錢一擔，好容易一年忙到頭收到幾擔穀……他們談得正起勁的時候，忽然聽見前面一片噪聲，水生哥趕緊爬起來，一歪一斜向前走，聽着正是自己兒

子的聲音，更不住的發着抖，二賤看見哥哥和人家鬧，也趕緊拿着扁担跑過去。

「狗養的，你也想欺負我們窮人，老子先要你的命。」

「背後的阿富和禾頭，也都隨着高聲的喊着：『打死那個忘八蛋，大家都不要放過他呀！』」

遇遭的聲浪，噪成了一片，人也不斷的擠緊來，大賤此時的情緒，加倍地緊張，隨即搶過二賤手裏的一枝扁担，拍躑！拍躑的向朝榮頭上打去，這時朝榮無法躲避，表光公公，金亭，爾立他們都顫動的望人堆裏縮，左邊的阿富又是拍躑一下，朝榮不覺倒到了，口裏還強硬的說：「你們不打死我，却要請你們管管爺爺的手段。」這時大賤更加起勁的，拍躑！拍躑！又是幾下。

「老子打死你，預備一命抵你一命。」

周遭不斷的喊着，打！打！朝榮此時實在不能動彈了，大賤，阿富，禾頭他們都好似奏凱旋的勝利者，觀樂的噪聲，充滿了一片的稻場上，青年人跳着，蹀着，高聲的歡唱着，年老的人，却免不了還帶着一種恐怖的心情。

黑暗的夜晚，漸漸地籠罩了大地，歡樂的噪聲也隨着逝去了。

大賤和阿富的影子，以後就沒有在這村莊出現過，據說那天表光公公，也受了很重的傷，他們也是在第二天下午，被幾個背槍的黑衣兵士拖去了，他們說他們通了土匪。以後這村莊上人民的飢餓和擾亂，還是時起時平的繼續着，屋前的花郎嬌嬌，常常是這般歎息着說，而今的世道是不講天良的。

自由論辯收場以後

柳風



在一九三二年文藝自由論

辯的最後一回合中，爭取自由的主將蘇汶先生，是抓住了代表左翼文壇的何丹仁先生所表

示的三個態度而「愉快收場」的：第一，「是文藝創作自由

的原則的一般地被承認了；」

第二，「是左翼方面的狹窄的排斥異己的觀念是被糾正了」

；（按即是放棄左翼的宗派性）

第三，是「武器文學的理論是被修正到更正確的方面了」

。（按即放棄左翼的宣傳鼓動的狹義的武器文學）——見蘇汶：「一九三二年的文藝論辯之清算」。

如果我們是以空頭支票為滿足的傻子，或是以一小羣人得到妥協為勝利的自私者，則對於這個「收場」，確實是會感到「愉快」的。然而，現實却令一般人不但不感到「愉快」，反而感到大大的「失望」！

對於何丹仁先生所表示的那三個態度，問題並不在文字上的「被承認」「被糾正」和「被修正」，而在事實上是否已經被「承認」「糾正」和「修正」。

我們且展開一九三二年以後的事實來看吧：

第一，魯迅先生在「又論第三種人」一文中，（見文學刊號）仍很頑固地以其「非楊卽墨」的不通邏輯，直接上否認第三種人的存在，間接上暗示文藝是無所謂創作的自由。（關於這點，本刊各期都有論及，茲不贅）足徵「文藝創作自由的原則是一般地被承認了。」這句說話，明明是騙人之詞，然而有些人因為「死抱住愉快」而默爾不響了。

第二，左翼的宗派性還很流行。他們對於與左翼無關係，或不向左翼送秋波的人，是採取了一種根本瞧不起或攻擊的態度；尤其是對於勇敢起來糾正左翼文學的人，更要打下十八層地獄而後快。他們唯一的判詞，是：「統治階級的走狗」！這一句罪名，雖然已經不再加諸蘇汶這一班人的頭上，但他却恬然地拿來加諸比蘇汶這一班人還廣

大的求光明的前進的作者底頭上。

第三，宣傳鼓動的狹義的武器文學，仍被左翼作家「死抱住」着。今年在北平出版的「文學雜誌」「文藝月報」兩大左翼文學刊物，其中的作品，大半都脫不了宣傳鼓動的武器文學的本質。（參看本刊前期菲丁君：「左翼文學的尾巴主義」。）

事實是勝於雄辯的。文藝的自由與否應在事實中求之，在雄辯中求一個「愉快的收場」，是錯誤的。我們知道：以頒佈幾條不兌現的憲法約法而認為爭自由得到「愉快收場」的人是如何的可笑，而胡適之這一羣學者因為得到妥協得到個人的利益便結束了廣大的保障人權運動的又是如何的可悲啊！

質之左翼理論家及蘇汶先生，以為如何？（十，卅。）

文壇與武壇

馬 兒

教育部剛在下令嚴厲取締普羅文藝當中，忠實同志們以血汗所辦的刊物，很勇武的發佈了剷除普羅毒的檄文。

檄文中，附帶臭罵了所謂「普羅毒穢傳播的經紀人」一頓。

人雖沒有指明是誰，刊物雖沒有指明是那一個；但讀者 and 友人告訴我們，說是罵我們新學的，證之該文「某政治領袖領導下的文藝運動」一語，口吻很像。

我們的態度，一向是很鮮明的，是反對文藝黨派化，我們不反對描寫普羅生活的作品，我們反對以普羅文藝做黨派的政治宣傳。我們很贊成有民族意識的作品，我們不贊成以民族文藝做軍閥戰爭的寫真。所謂普羅文藝運動者之反對民族作品之存在，和所謂民族文藝運動者之反對普羅作品之存在，同是一樣幼稚，無知。事實告訴我們，提倡普羅或民族文藝的人，何嘗知道什麼是普羅和民族？所知道的，不過他們的黨派而已。此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不但普羅或民族文藝運動者如此，即普羅民族政治運動者也如此。

我國文壇上之所謂普羅文藝運動，明明白白的是共產黨的文藝運動，在文藝上以共產黨文藝為普羅文藝，和在政治上以共產黨即無產階級一樣。在文藝政治黨派化的今日，文壇之要變為政治爭鬥的武壇那是必然的結果。但因取締共產黨文藝而並普羅文藝亦摧殘之，和因取締共產黨而壓迫工人一樣不聰明。我們要知道，共產黨文藝是共產黨文藝，普羅文藝是普羅文藝，和共產黨是共產黨，工人

是工人一樣，是不能混合來談。如果以為普羅文藝即共產黨文藝，工人即共產黨，那是共產黨千方百計宣傳冒充而不得的。而普羅文藝和政治的反對者已經奉送給他了。民族文藝運動之所以沒落，和他們的政治之所以失敗，在原則上沒有什麼差異的。

清黨運動之後，談工人者，必被目為共產黨，準共產黨，終於將工人奉送共產黨了。取締共產黨宣傳之時，承認普羅生活的描寫的，也被臭罵或者要受政治摧殘，普羅文藝也奉送給共產黨的文藝宣傳員了。那可以說是因廢廢食。真不料飽受事實教訓的政治運動員，不高明一至於此。此種愚蠢的言論，魯莽的行動如有用的話，達爾文優勝劣敗的天演公例，斷斷不會成立的。

我們是站在純文藝立場而文藝，站在廣闊的人生立場而文藝的，所以，我們在從事文藝之初，即宣佈脫離黨派的政治關係。無須乎什麼政治軍事來指導的。我們有我們的文藝主張，有我們的人生見解，我們不做狗，要做人，指導我們的，自有我們自己在。罵我們的，不要以為自己要人指導，便說我們也要人指導。

我以為，凡是反對或臭罵別人的，自己要有光明的立場，正確的理解。不然，以為有暴力在，拋棄了理性來瞎

鬧，於人無損，於自己也無損。須知要反對共產黨利用普羅文藝，先決條件，要知道共產黨利用文藝的政策怎麼樣，普羅文藝是什麼。前者，是要留心研究，後者是要多讀幾本書。至要罵我們，最低限度要看過我們的刊物，明瞭了我們的理論是怎麼樣，創作是怎麼樣，不能閉着了眼睛，指鹿為馬，誣良為盜。文壇是文壇，不是武壇，文壇是要一管說理的筆，不要一桿殺人的槍。

關於魯迅的清算

陽冬

聽說最近的文藝界中人，正醞釀着一種魯迅的清算運動。我想，魯迅老先生有什麼好清算，有什麼值得清算的地方呢？

他老人家現在雖然高高地坐着左翼文壇的第一把交椅，然而你要清算他的文學理論嗎？他只是譯而不述，除開寫些小報式（小報兩字待考）罵人或發牢騷的隨感文字以外，壓根兒是無所謂文學理論的。要清算他老人家的文學理論，那恐怕要等他來生再投胎入世的時候，今生是沒有希望了。

說到清算他的文學作品吧？那更糟透了。魯迅先生是

「左而不作」的。他老人家自「左」了以後，你能找得他半篇文學作品出來嗎？如果原諒他一點，而清算他過去的什麼「阿Q正傳」「醉眼矍矍」，「吶喊」之類吧，那他的本身便是一張清算的正確的照片，他現在正如阿Q一樣地畫了一個大團圓，爬上左翼文壇去坐著第一把交椅，而在交椅上仍舊在「醉眼矍矍」，仍舊「吶喊」。何況這一類東西已經有過他從前的敵人而現在的同志之錢杏邨先生清算過了！

那麼，魯迅先生有什麼好清算，有什麼值得清算呢？我的答復是：魯迅先生老早已被事實所清算了，不必現在才開始！

如果那個人要起來清算「滿洲國」的溥儀先生，那簡直是個傻子。對於魯迅先生也要作如此觀：魯迅先生是不必清算了，要被清算的，只是整個的左翼文壇。

如果撇開這個不講，而專對魯迅個人；那麼，我主張來一個「魯迅的送葬運動」，而不是什麼「魯迅的清算運動」。

(子，廿一。)

無聊而又無恥的林庚白

紅僧

我國文壇上，最無聊而又最無恥的，除掉被諱為文藝臭蟲的曾今可而外，要算是林庚白了。

無聊無恥而又荒唐的醜態，在他所辦的長風中，表現得最淋漓盡致，煥然兒在本刊前期前哨，根據長風第一期，和他開過玩笑。實在和無聊無恥而又荒唐的人開玩笑，是沒有用的，還是實際的說一下罷。

他在長風中所表演的文章，好像是樣樣都懂，舊的懂，新的也懂。政治經濟懂，社會教育問題也懂，在他，也不客氣這樣子自許的。但稍有研究的人，一看下去，便知道他，沒有一樣是行的。在文章，他以為能新能舊，實在他的舊文章功夫，還是淺薄得很，所以弄到不新不舊，半通不通，好像一個三家村的故館先生，著起不稱身的西裝招搖過市一樣，見到令人作嘔。在政治經濟及社會教育問題，觀其所論，舊制中學的政治概要經濟概要也沒有留意過，而時下政治經濟及社會問題的文章，也很少留意到，要加一個批評的按語，說是「淺薄」，是很看起他，因為淺薄的資格還沒有。適切一點，不過「胡說」而已。

說到詩，他老早便以詩人自稱了。舊詩，不過僅僅會做，工夫是絕對談不到，不通之處固舉不勝舉，而其好飲入新名詞新事物之處，來得生硬勉強令人失笑。幾個油腔

滑調的豔體，不及玉梨魂作者徐枕亞萬萬，而其風流自賞之詩，如贈某某某女士等等，也比不上上海小報中洋場才子之作，至新詩呢？有如封神榜姜太公的坐騎，「四不相」，許多新詩人雖不通，但不通得很神祕，神祕到令人不懂，因此能掩他的不通。但林庚白的新詩，真是粗劣醜惡令你肉麻，「有時去遊船，有時候看電影，」這種句子當然不至於不通，但此是什麼詩，怎樣新呢？真是天曉得。

林庚白的招搖，在其每篇文章都具有此種姿態，而所謂自傳，現代知名的生死要人都是他的朋友，他自己很以為爲不得了了不得的，但是林庚白是一個什麼東西，他所認爲朋友的名人，也許要笑掉牙齒。第二期的長風，把譚組庵的信製版刊了出來，這表示我林庚白和譚組庵是朋友呀。你們看，這是如何的招搖呢。

從來名士多風流，林庚白既以名士自許，當然是風流的。所以舊詩的「有憶」，新詩的「失戀」，什麼許多許多關女人的歌詠和寫說。第一，他表示我林庚白是有美人的了。第二，是表示我林庚白這麼多情，還希望有新的女人愛他，真是不臉，臉都不要。

從前文人，要以八股入仕，現在還雖有考試院，沒有八股了。而且林庚白的學問，在文字給我們認識的，是很

有限，在報上所見的試題，他能不能作答案，是很有問題的。但官是林庚白所欲得者，惟一方法，其爲辨刊物乎。我不相信謠言，說林庚白的長風，得了什麼風流部長的幫助，（若然，真風流同志了。）但林先生在長風秋波四射，待機而作，是很顯然的，明白一點說，好像馬路上的野雞，眼睜睜注意着過路的行人。但是，衣冠楚楚的人客，是不敢拉，實在是拉不得的，於是土頭土腦的老頭兒，便是她的目的物了。不過，南京的官僚，都是很漂亮不過，即非南京的軍人政客如陳銘樞之類。也是很擇食的。（如陳銘樞已經有了王禮錫了。）我想，不克要辜負我庚白的「碧海青天夜夜心」了。

還有……但太長了，暫時帶住罷。

一種「矛盾」的感覺

卡斯

我們這文壇，確實有點像百戲雜陳的大世界；而且這「雜陳」的「百戲」，却以「水滸傳」的演出爲最多：有臉上抹着鍋煤，假充李逵，舞着十八句板斧嚇嚇鄉下人的「李鬼式」的批評家，也有首先佔據梁山泊的白衣秀才「王倫式」的文藝家。——這叫做：「以最新的姿態出現於動亂的文壇，以最低的價格貢獻給廣大的讀者！」

這種「王倫式」的文藝家之出現於文壇，不是「矛盾」這兩個字可以解釋出來的，有人說，要考究他們那套白衣裏面所包的是什麼東西，非拿出豹子頭的精神手段，把他那套白衣剝去後，是不能知道他那原來面目的。然而「也許在思想領域的某一部分，小布爾喬亞份子，不免時時要暴露出徘徊躊躇的病態，甚且因此而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中。」（借潘××的語。）

可是，名曰「矛盾」，實也「矛盾」的。你看：有老舍的「開市大吉」的諷諷「大衆化」的小說，同時也有馬彥祥的東抄西襲，做馬克思，盧那卡爾斯基，布哈林，波格達諾夫，普列哈諾夫等等的忠實奴才的讀經筆記式的所謂「藝術與社會」的理論；有徐蘇靈罵某刊物爲「小報式」的答信，同時也有林××在什麼陣營上寫的「小報式」的文章（說牠是「文章」，實在太勉強），捨刊物內容之好壞不談，而專以流氓口吻謾罵。（譬如罵人家刊物爲包花生米的廢紙等等）

嗚呼！此矛盾之所以爲矛盾也乎。

人身當然是人頭，若不是人頭而是狗頭，則謂爲怪物文學可，狗頭文學也可，「烏龜文學」也可，不是動亂的文壇，那裏有此怪物文學或狗頭文學烏龜文學之新的形態

出現呢。

由程硯秋說起

非 丁

這一次到南京，恰碰着程硯秋假國民大戲院表演舊戲的好機會，於此，借到兩張新聞記者證，便和鐵君一道看程硯秋去。（因爲我們都不懂聽戲，故說看。）

對於看戲，我們完全是個門外漢，所以沒有發生什麼興趣。只覺得那天晚上留了許多很滑稽的印象：我看見戲台上出現了這樣的一個人，手裏拿着一條很長的扶杖，走起路來，神氣十足，搖搖擺擺，健步如飛，唱戲聲音又尖銳又響亮，我疑心這一定是一位走江湖的，手裏拿着的那條手杖，恐怕是要賣弄什麼拳棍工夫，然而等到我問鐵君，才知道原來是那個人扮着「狸貓換太子」中的老太監陳琳，還據說這位老太監已經有八九十歲了！又如一個將軍被打了軍棍後，走起路來一顛一倒地，坐下椅子，幕地又呀的一聲站起來，在表示着被打軍棍後的劇痛，然而不到兩分鐘，這位劇痛的將軍却能揚着鞭子，騎馬出征了。又如一個老太婆昏了過去，不到一分鐘，又能坐起來大唱其二黃慢板了。——這種滑稽之處，也許就是舊戲神妙罷地方，我們畢竟是門外漢，只怨自己不會鑒賞那種神妙罷

了。

然而，我想說的，並不在這些。我記得那天晚上，我們看的節目，有金少山的「打龍袍」，有程硯秋的全部「金鎖記」。這裏面有忠有孝，聽說第二天程硯秋演的「荒山淚」，一名祈禱和平，這樣說起來，「忠孝仁義和平」，無所不全，現在大人物們所喊的口號，一一都被程硯秋先生賣力地演出了。

無怪乎許多政府的要人們爲程硯秋大賣氣力，國民大戲院的戲台上，高高地掛着要人們贈送的「見義勇爲」的橫額，和什麼「古硯傳雲韻，清秋試羽衣」的對聯了。

最奇怪的，是某省主席出錢辦的某大報，居然爲程硯秋出了一個「戲劇專刊」，大喊着：「我們渴望程硯秋先生表演些忠孝的戲劇出來！」

我覺得，這種舊戲，只合兩種人的胃口：一種是玩賞

名伶色相的無聊要人們，和麻醉民衆的統治階級者，一種是滿腦子滿着封建意識的小市民和落伍的農民們。在蘇俄，我們看見現代戲劇之如何地被提倡，叫民衆們如何認識機械的偉大，現社會的真實和動向；但在中國，却看見要人們正提倡這種開倒車的舊戲，真是「別有天地非人間」了。

這是現代中國社會的一部分意識形態的表現。在同一意識之下，舊戲被要人們提倡，文藝也被要人們獎賞，君不見許多阿狗文藝已經紛紛出現於動亂的文壇？

聽說某文學家已經向某公貢獻一條統一文壇的妙計，說是「反動」的刊物，不要封禁，免得麻煩，只要把他們的人捉起來好了。如果這消息確實的話，我還是勸勸大家，趕快去捧捧程硯秋的舊戲以及類似程硯秋之流的文藝吧！

(十，廿日)

黃鐘

第五卅五期目錄

十月一日出版

熱情詩人海涅的生活及其思想……白樺
齒車……心純譯
編劇術……鎮華譯
讀書偶記……陳大慈
海帆……鈞斯

失掉的星星……茜茜譯
意大利的參加大戰和文……小可譯
老豪唐南遮的偉績……開元譯
埃拂勒斯峯征服記(中)……張春波
秋蠶……陳鐘譯
憤世疾俗之言……

通訊處
杭州國民日報館內

鬼 祟

白 木

鷄聲帶着一種快樂的雄壯的調子，在四野裏響起來，叫醒了這三月的明媚的早晨。

太陽的光線曲折地透過了那貝殼質的塵埃迷漫的天窗，透過了那發光的繁複的蛛網，淡淡地射在那頂青布的蚊帳上，破爛了的地板上，軟弱而且無力。

房間包圍在濃厚的寂寞和黑暗中間，顯出異樣的狹小，除了那懸掛著青布蚊帳的木牀以外，還雜亂地放着一些破舊的散發着霉氣的箱籠和傢具。房間中間留着一條僅僅好容一個人走路的狹窄的隙地，那地上的木板是自己隨便鋪置上去的，人走在上面會吱吱地叫起來。

牀上經過了一陣悉索的聲音以後，就有人開始說話了。

「玉蘭！昨天晚上你比較舒服一些了吧。」一個婦人

用着疑問的口氣平淡地說着。

「是的，媽媽！我睡得很熟，不是後園子的鷄那樣高聲的啼起來，我還不會醒呢！」這是一個年輕女子的聲音，很細弱，很尖銳，像一個挨着飢餓的人的叫喊。

「啊！時間真是快：你病倒牀上已經有了三十多天呢！」

「唉！」接着是那年輕人的一聲嘆息，是那一個多月牀褥生活的憂鬱和悲苦所壓榨起來的一聲悠長的嘆息。

突然間，牀身劇烈地震動了一下，那射着陽光的蚊帳像劇場上的幕布一般揭開了，吐出一個中年的婦人來。

她帶着一雙裹小了的新月形的脚，用着搖曳的步子跨過那條狹窄的地板，砰的一聲把房門拉開了，光明像水一般的瀉了進來，這房間突然明亮了許多。

那年輕女子還睡在牀上，她的頭側向着房門的一邊，形容消瘦，臉色蒼白，眼睛因為那強烈的光線的衝擊，靜

靜地隱藏在睫毛的裏面。她的臉上微漾着一種疲勞恢復後的輕淺的笑容。

「玉蘭！昨天因爲你太累了，我忘記了告訴你一件事。」那婦人坐在牀邊上，握着女孩子的乾癯的手，她的一對凹陷進去的眼睛閃出平和的樂觀的光彩來，望着女孩子的疑問的好奇的臉容。

「媽媽！你忘記了告訴我那件事？」

「我已經給你問過仙了。」

「喏！問過仙了嗎？那仙人（註）怎麼講啊？」

她把眉毛望上一舉，露出一種意外的驚詫的神情。

「沒有什麼，那仙人只告訴我那個跛脚的叔叔在這裏，還有東場上的那個瞎眼伯伯，和那個馱背的和尙婆婆，他們在陰間都苦得很，要些銀錢和經懺，我都答應了，五刀錫箔預備今天就去燒給了他們，經懺等到你好後再還愿。玉蘭！大概昨天晚上他們都聽到消息了，所以你能好好的睡熟呢！」

「媽媽！就是那個在東廂房的棧上縊死的跛脚的叔叔在這裏嗎？啊！真有些怕呢！他成殮的時候兩個大眼睛始終不會闔攏來，那個尖尖的舌子也老是伸着在外面。瞎眼伯伯，從河水裏撈起他屍身來的時候全身浮腫得像打過氣

的一樣，唉，我還記着他那個嚇人的樣子呢！還有一個是和尙婆婆嗎？是那個患吐血症死的和尙婆婆嗎？啊！我也記起來了……。」

女人的聲音氣促而且顫抖，她立時感到一種輕微的電擊，眼睛睜得大大的異樣地瞪視着黑黝黝的帳頂。她被一種嚴重的恐怖抓住了，心的顫動經過了喉管發出低微的氣息來。

「孩子！你不要怕。他們現在都已經走開了。」

「但是媽媽，那仙人不是說過他們昨天都還在這兒嗎？」

母親的眼裏滿含着悔恨的自責的光彩，她勉強裝出一種不自然的微笑，眼睛上的濃眉在這種慘痛的微笑中間顫動着。

「不：玉蘭！仙人是這樣說的，你的病就會好了。」

隨即她走到房門的外面來，把門和窗子都打開了。

蔥蘢的田野無邊際的展现在她的眼前，三月的軟綿綿的春風拂着白楊樹的枝葉發聲作響，她望着那地平線的遠極，白色的，棉球般的雲塊正在低低地吻着灰色的泥土。

「玉蘭！真是好天氣！白楊樹已經長滿了那碧綠的尖尖的葉子，在春風裏飄動着。田野裏的麥子有膝頭般高了

，像水一般在波動。園子裏，凋謝的梅花片片的葬到了泥裏去，但是鮮豔的桃花却已開得火一般的紅了，蜂蝶們成羣的在裏面飛舞。現在一切都和一個月以前的情形不同了，好好地保養你的身體吧，這好風景錯過了真是可惜的。」

「是的！媽媽，我在牀上也聞到一些花香呢！」

母親就開始他日常的工作，把那女子很孤獨的留在牀上，她的憂鬱的眼睛緊緊地閉合着，一種恐怖的情緒並不因好風景的誘惑沉靜下去，依舊很強烈的在威脅着她，她不敢朝着黑暗的帳角裏張望，因為她恐怕有什麼可怕的东西在那裏探出頭來，緊縮着的心感到一種沉重的壓力，不時掠過一陣輕輕的抖顫。

二

長夜漫漫地進行着，陰冷的黑暗融和在寂寞的氣流中，聽任着睡眠行使無限制的權威。那個小房間的裏面，她們母女兩人的有韻律的鼾聲，透過了蚊帳呼呼地響着。

猛然一聲，像山谷間的猿鳴，像裂帛的嘶聲，像疲乏了的驢子在灼熱的塵灰裏悲嘆似的，尖銳的顫動的叫喊，從病人的嘴裏叫起來，那聲音彷彿不是她自己的似的。

「什麼？玉蘭！你夢見什麼事了嗎？」

女人的喉間發着一種低微的短促的嘆息，斷斷續續的呻吟着：

「媽！媽！可怕啊！我夢到一個可怕的地方，那麼多的鬼啊！是長得瘦長的，戴着尖頂高帽子，高得和屋簷相仿的鬼！是矮得和冬瓜一般，胖胖的，伸着長舌根的鬼！是滿身穿着黑衣服，手裏拿着叮噠作響的鐐銬的鬼啊！在那裏，有許多長頭毛赤身光體的鬼，正在把好好的人拋到尖刀山的上面，放進熱騰騰的油鍋裏面。在那裏，到處都是惡狗和毒蛇，在吃着人的肉，人的血！媽！怕啊！我鼓足了氣力跑，才逃出了那地方……」

那滿含着恐怖的聲音像刀一般的刺入婦人的心上，她的全身在不自已的震顫着，「玉蘭：不要怕！讓媽媽起來。」她一面說，一面匆匆地爬起身來。

燃起洋火，把那蓋沒有罩的油燈點亮了，那烏黑的濃烟蓬蓬地向着樓閣板上直衝，洋油的臭味佈滿了整個的房間。

她的小脚拖着一個不平衡的身體又回到牀上，揭開了帳子，讓火光溜進帳子的中間。

「玉蘭！你不要怕，媽現在起來了。」她的臉孔變得

青色，一對畏怯的眼睛凝視着牀上的病人。

病人奄奄一息地躺着，前額上的汗珠在微微閃光，黃油的臉上充滿着一種由畏怯和疲憊混合起來的色彩，心的跳動透過那厚厚的被褥在不住地起伏，跟着那起伏的節拍吐出一聲聲氣促的呻吟。

她竭力的把眼睛睜開了一下，但又無力地合了上去。

「媽！那在油燈上面旋轉着的，不就是魔鬼的黑衣服的舞動嗎？」

「不！玉蘭！你看錯了，那是洋油燒着的時候發出的烟啊！」

婦人的精神異常興奮，臉色嚴肅而且緊張。

她沉思了一會，又匆忙地從牀上爬下來，把另一盞燈也燃着了，抖動的手提着望外面走來，門口的一陣冷風幾乎把光吹熄了。

「媽！你望那兒去？我怕啊！」

「好孩子：我一會兒就來，房間的燈依舊點着呢！」

她走到廚房，從櫥子裏拿出一扎線香，很敏捷地把它燃着了，放到那灶君爺的圖像的前面，她的眼睛幽寂地望着那繚繞着的烟，望着那烟後面默默地立着的灶君像。突然，她把身子跪了下去，用力地把頭叩着冷冰冰的地面，

發出一種沈着的金屬似的聲響。然後，合上雙掌，閉起眼睛喃喃地虔誠地禱告着：

「灶君老爺：請保佑我們，我們祇有這個孩子，請保佑她，保佑留在這裏。……」

她的祈禱的聲音漸漸地低下來，最後只聽到淒切的哽咽了。眼淚從她閉着的眼睛裏面，從遮掩着眼睛的睫毛底下，像急流似的滾滾地湧出來，流到臉上，流到嘴唇邊，又流到手上，流到地上。

她幾乎昏厥過去了，許久許久不起來。

「媽！來啊！我怕呢！」

這尖銳的一聲把她喚醒過來。

「孩子！媽就來了。」她這樣說着，一面又已頭在地面上重重地叩了幾下，就站起身來，回到房間的裏面去。

「孩子，我已經向灶君老爺禱告過了，我請他保佑你，你不要怕吧。」

「但是，我的心還跳得很厲害呢，冰冷的汗把我的衣服都濕了！」

「這是你身體太虛的關係，不要緊的，你不要焦急。」

母親的眼裏儘在流着悲苦的眼淚，一種不幸的惡心的

預兆在打擊着她，那春夜的料峭的寒意，使得她全身更強烈地發着顫抖。

洋油燈的光焰依舊搖搖地亮着，外邊有一聲兩聲狗吠的聲音傳來，淒慘而且陰冷。

「孩子！你眼睛裏一點神也沒有，大概是驚失了魂，媽明天給你請潮生伯伯叫一叫魂就是了。」

病人祇張開眼睛望了一望，沒有回答，四周依然是死一般的沉寂。

停了一會，做母親的又說起來了。

「孩子！你真的不要怕，你剛才夢到的地方就是閻羅王那裏，人死了就到那個地方，到了那地方再不會出來了，你還年輕，你僅僅祇有十八歲，閻王當然不會要你的，你現在已經逃了出來，你的病一定就要好的，媽明天上欽賜仰殿的閻王爺那裏進一次香就沒有事了。」

病人感到異樣地疲乏，好像有沈重的石板壓在她身上一般，臉色毫無動靜，一句話也說不出口。

母親探出頭來，向屋頂上的天窗望了一下，看不出一些絲絲的亮光，夜還長得很呢！

三

一清早，屋子裏的人就忙碌起來，廚子在洗刷鍋灶，

鄰舍們幫着佈置房屋，女主人憂鬱地垂下了頭，在屋子裏到處亂跑，給許多人吩咐工作因為太過辛勞，她的聲音像破爛似的變得沙啞了。

許多陌生的人們望這個屋子走來，他們挑着好幾個大箱籠，一到家，就在那些箱籠裏取出樂器，取出經懺的書，取出銀珠的筆，取出驅邪的劍，又取出繡滿花紋的袍，……他們就是道士，是懂得經懺符咒，趕得走一切妖魔鬼卒的道士。

「費心！費心！」女主人親自出來熱切地招待他們。
「忙了你！對不起！」一些雜亂的聲音回答着。

於是這屋子就一整天的忙着吹奏，忙着誦經，忙着畫符。

最後，一些人都擁進那病人的房間裏去，有一位穿着紅袍，足登厚靴，提着生鏽了的寶劍的人喃喃地念着符咒，旁邊的助手拿着一個開口的瓦甕，做出捕捉什麼東西的姿勢。女主人站在牀邊，臉色慌張，咬緊牙齦，鼻孔顫動，帶着感情急促的呼吸，眼巴巴地瞪住着那些人的動作。他們胡亂地在房內跑了幾回，嘴裏哼出吱吱的怪聲

，（這聲音他們掩飾着並不是從他們的嘴裏哼出，而是一種鬼的叫聲）這樣忙了一陣，他們就把那甕口泥封起來，

「鬼」！一個月來糾纏着病人的「鬼」！現在都已經捕捉到裏面來了？」

女主人看到甕口已經堅固地封起來了，這才深深地透了一口氣，眼睛裏閃出一道勝利的光來，看準着甕口囁囁地說：

「你們早就應該上揚州去，繁華一點的地方去，我們這裏是苦寒的地方啊！」

道士們喝醉了，吃飽了，拿了工錢，提起燈籠，零亂地趕着他們的歸路，人們都逐漸地散去了。

這冷寂的屋子裏，又只剩了她們母女兩個人。

破箱子角上亮着的洋油燈，依舊蓬蓬地冒出烏黑的濃烟。婦人的眼睛疲乏地凝視着病人，那在白天給喧雜的巨聲震得昏眩的病人，現在有些蘇醒了，她的四肢微微顫動着。

「玉蘭！道士先生們已經走了，你知道嗎？」

病人把眼睛略微睜了一些開來，現在她的眼珠已經陷到眼皮裏面去了，僅僅見到一點眼白。

母親的經驗帶來了一種凶惡的預兆，她的全身又顫慄起來，面色灰白的喊道：

「玉蘭！玉蘭！你怎麼樣？媽在這裏啊！」

沉默了許久許久，病人的喉間吐出一句輕輕的話來。

「爸呢？」

「爸嗎？媽已經送了信息出去，大概就要回來了，孩子，你生了病他不曾回來過一次，並不是爸看不起你，實在他太愛惜錢，回來一次終得花好多盤費。爸是最愛你的，大概一定快回來了。」

母親的滿含驚慌的眼睛瞪視着在苦難中掙扎的女兒，她漸漸地看見女兒的嘴很緊張的收縮着，喉間塞住了痰似的更大的喘息起來。

這時外面突然傳進一陣稠密的雨聲，打在屋後邊的白鶴花的闊大的葉子上，像無數的馬在廣場上奔馳一般，發出雜亂的聲音，使得那房間內的空氣變得緊張了。

母親在絕望地想着，爲着她女兒的病體，現在一切方法都想盡了，但是……

她看見女兒的嘴角邊流出粘膩的唾液來，病勢顯然的是在趨向着惡化，恐怖把她的思想蒙住了。猛然，病人的四肢亂動起來，身體在被褥裏掙扎着，嘴裏喊道：

「鬼！鬼！……」

「玉蘭！玉蘭！……」

母親大聲的叫着，漸漸地她看見病人又沉靜下來，但是喉間的喘息却慢慢地低下去，低下去，一直到氣絕！

婦人立刻大叫起來，全身痙攣地抖顫着。漸漸地血液從她的臉上消失，瘋狂般的怒叫改變爲一種啞聲的窒息的呻吟了，她的神志完全昏迷了！最後也停止了呻吟，癱瘓了似的，頹然倒在床邊。

現在，在一個人幻想中的鬼！錯覺中的鬼！幾千年來傳統的，與生俱來的，在每個人的頭腦裏深深地刻印着的鬼！把一個年輕女人拖到了死神的腳下，而把另一個也完全征服了。

這時，有一個男子正在驟雨中氣喘喘地打着那漆黑的死寂的門，那就是死了的女孩子的父親。

(註) 仙人就是巫婦

陀司妥以夫斯基論

易 曲

陀司妥以夫斯基底國民的樂觀主義與屠格涅夫底國民的悲觀主義恰成了對照。大懷疑家屠格涅夫，他極少信仰，却信仰西歐底文化。陀司妥以夫斯基則蔑棄西方而信仰俄羅斯。倘若在某種限度以內，屠格涅夫底作品可被看作俄國文學，則我們與陀司妥以夫斯基便是完全立足在俄羅斯本土上；他是一個土著的作家，「真正的薛西亞人，」血管中沒有一滴古雅的血質的矯派野人。

試看他底容貌吧！半似一個俄國農民，半似一個罪犯，坦平的鼻子，細小的，刺人的眼睛，其上神經質地顫動着的睫毛，又長又密的，參差的鬚鬚，和稀薄的頭髮；此外還加上一個思想家與一個詩人底寬闊而且端正的前額，以及那隻善於表情的嘴，那嘴即使在緊閉着時，也訴說無窮的苦厄，深深地沉溺着的憂愁，不健全的慾望，堅持着的哀矜，同情，熱烈的嫉妬，焦慮，與痛苦！試看他底身體吧，那是除神經之外更無別物，細小而且瘦長，肩向

前屈，而且固執着生命，自他底青年期以後一向受困於癩痢症與精神錯亂症！這副外表，初看是平凡而又粗俗，過細考察起來却印刻着奇異的天才底記號，十足地病態而又異常地奇特，表示了陀司妥以夫斯基底癩痢性的天才，充滿他底靈魂的那種柔順，和時常湧進他底頭腦的幾乎是癩痢的敏銳；最後更表示了在努力中創造偉大的那種野心，及在靈魂中創造卑微的那種嫉忌。

那是令人連想起盧梭底性格的一種性格，易于激怒而富于猜疑，時而沮喪時而具有最激昂的興奮。他底家庭雖是屬於俄國貴族之較低的一級，他却與盧梭一樣，稟有一種徹底地德謨克拉斯的氣質。此外，與盧梭一樣，在他底觀念上他是狂熱的，然而在其深奧的精神的特點上，他却與他不同。盧梭是一個自然神教底信徒，可是，儘管他是多情善感，他不是一個基督教徒，而是基督教式的謙卑和一切定命論底一個敵人。陀司妥以夫斯基則不然，——不

管他底獨斷的信仰是否屬於正統，——在其全部的情感的天性上乃是一個典型的基督教徒。他底作品建立了一個真實的倉庫，其中所有的人物和境界的思想全是從基督教的立脚點孕育出來的。他所有的人物都是病人，罪人或聖人，無論男女，而從罪人到一個改信宗教者，從道地的罪人到道地的聖人，從肉體上的病弱到精神上的健全，這中間的轉變，發生時如新約中所寫的一般，有時是在經過了一段緩慢的澹澹之後，有時祇消一刹那的時光；不，往往道地的罪人同時就是一個道地的聖人，而最大的罪犯，彷彿很值得景仰同時又彷彿是一個混蛋。

貧民和窮人，愚昧而善心的人，質樸的多情的人，高尚的從良妓女，神經病患者，時常為精神錯亂症所纏擾的人，有才幹的癲癩病患者，熱誠的苦難追求者，所有這些人們底典型，生理上的與心理上的，與數世紀以前就已流行了的那些典型恰是一樣。

費多爾·密海洛維奇·陀司妥以夫斯基在一八二一年十月生於莫斯科一個濟貧院裏，他底父親是該院中的一個醫生。費多爾與他底兄弟亞利克舍同被遣往聖彼得堡軍事學校去學機械，而以副官的資格離校。不過，在一年之後（一八四四）他即辭了軍職而投身於文學。他甚至在此時

就患了 he 後來在西伯利亞受鞭撻時加劇的那種病症；他遭罹癲癩的發作，並且耽於幻想。關於他以後所處理的題材，與他底表現犯罪心理的才能，在他對一個友人所說的這句話中足以見其特徵：「繼我底癲性的發作而起的那種沮喪具有這樣的特性，——我感覺得像一個罪犯；它如一個未知的過錯一般襲倒了我，一個刑事上的有罪的行為重壓在我底良心上。」

二十四歲那一年他寫了「窮人」。該書其為詩人涅克拉索夫與批評家倍林斯基所賞識，而在一八四六年出版後，作者底文學的聲譽立刻便固定了。為要了解「窮人」何以得到如此的歡迎，我們必須記得在這時候，除了郭果理底「外套」外，俄國文學尚未有過這樣的嘗試，而屠格涅夫底「獵人日記」亦在五年之後方始出現的。

雖則他已然遵從狄更斯 (Dickens) 略在他之先開拓了的那樣的途徑，初次登了臺，他還繼續寫作無價值的滑稽小說，——於此亦可以看出他底天性之局促與猶豫。在早年他是一個無節制的讀書人。二十歲時他已讀完了卡蘭任 (Karazin) 與司各德 (Scott)，歷史與歷史小說都計在內。以他那樣的神經質，易激，柔弱，善感，早慧，並且具有一種將他自己置於一個想像中的地位的特殊的天賦，闕

讀終於使他感得了疲勞。在軍事學校中的時候，他以特別的狂熱讀巴爾扎克，傾倒於「高利奧老爹」(Père Goriot)；這書在其智力的特性方面供給了他自己底小說一個原理；他並且翻譯「歐熱尼·格朗德」(Eugenie Grandet)；此外還努力研究喬治·桑，歐熱納·許，狄更斯，易夫曼，這些人們底影響在他底作品中是顯而易見的。在這青春底初期，陀司妥以夫斯基還是被各種影響支配着的。

後來他自己告訴人家倍林斯基在四十年代末期會如何引他走向社會主義，而且，依他底形容，努力使他改宗無神論。這種把他底青年期的信仰底答實謬諸一個死者的企圖，表現出了那對於曾經影響過他底青春期的諸人如赫爾岑，倍林斯基等的同樣的憎恨與同樣的負恩（這發洩在他底「魔鬼」裏面）。我們須記着說這話的是一個反動者，而且在他底防禦中，須想想陀司妥以夫斯基原是一個被人所傷害了的人。

一八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他與另外三十三個青年一同被捕。他們是在傅利葉學說底信仰之下團結起來的，團體底領袖名叫辟特拉薩夫斯基。陀司妥以夫斯基個人底被控是爲了參加團體底集會，批評檢查底嚴刻，誦讀或傾聽被禁的小冊子，並應允儘力幫助一個印刷機關之設立。是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認爲有罪的二十一個犯人被判處槍決；但正在斷頭臺上準備執行的時候，沙皇送來了赦書。陀司妥以夫斯基被判處十年苦役，隨後又改爲進改過院四年及褫奪貴族身分與公民權利服兵役四年。

陀司妥以夫斯基在西伯利亞改過院裏身處於下流人，窮鬼，愚人，野蠻人，罪犯，以及亡命之徒之間所見的，所感的，所經歷的，和所遭受的一切，他已間接地在「死屋之回憶」中告白於世人，就描寫方面與心理學的方面說，該書要算是最偉大的傑作之一。

自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九年陀司妥以夫斯基完全與文學絕了緣。

三十七歲他從西伯利亞回了家，神經系統已整個兒被毀壞了。他底內部已起了一個重大的變化。在工場的四年之內，他隨身僅有一部新約，他反復地讀它。他底靈魂中一切叛逆成分都消滅了。不僅他看出了他所希望用以改造世界的人類底智識是何等地微小，及這種抽象的理想主義是何等地無濟於事，而且他變爲溫和，卑微，而且服從了。其次他已獲得了一個關於俄國人民內心生活的透澈的智識。他底命運已對他啓示了一種省察通常被認爲是人性之溝渠的東西的睿智；而且他發現在每個人之中，甚至在那

些墮落得最深的人們之中，有着某種可貴的東西，不論他們那一切的邪惡。同時，因為他已對政治革命底效用或可能全然失了信仰，他便信仰一種遵循福音書底精神並由根本出發的道德革命。這樣，他便如一個博愛家回到俄羅斯作家羣中，如無助的下賤人民底作家。曾有一句很中肯的話，說威爾培福斯（Wilberforce）在英國議院裏為黑奴們充當的人物，他在俄國文學裏為貧民階級充當了，——那就是他們底代言人。以一個藝術家來說，他是真實得絕不裝飾那些下賤人民；以一個詩人來說，他是玄幻得宜稱甚至在下賤的人們之中亦有「一個神聖的火花」底存在。非唯此也，他所傳佈的道德，也許還是下賤人民底道德及奴隸道德之最精純的表現哩。

哲學家尼采為我們設立了紳士道德與奴隸道德之真實而且寬廣的對稱。所謂紳士道德是指發源於自尊及絕對的血氣的一切道德而言；羅馬底，冰洲底，文藝復興時代底道德是也；至於奴隸道德，其意是指從那被當作最高德行不自私，從人生底否定，從對於幸福者與強者的憎恨出發一切道德。

此種不自私的，自我犧牲的人物之不絕的讚美，和那集中一切精力於自衛，自我發展，及權力之擴張的人物對

照起來，決不是從一種不自私的精神脫胎出來的。「鄰人一」之所以揄揚不自私是因為他可以因之取利。要是他自以為他是不自私的，那麼他便會棄絕一切可以有利於他的東西了。此種道德底矛盾便伏在這兒，即它底動機和原則是相衝突的。它宣言是爲了不幸者們底利益，而通常地它底熱忱的精護士並未多於下述的一類不幸者：這類人無足夠的獨立的精神生治以生存於他們自己底理想世界中，却祇是老在它底下面受苦，而且他們底生存其實是一種嫉妒。這類人所有的一切技能與文化僅爲他們招致了痛苦；他們生存在一個想對那些他們所認爲幸福的人們復仇的永恆的願望中。

陀司妥以夫斯基將這種模型發展成了一個巨大的標本。背後是他底生命之最不堪言的虐待，而現在是貧窮，隨後更欠下無窮的債，依賴出版家，靠着從他們預支來的錢以維持生活，這樣他要開始重新向文學進取了。

他從西伯利亞歸後所寫的书第一冊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那並非他最佳的作品，但是包含着他底第一部書已給了一個提示的，而在以後重現了出來的人物。其中的人物們令人想起了狄更斯，但沒有給人以很深刻的印象。

他終生對新聞事業有一種迷戀，爲它曾耗掉了許多時

間與精力。他成了他底哥哥米海爾發行的報紙底一個撰稿者，開始是「時間」報，其後是「時代」報；他宣傳對那「不能憑理智去了解而是一個信心問題」的俄羅斯的愛護和讚美。

一八六五年他喪失了他底妻子與他底哥哥亞力克舍。米海爾底第二報紙遭了失敗，因此陀司妥以夫斯基以驍憤而逃出了國。他並未樂享他在德國，法國，與意大利所經過的旅程。他不住地發作癲癩病，終於不得不回家。他從旅行僅帶回了一個孤獨的強烈的印象，那是由他在里昂目睹的一次死刑底執行所引起的。這令他記起了他一生中最高恐怖的一刻，而且那一刻底回憶不絕地返回到他底小說中：那就是「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早晨在斷頭台上的時光」。

一八六二年「死屋之回憶」出版。一八六六年他在「罪與罰」中造成了他一生最偉大的印象。對於當時俄羅斯底心理學，更無他書有這麼多的供獻。表面上，這書所描寫的祇是某種特別的事件；實際上，它揭露了一幅偉大的社會寫真。

這部書底問題，在一個更狹隘的意義上，是圍繞着一班最善於思想的頭腦的問題；社會所置於人類生命之價值

的兩種相衝突的估量。人類底生命有絕對的價值嗎？為什麼近代社會以最矛盾的狀態來回答這疑問呢？「罪與罰」中苦於這問題的是拉思科爾尼可夫，一個年輕的俄國窮學生。爲了貧窮，他已拋棄了學業，住在一間矮小的黴爛的房中，而且欠下房租不能償付。他是寡言的，粗暴的，多疑的，並且患着憂鬱病；他是驕傲的，但心胸是高尙而且良善的。他懷着一個經常地燃灼着的慾望，要幹一番大規模的善舉，而其實他是無能的。這在俄國却是普遍的情形，在俄國，一切都希冀驟然間垂手發財，並且每人是慣於享用現成之物，慣於被別人底繩子牽着走，慣於拾人牙慧的。

拉思科爾尼可夫不但欠下房租，而且捱着餓。但是他不能做一件事；他躺在饑餓，黑暗，和灰塵中，不住地夢想着。他想起一個曾經幾次貸錢給他的年老的鄙吝的女當主。他曾於某次在一個酒店裏聽得一席關於她的話。一個學生坐在那兒說道：「我要去殺死那個老傢伙而且剽掠她，我老實地對你說我能絲毫無愧於良心地實行這件事的。」

他說這話本是開玩笑的，可是他正經地繼續說道：「在另一方面，一個愚蠢的，卑劣的，惡毒的老傢伙，他不但絕不施捨任何東西，而且損害每個她所接觸的人；在另一方面

面，新興的，年輕的力量，因為無法扶養而喪失了，而且是成千的；成百或成千的人們，本可以引上正路，成打的家庭本可以從貧賤中，從墮落中，從花柳病中救出來，——一切都關係於這個老傢伙底錢。……而且，究竟說來，在衆人底生命之天秤上，這個欺詐的，愚蠢的，惡毒的老傢伙底生命有幾何重量呢？不會超過一隻虱子或一隻蟬螂底生命的，並且比這還不如，——因為這老嫗害人更厲害，因為她還損害別人底生命。」

這些話在拉思科爾尼可夫底心中生了根，因為同樣的思想正在他底腦中準備發展，而特別地因為在他自己底不幸之外，更加上了他最親愛的人們——他底老母和妹妹——底不幸。他自己本來早已形成了一個關於犯罪的學說，即是特出之人有權（不是公權而是他底良心所給與的權），越過某種約束他人的障礙物，祇須他底理想是一個着眼於人類幸福理想。設若像凱卜勒與牛頓那樣的人，如果不出結果某種人底生命便不能完成他們有益於世界的發現時，他們便有權或竟應當去結果那種人底生命。而他自己不就是這麼一個特出之人嗎？

然而他底內心却起而反對他底行動。殺死一個弱小的老嫗！真是太可恥了！但他別無出路，而日子一久，他也

就漸漸地熟習於這個觀念了。最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之下，好像他底大衣底一角已被一個機器底輪子捲了去，因之他全身被纏進了機器一般，以決然的果敢與孩子般的魯莽，在一時的犯罪中，他完成了這場謀殺——而且為事實所迫，接着又流了一個無辜的可憐蟲（女當主底妹妹）底血。

自此之後他底生命便開始了異常苦惱的一段；這期間他除深深地思慮他底罪過之外，不能更做他事。他愈想掩飾它，便愈不由自主地洩露出來。一個內心的發現驅使他走向毀滅之途；他開始發覺他並非一個那種可以為所欲為，出類拔萃的例外人物了。他一步步地萎靡了下來。

自然，他幹得並未違背他底良心。起初他會謹慎地向他自己擔保，他所以出此一着，不是為滿足感官的衝動，乃是為了一個偉大的目的，所以在一切「無用的虱子」中，他選擇了最無用的一隻。然而他所殺死的不是老婦人；那是他自己，他底自我。他底行動已高長過了他底頭；它使他完全地陷於孤立，使他返回到他底自身。秘密細嚼着它至於發狂，而且想起自己與別人一樣，也是一隻「虱子」，他便更是煩惱難釋了。

其間他還遇見了最不堪言的人類的悲慘——一個潦倒

至死的酒徒；一個帶着一窠兒女的患肺病的寡婦；一個被迫賣了身子以養活她底幼小的弟妹的高尚少女。他慷慨地幫助了他們。這使他暫時對人生恢復了信仰。然而在這短期的復活之後更來了新的痛苦，他苦於想知道別入是否已曉得了一切，因此當他向某些人裝出他是全無干係的人時，他演了一齣喜劇。而且的確有人正在追跡着；那人已經對一切動了疑而且全然看透了他。但拉思科爾尼可夫仍未被捕或受審訊；他乃是被一個純然內部的，精神的活動所迫而自首的。這活動早已佔了優勢，當他必須洩露他自己的時機到來時，它就出現了；而這樣的時機之完成則是由於他對索尼亞——那個爲了小弟妹而墮落了的少女——的愛和敬仰。他開始是憐憫索尼亞，後來更因她底高尚與良心之純潔而敬愛她。他曾跪在她底面前吻她底足，說是「向人類底一切受難致敬。」他把一切告訴了索尼亞，她就懇求他去自首，並贈了他一個十字架。同時又受了他妹妹底勸，拉思科爾尼可夫絡拉到警察署中去自首：「用一把斧頭殺了老女當主與她底妹妹並且搶劫了她們底錢財的就是我！」

陀司妥以夫斯基顯然是企圖在這部小說裏面繪出一幅時代底寫照。「擺在我們面前的，」書中偵緝長波費利向

拉思科爾尼可夫說道，「明明白白，是時代之新趨勢底一個奇異的，悲劇的產物；那是一個祇能在現今這個時代纔能發生的事實，在這個時代裏，這已成了一個習慣，就是人遏抑住他底感情而如此表白說：血有復新的作用；那是一個自書本上得來的非非之想；那是一顆被學說過於拉扯得起了痙攣的心；那是一個領他去犯罪的決心，如像一隻神奇腳領他去一樣。」作者在意中顯然是有政治的激動的，雖則他謹慎地未曾說出直接有關於政治的字。其中實含有對沙皇之暗殺的一個隱射。「還算是好，」波費利對拉思科爾尼可夫說道，「你所殺的不過是這樣一個卑賤的老女人；假如你底學說另取一個方向，則你底妄爲便要更可怕得千萬倍了。」而且間接地，在拉思科爾尼可夫當精神錯亂時所做的一個夢裏，有一段關於一匹受鞭毆至死的馬的描寫，刻然最慘的當時俄國現狀之表現底一個象徵。即使陀司妥以夫斯基所表現的不是一個政治上的罪，它也是一個與那類類的罪，因爲它並非卑鄙的，並非爲了取得犯罪者個人更大的私利那種俗惡下流的目的而犯的，在某種限度以內，它是不自私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犯罪者當犯罪之際，並未懷有對於他底權限的疑惑。同時，假若我們將當時在俄國爲了企圖謀殺而被定罪的男男女女以

及同樣多的因暗殺沙皇而被處死的人們和這個殺人兇手比較一下，其對照是很顯明的。那些人們是絕不會被他們底行動底精神上的結果擊倒的；他們猶如叛黨們一般，在謀殺的時機之間及之後，都是和他們底內心契合得極好的；他們底信心始終堅持不動。拉思科爾尼可夫則與此不同，他被謀殺底結局所毀滅了。像政治犯一般，他從某種既定的原則出發，誠然此原則並未在書中提起過，但它隱伏在他底進行方式底基礎上面，那便是目的辯護方法。所謂「辯護」，一蓋即指蓄有一個良好的，有價值的目的而言。誰想保持或造出真正的價值之果誰便有一個良好的，有價值的目的。

設想一個人祇有加以痛苦纔能達到他底良好的目的，又設想這種痛苦是更輕於那種如果他避免了方法底使用因而產生的痛苦罷。舉例來說，設若一個願望他底一般市民們安樂的人，他祇須移開一個人（假定是一個傳染病毒的人或一個專制暴主）就能達到目的，那麼他底行動是值得尊敬的，若是在兩個罪惡之中——二者必取其一一——他取的是較輕的一個。說他不能預知他底行動底結果這個駭論是無謂的，因為道德在於動機而不在于結果也，在我們底日常生活中，無人對此原則底健全性懷疑；我們已非常

熱習於沒有絕對責任這個觀念了。社會教訓你道：不可殺人，但又加一句道：除非你底祖國（良好的目的）需要如此，因為彼時儘量殺敵不但是允許而且是一個責任了。社會教訓你：砍掉別人底臂或腿是一種惡行，但又加一句道：當醫生割去一隻臂或一條腿以救患病者或受傷者底生命時，則良好的目的在辯護手段了。

為使這原則可以適用起見，必須使下面的情形臻於完備：目的必須是良好的。目的必須是這樣的：要達到它，除了施以痛苦的方法外更不能由其它的方法，甚至不能由那種比所採用的更少，施以痛苦的方法。着眼於這幾點，則俄國一般典型的恐怖主義者，無論在事前或事後，都可無任何繫念在心的。然則，為什麼拉思科爾尼可夫不也是如此的呢？

雖則陀司妥以夫斯基對政治上的恐怖主義者們無半點偏袒（因為在他甚至連政治改良派也是可憎的，）他却已在這一方面呈現了一個異常的分析力。他並不特別否認拉思科爾尼可夫底推理底正當，但告訴我們他是對他底目的弄得惑亂起來，決不定那究竟是良好或否。當地拷問了他自己一整天拿破崙會不會做出像他那樣的事情之後，他已朦朧地覺得他不是一個拿破崙了。於是他全然地被這事件

底結果壓服了。

在舉行於西伯利亞的一個尾聲中，陀司妥以夫斯基讓拉思科爾尼可夫底激烈的然而困惱了的天性，因索尼亞底虔誠的永恆的愛而頓時在溫柔中融解並且在生氣中加強了。拉思科爾尼可夫是一個「不信者」，但尼亞是一個信徒。甚至在拉思科爾尼可夫認識他底罪過之前，就有了感人的一幕，在那兒索尼亞誦新約給他聽，——在那兒，一間敞陋的房中，破燭臺上一支燭燭照耀在一個兇手，一個墮落了的女人，與他們之間的福音書上，——那是蓋有天才底圖記的，真正的基督徒的一幕。在這尾聲中，陀司妥以夫斯基顯然地想應用他在西伯利亞的經驗，他底宗教的信心直接地而且獨斷地露出面目來了。正如某年輕的俄國女士所云，我們續陀司妥以夫斯基的時候，往往覺得他創造出來的人物比作者本人更淵深些。他自己未能懂得他自己底作品底意境。

現在倘若我們但以差不多和前面攷察主要人物底性格時同樣的鄭重來研究一下次要的人物，我們便會發現他們幾乎無例外地，雖則有十個之多，由於他們被支配着的力與定律，都和主要人物立在一條線上，而且都和他有一些關係。在這書中無一個多餘的人物。構想得最妙的人物中

有偵緝長波費利，一個法學天才，及地主司維特立蓋諾夫，一個性格很複雜的酒色之徒，他曾追求過拉思科爾尼可夫底妹妹。司維特立蓋諾夫是一個智識分子，有一個優秀的頭腦，並且，雖則他在他底良心中有一件或至多件沒有後悔的殺害案子，他却有他獨有的那種果敢與榮譽心。以從自私性出發的兇手，及關於他底行動與思想方式的許多細微情節而言，他和拉思科爾尼可夫形成了一個對照。

在這兒陀司妥以夫斯基底性格描寫是頭等的！那是深刻而且大膽。然而，和狄更斯一樣，雖不能說他未曾接觸過，但是可以說全未描寫過兩性關係。不過在這境界內，這詩人亦未能得免於自相矛盾；因此那在道德上無可咎責的墮落了的女人令我們想不起一個真實的人來。因為在此處，如在作者底大多數其他的書中一般，他所描寫的是不自然的，污濁的慾望，他底厭棄自然的感官生活之描寫乃更給人強烈的印象。

無論「罪與罰」中的性格描寫是何等地高妙，這書仍是苦拉敘事風格底不完美。對話底一部分是極好的。然每當作者自己開始說話的時候，藝術便停止了。陀司妥以夫斯基不能像屠格涅夫那樣，獲得法國人底敘事藝術；他從他那兒得來的乃是人道觀念，一個國民的，根本的觀點

，這是和路易·白朗（Louis Blanc）與晚年的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底觀點相同的。

他是一個高級的作家；然而是一個低級的藝術家。他讓他自己一切作品剛脫離了他底筆尖便付印，從不加以何種的修改。他不耐煩用縮短或刪削使它們儘可能地臻於完美，他如一個新聞記者那樣地工作，因之他底作品總是過於冗長的。

由「罪與罰」已看得出在怎樣的一種意義之內陀司安以夫斯基可以被稱為貧民階級底作家。與一般人不同，他獨能認識而且了解有智識的和愚昧的兩種貧民。

他底主要的特點，當他表現它的時候，是一種心理學的明察秋毫的神眼，不過當他描寫上層階級的時候，他這個特點就消失了（例如「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中的王子。）這明察秋毫的神眼底力量與範圍在健康的精神狀態毗連着癡狂境界的地方就特別地可以追蹤出來。對於人類的精神狀態他具有一個癡病醫生底那種確實的識別力。但是這識別力影響於他正如有時候影響於這類醫生一樣，因為見慣了精神上的反常狀態，以致無往而不看見反常的東西，而且，久而久之，他連他自己心靈底平靜也被擾亂了。

他喜歡立足於隔開合理的與激烈的思想並隔開正當的

與犯罪的行為的分水界上。從這窄狹而且卑下的堤壩上他向兩邊眺望，而且絕不遺忘請讀者注意實際上健全的與病態的，正當的與錯誤的之間，其區別是何等地窄狹而且微細。他以一種特別高明的手法描寫着那令人沒頭沒腦闖入一個犯罪或犧牲底深淵中去的智力的暈迷錯亂。無人能夠如他一樣懂得那些深淵底吸引力。

以一個精神生活底裁判者來說，他全然是屬於病理學的。無窮的敏感性（這是他底刑性的天性之結果）也是他底力量。他自己底不健康，他底神經顫動，他底精神錯亂，他底癡變的發作，都過渡到他所描寫的人物們底身上去了，當他以前受死刑的判決時及後來遭鞭撻時壓制着他的那種恐怖，和他底幾個反對刑罰的主要人物底狀態中的恐怖混成了一個（如拉思科爾尼可夫「死屋之回憶」中的一些人，「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德密特利），這在「白癡」（王子密希金）裏面或許最是鮮明，恰在該書底開始，主角便向他底侍僕顯示了一個死刑犯所有的恐怖。

陀司安以夫斯基底人物大多數是幻想的。所以單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一書裏面就有能解悟別人底靈魂，而且看得出奧妙之物的阿略霞，能預見德密特利之蓄意弑親的高僧佐西瑪。「白癡」中的王子密希金是患癡癩的「卜拉

馬佐夫兄弟」中的兇手司默買可夫亦是如此。

既然陀司妥以夫斯基底力量是在病理學中，則他底三部主要作品都描寫着犯罪的性質是極自然的事了。「卡拉馬佐夫兄弟」與「死屋」中都可發見它們；不過「罪與罰」更包含着他底心理分析的傑作之典型的楷模；它闡明了犯罪底全部生長，自最初的細胞直至最終的果子。以一個心靈病態底鑒別家而論，以一個「道德熱」底作家而論，陀司妥以夫斯基是無其倫比的。

對於這樣一個純粹的心理作家的，自然環境幾乎全不估重也就是毫不足異了。他所需要的於風景的便是從某大城郊外一個頂樓上窺見的一帶地平線，或是從一個牢獄高處的玻璃窗中藍色天空底一瞥。他有的是敏捷的對語，會話；就這一點說來，一切都是戲劇性的。

所謂榮譽，對於陀司妥以夫斯基及他底人物們，是再生疏不過的東西。在他所展開給我們看的世界中，最悔人的挑戰行為，不，甚至一個耳光，對於人竟不成其為恥辱。他們把一切鞭笞當作世上最平常的事情談論着。在一種基督教的精神中，而且在和國民的神祕主義十分的融洽當中，受苦被當作一個祝福，一種尊榮去了。所以極有意味的求生之慾成了陀司妥以夫斯基罪惡底原則。這便是他

神祕地附於卡拉馬佐夫三兄弟的東西。

雖則對於生命的渴望是一種邪惡，但光是受苦也並非善事。陀司妥以夫斯基雖（不自覺其殘酷）吟味着苦難，樂享着苦難，但生來太溫和了，神經太脆弱而且太紊亂了，他終竟亦為之動了憐憫之心。不然，憐憫本就是他底一種宗教，而且有時候它還與他底法制，他底對於上帝的信仰，他底基督教相對抗哩。他是一個堪以解決地上的受苦所加給上帝底信仰的猛烈攻擊的雄辯家。舉例來說，我們讀了伊凡關於衆人加給無抵抗的畜牲們與小孩們的一切殘酷行為的結算；他自己之忙於殘酷行為底訓練；一匹被鞭撻着眼睛的小馬；一個受了荆棘鞭撻的七歲女孩；一個在寒冷的冬夜被關在一間耳房中，面上滿塗着穢物的五歲女孩；一個被某將軍底犬撕成碎片的八歲小農奴，——這一切都是沒有上帝干預於其間的，——然後我們來思考一下他底結論罷；也許這一切與全能者在天的諧和是相合的；但是我不認識它；它抵制着令我不為一個小孩流一滴眼淚。

「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阿略霞以下面的答語為陀司妥以夫斯基解除了疑團：「有一個神明能夠寬恕一切，因為他自己曾為了一切人和物流過他底無辜的血。」

此外，以一種特殊的卓越與偉大，陀司妥以夫斯基在那篇巧妙的『首席裁判官』中已經就他所見到的把這宗教問題啓發出來了。該篇爲『卡拉馬佐夫兄弟』第二部第五章第五卷，望讀者自己去尋來一讀，——那是極值得一讀的。

自一八七一年至一八八一年是陀司妥以夫斯基一生最平靜的一段時期。他底第二次婚姻使他底家務入了有秩序的狀態。他底流行蓋過了一切當初被認爲是他底對手的作家們，尤其令彼撒姆斯基（Pisemski）底聲譽在對比之下黯然失色。然而他還壓倒了屠格涅夫。這位大作家在斯拉夫派與急進派中煽動起來的一切惡意，曾有許久反有益於陀司妥以夫斯基。一八八〇年，普希金底彫像在莫斯科揭幕，那是一個盛大的國民的文學慶典，最偉大的作家們都出席演說，屠格涅夫底演說博得了喝采，但是陀司妥以夫斯基底演說却使大衆爲之狂喜而且噁嘔；在講演完畢後，他在勝利中被拉走了。

在他底按月發表的『一個作家底日記』中，他開始宣

傳信仰俄羅斯是一個責任，而且以同等的辛辣攻擊俄國底「智識階級」與西歐底文化，他認爲西歐底文化已經變成類廢的，淫亂的，罪惡的文化了。當他底臨終，他乃被認爲是俄國最偉大的民衆作家因喪失他而起的悲傷是一個國民的悲傷；四萬人民送他出殯。俄國底學生們送了一封公開信給他底未亡人，其中有些話是這樣的：

「陀司妥以夫斯基底理想是永遠不會被遺忘的；我們將把它們一代一代地傳下去，當作我們底偉大的，愛敬的導師底一份珍貴的遺產。……他將永遠地被俄國青年們紀念着，而且，因爲我們愛他，我們也將教訓我們底子孫尊敬而且愛護這位我們現在如此悲痛地哀悼着的人。……在我們底人生戰場上，陀司妥以夫斯基將永遠地在我們前面發光；我們將永遠地記着，那就是他，教訓了我們在人生一切地位中，在一切環境中，保住未被沾污的靈魂底純潔是可能的。」

（附記：本文係丹麥布蘭兌斯（Georg Brandes）

博士底『俄羅斯印象記』第二部第六章底節譯。）



孤獨

蔣玉英女
士

「囡囡要寶貝呀，……」

我的囡囡要寶貝呀……

囡囡睡覺了……

媽媽拍拍睡着了……」

太陽剛從東方探出頭，吐露着紅光的時候，秀妹已坐在後門口的石階上，抱着一個用花洋布裹着的熱水瓶殼子，輕輕地拍着，低低地哼着，一早農夫們多已在田頭車水，寥寥有幾個落後的，背着搖車打秀妹面前走過，腳跟在青石板上敲得「等等」地發響。村婦和鄉姑們也早在河頭汲水洗衣，水桶擊水的聲音「撲撲撲通」東起西落，「督督塔塔」的搗衣聲震遍河岸。勤苦的人們都開始早晨的大自然的音樂合奏，紛紛地各調他的節拍。只有秀妹閒着，她一下床就覺得無事可做，拍着她底囡囡玩，可是這樣自唱自戲畢竟太單調了，看看別人都忙匆匆地工作，沒人罵她，更沒人同她玩，她覺得寂寞，於是她抱着囡囡站起

身，走向河邊，一路親熱地拍道。

「媽媽寶貝你，……媽媽給你洗臉去，……囡囡乖呀

……」

六月的太陽像喝水的火龍，二十天沒下雨，河水已淺到只蓋着底了。人們都想趁早晨涼快水清的時候汲些水洗些衣服，所以沿河的石階上，早已排滿倒插着的屁股，秀妹也想去佔領一塊地盤，自然不免受衆人的排斥了。

「秀妹來做什麼的？小孩子沒事也來擠！去！」

「你這瘋小娘！把我的剩衣籃也跌反了，等一會告訴你的爹！」

「快不要來加忙了，這些水再一搗便不能用了，乖些吧！」

「這小呆子怎麼話不理的？娘死了才兩月就放肆到如此了。」

秀妹覺得路路不通，處處遭罵，只好沒精打采地回家

了。

秀妹的家，是三間破漏的小屋，自兩月前她的媽病死後，日間只有她和第二期肺病的大伯母守着，大伯母是寡婦，從丈夫染來的肺病，到這時已顯露出憔悴的病態，常起不了床。父親老在田頭車水，從媽死後，即使不車水也不常回家來的了。所以秀妹雖是飯無足頓，却自由多了，她回到家裏，配起還沒有吃早飯，揭開飯籃看看，還剩着一些冷飯，便想拿碗來盛，這時候，她底大伯母提了一桶水進門，看見她掛手掛腳地揭飯籃，罵道：

「你死到那裏去了？吃飯的時候不來，現在再麻煩！」

「我在外面拍困困，你又不來叫我吃飯。」秀妹硬着嘴回大伯母。

「嚇！小賤貨！吃飯也要人來叫你？還強嘴！」大伯母氣昏了，放下水桶趕過來想打她，可是腿子軟軟地沒有勁兒，眼前的物件都在打轉兒，覺得屋子也要塌下來下，便倒在身旁的椅子上，秀妹心裏暗暗笑道：

「打人還沒氣力，菩薩有眼！看呢，還要我扶呢。」

「饒了你這小括狹！扶我到房裏去！」

吃飽了飯，秀妹又覺得無事可做了。大伯母睡在床上，誰也管不着她，便慢慢地踱出門去。迎面送來一陣玉蜀黍的香味，她不禁尋近去看，原來隔壁嬌嬌家在吃哩！嬌嬌的兒子天寶一見她便嚷道。

「饒務精！沒得吃！」隔壁嬌嬌回過頭來見秀妹扶着頭歎望，喝道：

「走遠些吧，這樣子真難看！」

秀妹覺得無聊，也就走開了，抬頭她看見小發弟弟坐在簷下的坐車中，立刻笑嘻嘻地跑過去同他玩。小發被逗得笑了，兩手像撲胡蝶似的划着，震動得竹坐也格格地響，小發底母親聞聲走出來看，一見秀妹便攙了眉頭，很不快活地說道：

「秀妹不要去惹他。」

「我在同他玩哩，他笑了！」

媽抱起孩子，摸了摸他的屁股，命令秀妹道：

「給我去拿一張尿布來，在襁上。」秀妹高高興興地去了，回來媽給孩子換尿布，她便蹲在地上逗他發笑。

「小弟弟！小弟弟！啫！笑了！……笑了！啫！……」

「她吻他的臉，又把他的右手在自己臉上磨，又放在嘴唇上嗅，非常愛惜而親熱，孩子却因什麼不如意的事而哭了」

，媽抱起他，又罵秀妹：

「秀妹最壞，秀妹走！實實不要哭，發發不要哭。」秀妹站起來，呆住了，兩隻眼睛望着小發的臉兒發楞，一會小發不哭了，秀妹又高興起來，笑着去呵癢，弄他的圓圓的下巴，他的媽很討厭秀妹，恨恨地抱着兒子走進屋去了。秀妹蹣跚地跟到門邊，不敢再前進，只得站在外面癡看。這時小發的哥哥看見她了，招手要她一同去玩，可是媽喝道。

「不要她玩！」於是孩子哭了。媽又只得叫她：

「秀妹！來同我們大發玩吧！」秀妹高興地跑去同他玩，兩個孩子搬小凳，起屋子，現得熱鬧鬧地，不知怎的大發和秀妹發生了口角，終於大發哭了，秀妹遭了驅逐。

秀妹到處不被人歡迎，便覺得很掃興。這時太陽已漸漸地升到天心，家家的煙囪都停止出煙了。經驗告訴秀妹在這時她更無可去之處，除了自己的破屋。她回到家，大伯母睡在床上，父親沒有回家，飯籃是空的，其他，她是無心顧慮的了。想到今天又沒得中飯吃，很難過，走到小天井，暗暗地模倣大人哭死人去哭蒼蠅，漸漸兒地哭倦了，眼皮沈重地合攏來，她竟在天井中睡着了。

「怎麼睡在太陽中，要死嗎？醒來！進去！」秀妹正夢到自己一碗滿滿的香飯被大發搶去時，一股酒氣息沖進她的鼻孔，同時腿上受到幾下腳趾敲打，耳朵邊也霹靂地好像動雷。她張開惺忪的眼睛，就不禁全身打顫，唉！原來是眼睛血紅的爹爹的怒臉呀！

「不會動了嗎？呆子！蠢貨！滾不滾？」秀妹的後腦又遭了打了。嚇得失了知覺，本能地哭了。

「還哭？再打你，打得你笑！真的還哭？結果你這小蠢貨！做媽給誰看？你媽死掉了知不知道？都給我死！死得乾淨！老子真沒飯給你吃。哼！七歲的小娘還這樣不懂事，索性你去死！」爹爹怒吼着，像瘋狗樣地，拳頭腳跟兩點般落到秀妹的身上和腳上。秀妹真個不知道逃避也不知道叫饒，只捧着臉哭。鄰居們都來瞧熱鬧，小天井中黑淹淹地擠滿了人。小孩子們躲在媽身邊，看看秀妹又看看自己媽的臉，小心為驚惶和憐惜雀躍着，知趣的婦人一看又是長春喝醉了酒打女兒，便無聲無息地走開了，老人們看不過，終於勸着長春道：

「長春，好了！她總是年小，不要氣吧。你也乏了，去息息罷！」

「不是，我不要這種呆子活命！哼！老爹在外面做工

藝風月刊

第一卷第十期要目

兒童的繪畫本能	徐懋庸
草巷隨筆	柯書鴻
雷奴阿的勝利	常權
蘇珍	趙劍
紅丹女子	趙劍
摩登的藝術	趙劍
摩天的收獲	趙劍
秋日的收穫	趙劍
羅丹的藝術	趙劍
在瓦屋裏	趙劍
單向兒童用上思想	趙劍
長頸子	趙劍
遊樂與高山	趙劍
沙灘小品	趙劍
呆板文章	趙劍
常識條	趙劍
阿梅的死	趙劍
媽媽我已成年了	趙劍

印精紙林道用戶定待優角貳本及普印紙報
屋書嚶嚶號三聖別園花路龍環界租法海上

遠東月刊

第二卷第一期新號要目

諷刺畫三幅	楊清馨等
遠東論壇四則	張軍光等
▲論著	
軍人與政治	張知本
上海反戰會的四方八面	嚴靈本
蘇聯發生了什麼	凌蔚張
中東路問題與日蘇然	張軍光
英國法西關係的長成	沈若冰
美國產業復興法案的前途	林若人
▲文藝	
北滿之悲歌	安若素
戰爭之冬	王石凡
永生伯	屠仰慈
近代英雄	都麗女士

每冊大洋一元 郵費在內 優待國內 定國外 戶加倍 全年
發行所 上海法租界賽路一二一號遠東月刊社

受氣來養活你這呆子?!我……今天……」可是他終於被幾個人帶推帶抱地塞進屋去了，這裏秀妹還是放開嗓子哭，也有幾個慈心的婆婆去拉她，勸她，但她始終沒有動，於是看熱鬧的人漸漸覺得沒趣起來，他們和他們自己發一會楞，就都散了。臨走或者還罵一句：

「真是倔強的呆子！」

「這樣笨，所以不惹人愛，還倔強，哈！」

剩在秀妹四周的只有幾個小孩了。秀妹的聲音已經發沙，但是仍舊哭。她這時漸漸心定了，靜了，回復了一些

記憶，而且很奇妙地第一次想到母親，她的小心兒真的深深地感到悲哀了。不一會那幾個僅剩的小孩也被大人喚進去，是個拿了佛珠的老婆婆的命命。

「有什麼好看呀？讓她哭，到底哭到什麼時候才停！快去，不要理她，這小呆子！去！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秀妹眼見着他們都去遠了，屋裏爹爹的鼻聲却一陣陣響亮，她心上寂寞空虛起來，不知不覺停止了哭，依舊抱了她底因因到後門口去。時候已是黃昏了。



文藝情報

開封文藝界短訊

(一)

打算把題目寫成開封文訊，然而這題目已在天津庸報另外一頁上出現過，雖然，我覺得題目較為合用一點，因為隨隨便便的說是開封也有文藝界，那畢竟是不大符合於事實的。若題曰文訊，則「文」字似乎不一定要作「文藝」解，內容稍涉及「文化消息」不也可以麼？

但，我在這裏仍按照習慣，說是開封也有文藝界，如說中國文藝界一般。

(二)

開封境內，現有日報六種之多，每種皆有各式各樣的副刊。現僅記其富於文藝性者如下：河南民報有人民會場，民報副刊（係不定期刊），此外附有，風雨週刊，莉莉週刊及平野週刊三種。河南民國日報，有文藝（係不定期

刊），國學週刊及梁塵，三種。新河南報，有十字街頭，河南日報，有流螢……，河南午報有午砲，路絲……，河南民聲日報有碎錦……：河南晚報有星光。多半是看不看都

(三)

河南民國日報之「文藝」，偶有葉鼎洛的作品出現，但是，除文字熟練一點外，較其他尚無作家頭銜者之作品，是分不出什麼黑白來的。

(四)

于廣虞前在省立第一師範任職，了無聲色。現因河南大學文學系古氣太重，校方擬稍加調濟，故特約于講授靈業研究等課程，于初遲遲不敢行，後經人預為探聽該校學生態度，乃允焉。

(五)

新月詩人(?)梁鎮現仍在省立第一師範(已改名開封師範)任職，饒孟侃則在河南大學文學院英文系為教授。

(六)

夜鶯社之夜鶯半月刊，自第六期後，已不再見，據云，因受社員星散，經費支絀之影響，故繼續出版，頗覺困難！

(七)

古老的中國，古老的開封！全被沉沉的暮風籠罩着，文藝之花朵，又有誰個培植來？

二二，九，二七，寄於開封。